

# 朝霞

ZHAO XIA



12

1974



# 朝霞

## 目 录

### · 散 文 ·

|  |                          |
|--|--------------------------|
| 社<br>会<br>主<br>义<br>地<br>到<br>处<br>都<br>在<br>进 | 崭新的记录                    |
|  | ——一个话务员的小簿子……余金锁 胡廷楣 (3) |
|  | 磨之歌……刘成浩 (6)             |
|  | 鼓声……施方 (9)               |
|  | 竹林深处……叶公觉 (12)           |

### · 小 说 ·

|                  |                |
|------------------|----------------|
| 远航书简……罗建国 (16)   |                |
| 师生……杨森 (30)      |                |
| 新<br>人<br>新<br>作 | 路霞……奚青 (33)    |
|                  | 机床大夫……陆振华 (39) |
|                  | 永不停步……俞亮鑫 (45) |

### · 诗 ·

|                       |                   |
|-----------------------|-------------------|
| 长安街礼赞……朱金晨 (24)       |                   |
| 遥远的首航……陶嘉炜 (53)       |                   |
| 广<br>阔<br>的<br>天<br>地 | 欢聚……张振华 (26)      |
|                       | 集体户的夜……范峥嵘 (27)   |
|                       | 这小伙，就是倔……龙彼德 (28) |
|                       | 鹰……滨之 (29)        |



- 放筏姑娘.....孙明义 (57)  
请战.....张正秋 (68)

· 评 论 ·

满腔热情地为“儿童团”唱革命赞歌

- 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初 征 (50)

提倡写好序

- 从鲁迅写序谈起.....高 信 (54)

- 关键在于路线(创作通信).....李 雷 (58)

文艺新花 剑河急浪育新人

- 喜读长篇小说《剑河浪》.....思 亚 (61)

喜看小将挑大梁

- 略谈中篇小说《大梁》.....郑慧臣 (62)

读者来信(四则)

- .....李霓莎 朱英至 曹乾石 李 永 郭建森 (63)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 批判旧京剧中尊儒反法的“骂曹”戏

- .....上海市戏曲学校  
理论学习小组 (65)

读一点文学史

原始歌谣与神话(《简明中国文学史》选载)

- .....上海师范大学  
《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69)

#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 崭新的记录

——一个话务员的小簿子



余金锁 胡廷楣

喏,就是这个小簿子,一本普普通通的小簿子。红色的硬纸封面,罩着透明的塑料套子,里面记着几千个单位名称和电话号码。但也有一点特别,封面的颜色褪得不少,说明已经用了很多年,而芯子雪白,看得出是刚刚换上的。它不过一寸多厚,要你翻,几分钟就翻完了。可我——一个在电话局查号台工作了三十年的话务员,一翻开这本簿子,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脑海里立即会浮现出多少难忘的场面:

……苏州河畔,炮声刚停,硝烟还在弥漫,人们就兴奋地到处传着一个消息:人民解放军入城了!我们几个话务员说着、笑着,一齐涌到了窗口。金色的太阳照到了大街上,彩旗飘舞。一群一群的青年学生打着腰鼓,扭着秧歌;一支穿着草绿色军装的队伍在人群的夹道中威武地前进。工人和市民簇拥着一幅红色的大标语:“天亮了,解放了!”

有人喊了我一声:“阿兰!”回头一看,线务工小李拍着一个公文传递袋:“变号!”我拆开信封一看,呵,要改变电话号码的,

不再是洋人增添的交易所或是新设的咖啡馆和舞厅，也不是一家家工厂企业倒闭的撤号通知。而是一张红色的新装电话通知单：“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的，多少日子就在盼呀，盼呀，象寒冬盼望春风，象黑夜盼望黎明……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当时的激动，只记得我们捧着红色通知单，泪珠象断了线的珍珠。用什么来记下这个变号？我的手伸进衣袋，无意间摸出一本灰黑色的英文电话簿。这哪是电话簿子呀，分明是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今天，我怎能还用这样的簿子来记录变号！下班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本红色的新簿子，把这个黎明时刻的变号写在第一页上。

从灰黑色的电话簿变为红色的小簿子，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一个根本的变！上海人民从奴隶变成了主人。不久，我的簿子又记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总工会”……倒闭的工厂的烟囱又吐出了浓烟，萧条的市场变得繁荣起来，一串更新的号码又记上了我的簿子。

过了七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象春风吹遍上海，大街小巷，锣鼓声日夜不息，查号台的电话也特别繁忙。红绿停号灯闪烁闪烁，使人眼花缭乱。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问“红星家具合作社”的电话号码，我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我又询问对方，对方告诉我这个合作社在北京路上，这时我想起隔壁机台的秀芳就住在这条马路上，一打听，原来它是昨天才由十多个小工场变成合作社的。我赶紧拿出小簿子，把它记上了。

第二天，正是休息日。一大早，朝霞抹红了生气勃勃的上海城。我们几个话务员分头到市区几条主要的街道调查。走到一

家大商店门口，人群一圈一圈地围着，一个身材壮实的职工使劲儿敲着大鼓。小学徒模样的一个青年，高高地举起一根细竹竿，挑着噼噼啪啪燃放的鞭炮。“通——”一个高升直冲云霄。一个老店员抱着一块牌子，挂到了店门口。看着牌子上“公私合营”四个大字，他直了直腰，舒开皱纹，笑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新换上芯子的小簿子，记下了这个门牌。走啊走啊，从外滩一直走到静安寺。尽管是三九寒天，我没有一丝寒意，一点也不觉得累。第二天上班时，秀芳问我：“阿兰，你的小簿子又变了？”我点点头，反问她的：“上海不是变了？”

是的，变了。工厂和商店，再也不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工具了。到了这一年的六月，小簿子已经订上了三个本子。秀芳拿过去一翻，说：“哟，成了一本‘查号全书’了！”

想不到，两年之后，大跃进的战鼓擂响，这本“查号全书”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那时候，小李拿来的变号，再也不是装在公文传递袋里，而是拿夹子夹着，一迭一迭往话房送。报号赶不上形势需要了。

电话局的党委书记带我们到社会上去访问。我们到钢铁厂，看到巨大的高炉群边上，一大群“土高炉”在喷着火，象星星围着月亮；我们到农村，贫下中农正搞人民公社化，零零星星的小块土地连成了大片，抽水机的吸管伸入河底，“蓬蓬”的声音里，渠道口流着清水；我们到街道，哟，这里也变样了！家庭妇女走出小天井，不化国家一分钱，在芦席棚里、汽车库里办起了街道工厂……参观完了，党委书记问我们：“全市都在跃进，话房怎么办？”我们话务员当然不甘心落后，回话房后就贴出了“为社会主

义建设争分夺秒”的大字报。“争分夺秒”，就是要抓紧每一秒！我们革掉了“一问一答”操作制，创造了同时接待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用户的交错法。

小簿子更多地出现在我的手边，不只是为了抄录黑板上公布的繁星似的变号；而且常常是在夜里，让戴红领巾的女儿帮我背熟最近新变的号码。背着背着，女儿晒了，她把小簿子一合，说：“妈妈，背号怎么这么难？”我笑着把她的手掰开：“好孩子，要帮妈妈背熟，妈要让每个问电话号码的叔叔、阿姨都节省一分一秒，用到大跃进上去！”三个月之后，簿子磨烂了，一套变号的规律也摸索出来了。有时，我翻翻新增加的那一个本子，奇怪自己怎么会背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个飞速发展时代里的变号。我去问老姐妹们，她们笑着说：“那有什么，你自己也在变嘛！”

我变了？对！是在变！轰轰烈烈的革命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不仅是我变了，是全话房，全电话局，全市人民的精神面貌都变了！人一变，工厂就会变，城市就会变，历史的车轮就会更快地向前进！

我们无产阶级要向前看，向前变。可是，从统治阶级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的那一小撮反动派，却总是往后看，妄图往后变，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斗争，就是这样的针锋相对；于是，向阶级敌人又一次进攻的号角吹响了！亿万人民就是这样回答了刘少奇、林彪这一伙：“想开倒车吗？不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可是，到现在，翻翻小簿子，那些不会说话的号码和单位名称，还洋溢着浓厚的战斗气息！

你看看这一页。一条红线把簿子左右一分为二。左面是“老福记”、“协大群”、

“亨得利”……右面写着“东风”、“光明”、“新上海”……你难道不会回忆起一九六六年夏天“破四旧，立四新”的场面？那些散发着孔孟之道和资产阶级霉味的镀金匾额从店门上面被抛了下来，砸得粉碎，放在马路上熊熊燃烧。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登上梯子，用红色的排笔写下我们无产阶级的崭新的名称……

你再看看这一页。被撕破的一角，又仔仔细细地糊好了。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去上班，革命高潮中的午夜，电话比白天还要繁忙！突然，我发现，记载电话号码的档格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电话号码被人抽掉了。

这时，一个瘦瘦的黑影潜进了话房，他操着嘶哑的嗓子喊：“同志们，同志们……”大家一看，原来是走资派傅久，谁也不去睬他。他挥了挥手，说：“喂，上面有精神，造反组织统统是非法组织，从今天开始，有人查号，就讲上海没有这个单位……”

“住嘴”，我们气愤极了，站起来，翻开小簿子，拿起一枝粉笔，把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电话号码抄到了黑板上。

傅久气急败坏，伸出手，想来夺我的小簿子。“你敢？！”我和姐妹们一齐冲上前，傅久只得悻悻地溜走了。

你再看看这几页吧！一读到这些单位名称，一股春风就会扑面而来：“五·七”干校，“七·二一”工人大学、上山下乡办公室，“六·二六”新医门诊部……无产阶级革命又开辟了新的战场，革命更深入了。文化大革命，给上海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我的小簿子也一个劲地在增号、变号。每隔不长时间，我都要拆开来，重新装订一番，从前面拆去几张，又在后面添上一个新

的本子。封面虽然旧了，芯子却总是雪白的。

把小簿子从头至尾翻一遍，如果你有心把一个单位的多次变号连在一起，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部部创业史。有一个单位，一九五六年刚刚登记在我的小簿子上的时候，是几个竹木作坊合成的手工业合作社。大跃进的时候，它变成了一家农具修理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声中，我在小簿子上记过它的新厂名“建新农具厂”。最近，我又接到一张工单，它变成一家生产拖拉机的大厂了！变，变得多么振奋人心啊！

象这样的变化，从长江口到杭州湾，从浦西到浦东，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也不能算出究竟有多少！昔日“冒险家的乐园”绝迹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工业城市。

从上海的变，我又想到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是每天都有着动人的变化吗？西藏高原的不毛之地泛起了麦浪，大西北的荒漠响起了隆隆的钻机声，碧波万顷的东海上，国产巨轮在劈浪出航……哪一天没有新开工地的劈山炮响？哪一天没有新落成企业剪彩的红绸飞舞？……

工人阶级的理想是远大的。变，也是永无止境的。上海，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变得更美！

我的小簿子也会不断地打开新的一页，从新的角度，记下上海新的前进步伐。

从小簿子里，我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革命能够改变一切。于是，我翻开小簿子，在扉页上写下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一句话：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磨 之 歌



刘 成 浩

一跨进家门，可把我妈给乐坏啦，她丢下手里的东西，一把拉住我：“哎呀，这不是强子吗！”说着就咚咚咚地跑到门口喊：“志英，志英！你哥回来了。”喊完又咚咚咚地跑回来，又疼爱又埋怨地对我说：“强子，怎么回来也不先捎个信，叫妈一点准备也没有！”

离家五年了，妈不但看不出苍老，反而显得更壮实了。我也高兴地说：“妈，我出差顺路回家看看您老的。”

“哈哈……”我这一说，妈更喜得合不拢嘴：“孩子，妈什么都好，如今的日子是越过越舒心啊。林彪一伙阴谋家，要‘克己复礼’，想叫咱们再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前天队里开批判会，妈把这伙黑心狼狠狠地批了一顿，你爸还表扬我批得不错呢……”妈说着就到西屋去了。

“哥哥，哥哥！”妹妹志英一阵风似地从外边飞了进来，顿时，屋里的空气变得活跃

了。

“志英，快来！”不一会，妈妈又在西屋喊起来。志英跑到西屋，我就隐约听见妈妈对妹妹在吩咐什么，说完，妈妈一阵咚咚的脚步声走出了院子。

妹妹回堂屋拿着咸鱼和腊肉准备做菜，我问：“妈干什么去了？”

志英说：“家里面不多，她磨面去了。”

“磨面?!”我心里顿时感到不安起来，怎能让我妈妈一个人去推动那大石磨为我磨面吃！我对妹妹说：“志英，你先甭急着做饭，咱一起帮妈妈磨面去！”我说着就出了屋。

志英却没听我的，说：“哎，你就只管歇着吧，有爸爸帮她磨呢。”说着就到厨房做菜去了。

我出了院子，决定自己帮妈妈推磨去。我向着一个离家最近的磨房追去，一边走着，心里一边翻腾着，刚才妹妹提到爸爸帮推磨，真好似扳倒了我心里的五味坛，酸甜苦辣都一齐涌来：

我爷爷给地主家当了一辈子长工，做了一辈子牛马，活活累死了。爷死后，给爸爸留下的还是那条走不完的磨道。爸爸从十三岁就给地主家推磨，狗地主驴骡成群，放着不用，却叫爸爸一个人推磨喂养他们一家。爸爸成年累月，整日整夜地围着磨道转啊，转啊！一步血，一步泪，磨出白面一担担，可他自己吃的却是猪糠狗食。一九四七年，家乡解放了，穷人翻了身，爸爸才跳出了地主的黑磨房。为支前，爸爸踏上一条新磨道，领着全村男女老少，整日整夜地磨军粮，磨出千担拥军粮，送给亲人子弟兵。全国解放以后，爸爸当上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磨饲料、磨豆浆，为把队里的牲畜养壮，他一心扑在集体上……今天，怎么

能让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再推磨磨面给我吃呢？要磨也该我们年轻人来！我在心里责备妹妹太不懂事了。

我很快走到了磨房，不禁楞住了。这儿不但没有妈妈，连石磨也不见了！我急步如飞，在村子里其它有磨的地方找了一圈，不但没找着妈妈，连一盘石磨也没看着。我纳闷了，妈妈哪里去了呢？村子里的磨怎么都不见了？回来问妹妹：“志英，妈到哪儿磨面去了？”

“磨房呗。”

“磨房？在哪？”

“就在队房旁边。”

正当这时，妈妈扛着半口袋面急匆匆地回来了。我惊诧了，问道：“妈！您在哪里磨得这么快呀？”

妈妈乐呵呵地说：“嗨，我那有这本事，都是你爸磨的。”

“我爸?!”

“是啊，”妈一边用盆往外舀面一边说：“你爸现在能着啦，啥都会啊！”

“这老婆子，怎么替我吹起来了。”随着朗朗的笑声，爸爸进来了：“强子呢？啥时候到的？”

“刚到，爸。”我赶紧迎上去，见爸爸也变得年轻了，留了多年的胡子也刮了，胡楂儿黑糊糊、硬戳戳的。一身蓝布服，一根宽腰带拦腰扎着，显得那样结实。我说：“爸，您可真结实啊！磨还能推？”

“结实倒是结实。”爸爸说，“磨可是早就不能推了。”

“不推了？”我奇怪：“刚才那面……”

“哥哥，你弄错了。”志英插嘴说：“爸爸刚才推的是电磨。”

“什么？电磨！”我吃惊了。

“是啊，”爸爸解释说，“就是那小钢

磨。”

“那东西就是快当！”妈也憋不住了，插言道：“三十斤麦子，呼哧呼哧，不一会就转下来啦。”

一下子把我心中的谜全打开了，我立即高兴起来：“啊，咱家乡也使上电磨啦！”

“那当然！”志英自豪地给我讲起来：“现在是社社有电厂，队队有电磨。文化革命期间，县里就在我们公社的韩东河上游建起了一座发电站；供我们沂河北的红山、红灯等几个公社用电。高压线一拉起来，我们大队一下子就在东西两湖建了两座电力排灌所。现在是旱能灌，涝能排，不怕天公不作美，定叫年年丰收有保障。今年春上，我们生产队买了两台小钢磨，建立了电磨房。”

这时，爸爸接过话来对我说：“志强，这些年你不在家，家乡变化大着哪。当然，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地过来的，大伙为奔社会主义，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道路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七斗八斗，才斗出今天这个日子，每前进一步，都是斗出来的。”

“斗出来的？！”我被爸爸的话吸引了。

“是啊！”爸爸不紧不慢地磕磕烟袋说：“别的不说，就拿建电磨这事来说吧，当初，队里没有技术人员，电磨一买来，就有人刮冷风，说什么‘泥腿子玩不了洋机器’。正好这时候从县里下放来一个叫殷兆瑞的技术干部，他会开各种机器，在文化革命中犯过严重政治错误。他一来，我们的队长满喜就把开电磨的工作交给了他。”

妹妹说：“殷兆瑞当磨工不到两个月，就干起坏事来，勾结坏人，内外串通，进行贪污，搞投机。有一次，当场被我们抓住了。在事实面前他还抵赖，仗着他控制着技术，找队长吓唬说：‘我不开这机器了，谁有本

领谁来开。’他认为我们没人会开，离他就不行，想拿一手哩。满喜队长也真被他吓唬住了，还想对他说好话。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一步冲上去，一把从殷兆瑞手里夺过扳手说：‘你不开，我们自己开！’爸爸的行动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电磨没人开怎么办？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在爸爸的建议下，队里决定由爸爸带领我们几个青年学工小组到公社电灌站去学习。”

“我们贫下中农要奔社会主义就得要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爸爸补充说。

妹妹接着说：“爸爸学技术可刻苦啦，自从到电灌站，他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整天钻在机器上。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我们学工小组不到两个月就都掌握了操作技术。回到队里我们就开始自己开电磨啦！”

爸爸也很高兴地说：“可是路还长着哩，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是要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和捣乱。……”

没容爸爸说下去，妹妹又抢过爸爸的话说：“哥哥，你不知道，就在我们开电磨不到两个月的一天晚上，殷兆瑞野心不死，鬼鬼祟祟地钻进了电磨房，偷偷地将电动机上的电源混串起来，妄图制造火灾事故，来打击我们这个新生的技术队伍，和我们争夺农村技术阵地。由于我们听了爸爸的话，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每天夜里分批在磨房值夜班。殷兆瑞的反革命行动当场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把这个家伙揪出来进行了批斗。通过这场活生生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群众，也教育了满喜队长。现在我们机电组什么样的技工都有了，爸爸成了我们机电组的领导，管电磨、打谷机、扬场机、粉碎机……”

“成了样样管啦！”妈见我们谈得火热，

也插话说：“你爸现在神着呢！啥都会摆布，现在全家就数我这老婆子差。刚通电那阵子，你妹妹尽吓我，什么开关、插头，动也不能动，靠也不能靠。后来，他们常指点我，我也能摆布了，你看——”妈说着就过去将啥东西一拽，“拍”地一声，屋里顿时亮堂了。我一看，是个四十支光的灯泡，明晃晃地吊在屋正中，把三间用白灰粉涮过的砖瓦房照得更加通明。妈妈又走到后墙根，在收音机上拧了拧，立即就响起了广播声……

电灯亮了，收音机响了，我的心顿时从家中的房子里飞了出去，飞到了生产队的电磨房；飞到了大队的排灌所；飞到了公社的发电站；飞向那一望无际的原野……思想的骏马在这块广阔的原野上奔驰……眼前又出现了刚下火车，一踏上家乡土地时冲进视野的景象：一排排白杨直揽白云、一线线柳条拂着池鱼、一片水田映着一片片蓝天、一行行高压电线拉成网、一幢幢“五小”工厂冒着青烟、一座座电灌站响着马达……我的心陶醉了，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调动起人们的冲天干劲，迅速地改变着我的家乡——苏北一个小农村的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从遐想中醒来，回头看看精神饱满的爸爸，意气风发的妹妹，喜气洋洋的妈妈，不由默念起来：不仅家乡变了，家乡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

突然，我的心就象一束灯光，一下子射进了咱队的钢磨房，我看到了那小钢磨的皮带轮在飞转、飞转，它象征着时代的车轮在飞速地前进……

## 鼓 声



### 施 方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我从矿区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往厂里赶，想把在矿区见到听到的情况，尽快地传达给我的伙伴，这将会鼓舞大家的干劲，为国家多造车，造好车。宽敞的大街，晴朗的天空，汽车奔流不息。我沿着人行道，向厂走去，老远就听见热烈的锣鼓声，“咚咚，呛个咚呛呛……”敲个不停。好熟悉的声音啊！我猜想这一定是曹阿根师傅在打鼓了。他是我们厂里有名的老鼓手，敲鼓实在有一套本事，能敲得叫你上劲，叫你流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时，他这热烈的鼓声闻名全厂。今天听着这欢乐的鼓声，使我感受到了大跃进的气势。

我不会打鼓，然而可爱听曹师傅打鼓，因为他的鼓点，曾经不止一次地拨动过我的心弦。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曹师傅打鼓是上海解放那一年。解放军的炮声似密集的鼓点，敲打着每一个工厂的门窗，震撼着每一个工人的心窝。那时，我爸爸

病倒在床上已经两天没进一粒米了。我怀着满腔愤怒到爸爸厂里，找资本家讨欠下的工钱。到了厂里，觉得工厂里的气氛同往常不一样，只见阳台上躺着一对狮子，旁边站着一个人逗狮子舞的人，他穿着破棉袄，腰间扎了一根草绳，手里握着两只鼓槌在鼓面上低沉地滚动着，象在诉说自己的苦难，象在进行愤怒的抗议。许多工人守着资本家住的那个屋子门。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悄声问那捶鼓的人，他告诉我：厂里的资本家同反动军队有勾搭，正想席卷资金逃跑……话没完，突然门开了，资本家手里拎着个航空皮箱，骂了一声“妈的，给我送葬么？”那鼓手用鼓槌朝资本家一指：“你发了打内战的财，想逃吗，你往那里逃！”他转身擂响了大鼓，工人们冲过去围住了资本家……后来我知道，这个捶鼓的人就是曹阿根师傅，上海解放了，他领着狮子满街捶鼓起舞狂欢；工人们把反动资本家的工厂收回到自己手里，在他的鼓声中，砸了“德丰汽车修配厂”的牌子，换成了“解放汽车修配厂”。工人获得解放，当家作主的欢乐，他的鼓点作了最鲜明、准确的表达。掌声伴着他的鼓点起，热泪迎着他的鼓点落。转眼二十多年了，青年鼓手成了我们厂一位优秀的老工人，他的鼓点依然在我的心田里回荡着。

我想着往事到了厂里，一跨进大门，门口的一个工人就告诉我：“小杜，你回来得好哇，今天我们开誓师大会，快去吧！”听到这话，我也顾不得先去党委作汇报了，心想几个头头一定都在会场上，就直接向会场奔去。锣鼓敲得激动人心，大红纸头写的决心书和喜报贴满了大批判专栏，四吨交通牌汽车、十五吨载重汽车，一部挨着一部，分成左右两排，从厂门口一直摆到大

礼堂门口，真是英姿英发。这些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的淡绿、橘红、中国蓝的车辆，就象节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一般，十分壮观。我走进了热烘烘的大会场，好热闹呀，真象我们当年造出第一部汽车时那样，到处都在叮叮咚咚地敲锣鼓。我找了个空位置坐下，想好好听听。主席台的左边是一面大鼓。围着大鼓站着四个打鼓人，三个青年，一个老工人。他穿着红汗衫，系着白绸带，正高举着鼓槌擂动着。每当一个人表了决心，报了喜之后，他都敲打一番。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正是我们的曹阿根师傅。他打鼓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根据各个人发言的不同内容，调整节奏，增加感情色彩。记得一九五八年厂里开跃进大会，他和我商量了内容，要我到台上去表态，提出要变修车厂为造车厂。到了会场他就一直对着我敲呀，敲呀，一直敲得我浑身是劲，走上了讲台。记得当时有人冷笑着在台下质问我：“喂，小伙子，连一部小压机都没有，你们用什么去造汽车呀？用榔头敲？”听得这话，我哑口了。这时候曹师傅携着鼓槌跑上台来插话：“这有什么？没有机器，我们有一双手，我就是豁出命来，就是用榔头敲也要敲出一部我们中国自己的汽车来。”果真，从这天夜里开始，曹师傅带着我们七八个人用二十四磅大榔头敲大梁。白天，我们双手的虎口震裂了，在“咚眶，咚咚眶”地敲，夜里，天上的星星震落了，我们在“咚眶，咚咚眶”地敲；敲得我们一个个手上皮厚茧老，敲得全厂干部、工人都来参战；敲出了第一根大梁，敲硬了我们的臂膀；敲出了我们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敲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在锤声和鼓点声中，我们又把“解放汽车修配厂”的牌子改成了“跃进汽车制造厂”。

我听得眼前阿根师傅的鼓点，觉得和当年大跃进时的鼓声是多么相似啊！这时候，大会主席打断了一位工人的发言，宣读了一车间生产组的一个小纸条子：“只要机修车间的同志，能在三天之内把那部咕咕叫的行车修好，我们保证提前一个月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大会主席追问了一句：“机修车间的同志怎么样呀？”曹阿根师傅紧跟着敲呀，敲呀，一直敲到机修组负责人挂着满额汗珠走上讲台，进行圆满的答复为止。

台前的锣鼓声刚歇落，我身后又传来了热烈的鼓声，装配车间的工人师傅报喜来了。我起身探头向会场门口一望，不禁吃了一惊：八部三十二吨载重汽车，“咚咚咚、噹噹噹”地朝会场上驶来。啊！提前二个半月完成了今年的生产任务了？我赶紧奔了过去，爬上第一辆车，躬身卧在司机的背后，仔细观察司机的操作，八部车子象孩子做广播操一般一字排开，拉好距离，一起进行自动翻斗卸货，下坡刹车等动作的表演。优美的鼓点，随着这些动作变化着，时而轻声细语，时而朗朗大笑，时而嘎然而止，时而热情洋溢，余音不绝。我观看着这神话般的奇迹，问了司机一句：“怎么，你们这么快就把单管刹车，改成双管刹车了？”谁知他竟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你去问曹阿根师傅吧！”真是大干快上呀！我两个月前写信给厂里提出了这个问题，转眼间竟变成了现实了。

那里晓得就在这个时候，党委书记发现了，把我推上了主席台。并且带头鼓掌，要我讲话，要我把矿山工人的好思想、好作风告诉大家。说实在的，我是有好多话想说，可是在这种场合叫我从那儿说起呢？台下有人说：“你就讲讲我们的三十二

吨，在矿山怎么样了？”我说：“好，我就讲讲三十二吨。我报告同志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那部经毛主席检阅的101号车，已经胜利地行驶了十万公里了！没有大修过一次，好得很！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情。矿上的工人师傅都很喜欢我们自己造的车。”讲到这里阿根师傅以高昂的自豪的调子擂起鼓，打断了我的发言。等到他的鼓声一停，我马上补充说：“同志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卡我们脖子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的矿山每一块石头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祖国的地下就是一个大仓库，那里金、银、镍、锡样样都有，要我们的大车子去装呀，我们要多造三十二吨车！”

讲到这儿，没有听见鼓声，也没有听见掌声，只见曹阿根好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奔上了讲台。他从我手里夺过了话筒，问我说：“光有三十二吨就行了？就不能再想办法造更大的更好的车呀？我的副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具体一点谈谈你的规划？你今后的十年打算怎么办？”

乖乖，这一军将得我真是措手不及。确实，我想的只是过去和现在，对未来没有好好思考。讲么，觉得讲不出，不讲么，又不行，鼓声一个劲地在心坎上回响着。我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心口暖烘烘的，汗珠不住地从额上滚落下来。

不过阿根师傅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要面向未来，敢于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想了半天，我才补上了一句话：“对，我们要造更大更好的车，向我们伟大的党，向我们伟大的祖国献厚礼。”在阿根师傅的鼓声激励下，我的思想向前跳跃了一下。

这时，八部三十二吨车开动了，发出隆隆的回声，好似七亿人民挽手前进的脚步声。会场内外，大鼓小鼓齐鸣，给人欢乐，

给人鼓舞，给人力量，就象战场上的冲锋令一样，催人奋勇向前。鼓声、掌声、前进的车轮声融合在一起，似宏大的交响乐扣人心弦。

我们工人喜欢过敲锣打鼓的日子。鼓声总是和欢乐、前进、胜利联系在一起。

我每每想到我们的鼓手，就想喊叫：前进！把跃进的战鼓擂得更响一点吧！

## 竹林深处



叶 公 觉

我们一行数十人，来到文化工作的先进单位——竹林大队参观学习。当地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引着我们从一条山径往上走。漫山茁壮地生长着苍翠、挺拔的毛竹，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蓬勃景象。阳光从竹叶的缝隙中投射下来，洒在我们身上，成了一个圆圆的金色斑点。

到达竹林大队，已是黄昏时分。竹林深处，大队广场上用毛竹搭着一个戏台。戏台后边矗立着一株拔地参天的巨松。台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拉紧捆毛竹的绳子，这儿摸摸，那儿看看，有时停下来

把绳扣重新结牢，那模样儿真是一丝不苟。

大队部的墙壁上贴着一批大批判文章，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把我的目光给吸引住了：《彻底批判旧戏“四郎探母”中宣扬的孔孟之道》。我细看下去，文章虽然短小，批判却十分有力，结尾署名是林竹山。“林竹山？”这名字好熟，象在哪里见过！可是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来。

夜幕无声无息地降临了，盘山小道上出现了一星星闪亮的光点。光点近了、近了，变成一条欢腾跳跃、蜿蜒而来的火龙。嗨！原来是各生产队的社员们擎着竹片扎成的火把来看文艺演出。条条火龙聚拢来，大队广场上被照得通明透亮，姑娘们的花布衣裳辉映着火光，就象一簇簇五彩缤纷的烂漫山花。

热情的竹林主人把我们安排在头排竹椅上，不多一会儿，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就开始演出了。

歌声激昂，乐声清亮，时而象淙淙流泉绕出山崖，时而象隆隆春雷滚过原野，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下一个节目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场“刑场斗争”。那扮演李玉和的青年演员演得特别有感情，李玉和大义凛然、严辞斥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感染着我，我只觉得胸臆间激荡着对革命先烈无限崇敬的心情。台后的那株峥嵘的青松，成了天然的布景，一枝苍翠的松枝映衬在李玉和的身后，象征着革命战士青松翠柏似的革命情操。我心里不由赞叹着：“演得真好！”幕闭上了，热烈的掌声如林涛奔涌，回荡在竹海山间……

就在这时，我看到在幕布后面，露出了一头白发，接着，是一张长方型的古铜色的脸庞，一双火一样闪光的眼睛在观众们的

脸上掠过，迸射出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一忽儿，这张微笑着的脸庞就隐没在幕后了。

幕开幕闭，每当幕间休息时，我总会看到那张花白头发的笑脸，我发现，他正是刚才检查绳扣的那位老人。他的额上闪着亮晶晶的汗水，大概是在为演出的成功而高兴吧？

演出结束了。一条条火龙又向四周游去。样板戏歌声此起彼落。小伙子洪亮的嗓门，姑娘们银铃似的喉音，孩子们尖细的童声，还有老汉、老婆婆们苍劲的、深沉的话语，和着风吹竹林的“沙沙”声，组成一曲深山竹海的交响乐……

我们和演员们座谈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开会时，那花白头发长方脸的老人正忙着理道具、搬桌椅，我看着他那忙碌的身影，心里不禁微微一动。我抬头，向四周望去：一片连绵的竹海，唯有那株老松挺立在广场上，夜风袭来，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我依稀记得在好多年前似乎到过这样的地方，见过这位老人……

依依告别了。我们顺着山径往回走，忽然队伍前面传来一个粗犷洪亮的喊声：“同志们，脚下留神，跟着我的火把走！”说话间，队伍前头亮起一支熊熊的竹片火炬，由一只粗大的手擎着，火把下边照出一头花白的发丝。我急步奔上前去，只见一个高大的背影，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提一根竹棍，步伐坚定、沉着。这是多么熟悉的背影啊！我的眼前猛地一亮：是他！是他！

“林大叔！”我试探地叫了一声。老人转过头来，笑着说：“咳，看准路，别摔着啦！”那话语里含着父辈的慈爱。他并没有认出我来，继续往前走。我心头翻腾起来，十二年前的往事历历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六二年，我在苏昆剧团当演员。那时候，我们也曾到过农村，但那时，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名为下乡，为贫下中农服务，实际上却乘机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记得那次到竹林大队来演出，贫下中农热情地接待我们，端茶送水搬道具，千方百计为我们的演出创造条件。因为山路崎岖，好多东西没法运来，记得幕布就是一位大叔用被单拼缝起来临时凑成的。其中两条崭新的花被单是他儿子的结婚用品，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他说：“儿子结婚是小喜事，省剧团到我们深山里来演出这可是从古未有的大喜事呀！”这位大叔就叫林竹山。

当天晚上演出之前，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来到我们化妆室，他开口就说：“同志们，我们山里人欢迎你们经常来呀！有了人民公社，我们的生活好比春天的竹笋一日高一截呢！可是有人却要退社，要单干，还编了顺口溜污蔑人民公社。哼！我们贫下中农决不走回头路！我们要给他们回击！他编他的顺口溜，我们演我们的戏！今天，你们就演个戏给他们看看，要演出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啊！……”

我的脸颊发烧了。该怎么来回答他呢？因为，我们带来的剧目是鼓吹叛徒哲学的《四郎探母》！

演出草草收场了。贫下中农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对我们的热情一下子就冷了。

夜深了，我们惭愧地离开了竹林大队。没走多远，后边传来“嘣嘣嘣”的脚步声，只见林竹山大叔左手擎着一个竹片扎成的火把，右手提一根竹棍，追上前来。他一声不吭，面色严峻，走到我们队伍前头，领着就

走。大家默默地跟着他。

不一会，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这里长着一棵参天的巨松，树下是一个土坟堆，坟堆上长着各式各样的山花。火光下，一切都闪耀着暗红色的光芒。林大叔站在坟前，声音低沉地说：“这里埋葬着我的战友。他们曾经战斗在这片竹海里。为了求得穷人们的幸福，推翻那吃人的旧社会，他们穿破衣，啃竹笋，奋勇地打击敌人，后来，他们被叛徒出卖，落到敌人手里，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投降。就说老区长吧，敌人威逼严刑压不了他，金钱美女诱不了他。在敌人的刑场上，他高呼口号，英勇就义，他是我们穷人的硬骨头！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解放。今天，敌人还在磨刀，我们却哼哼唧唧地演叛徒戏，嘻嘻哈哈地让叛徒‘良心发现’，这对得起老区长，对得起烈士们吗？……”

声音哽塞了。林大叔默默地站在松树下，火光映出他高大的背影。我屏住呼吸，觉得心脏紧缩起来，头脑里轰响着……

林竹山大叔告诉我们，解放前他是游击队的交通员，那千里竹海到处有他的足迹。他激动地说：“火炬烧毁旧世界，脚板踩出解放路！”新中国创出来了，人民公社金光大道铺出来了，劳动人民做了历史“大舞台”的主人，可是在那戏剧“小舞台”上，却还是妖魔当道、毒草丛生。难道能听凭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不！林竹山大叔作出了坚决的回答：“我们要演我们自己的戏，我们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我们要冲锋不止，拿出解放全中国的劲头来，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去，占领这个‘小舞台’！”

……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

前！……”一阵激昂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我从回忆中醒过来，是林大叔在唱！你听，那歌声灌输着他的感情，是那样动人心弦！我猛地握住他的右手，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声音有点发颤地说：“林大叔！你唱得真好！我好象听到了老区长的口号声……”林大叔猛地向后转过来，两只火炬似的眼睛紧紧盯住我：“你也知道老区长？”

“是的，十二年前，我演戏来过……”

“噢，是来演《四郎探母》的吧？那个戏呀，呸！散布叛徒哲学、孔孟之道。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里比被人剜了一刀还难受！我当时想，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竟会出现这样的坏戏！这是阶级敌人在专我们的政哪！”林大叔越说越气，停了停说：“那以后，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拉起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就领着青年们占领了文艺舞台这个桥头堡！”

我不禁赞道：“说得对！做得好！”

他顿了一顿，说：“做得还远远不够哪！斗争可尖锐哩！从六三年到六六年，我们宣传队经历了三起三落。有人笑我们，有人想压我们，但我想，我们是在自己的舞台上演自己的戏，毛主席支持我们，贫下中农都说演得好，怕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黑线冲垮啦，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后来，我们努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田头、场头，上工、下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学唱革命样板戏，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持业余、就地、小型、多样，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你刚才也听到了，大家都会唱样板戏歌曲，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活在大家的心里啦！哈哈……”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是的，这是胜利的笑声、豪迈的笑声

啊!

“噢，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今天演戏的地方，”林大叔忽然想起什么，没等他说完，我就接着说：“是您十二年前给我上课的地方，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受到了新的教育！”

他却谦虚地说：“希望你们多指教呢！”

我问起大队部墙上他写的那篇批判文章，他笑笑：“这工作我们还刚开头。我在想：我们虽然已经把牛鬼蛇神从舞台上赶下去了，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还必须把旧的意识形态从人们头脑里彻底赶出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一贯利用旧戏宣扬孔孟之道，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瓦解人们的斗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向旧戏曲中宣扬的孔孟之道发起新的进攻。我们工农兵不但要永远占领历史的舞台，还要永远占领无产阶级的戏剧舞台，把意识形态的革命进行到底！”

（上接 52 页）

一个情节，表现了冬子主动狙击敌人，为这一战斗歼灭敌人，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是个英雄行为。但这样的英雄行为，由冬子这么一个从小在山上砍柴伐树，而又急于投入这场战斗的儿童团员来干，又是令人十分可信的。影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把英雄与儿童的辩证关系处理得很好。我们并不反对儿童特点。相反，我们要克服那些把无产阶级的少年儿童写成四平八稳的“小大人”的作法。儿童题材的作品应该有少年儿童的特点。但这个特点，正如《闪闪的红星》影片中表现的冬子的特点那样，是具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的儿童特点。而那些脱离了阶级本质，塑造英雄形象的前提，去强调“儿童特点”、“儿童情趣”，势必会走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

林大叔的铿锵话语在竹林深处回响，透过深深的竹林，我的心飞到了祖国千千万万的城乡舞台上。那里，工农兵英雄人物正在叱咤风云，抒写着三大革命的火红的篇章……

我又一次深情地凝视了面前的这位白发老人。是啊，林竹山大叔，十二年来，你在不停地冲锋；十二年后，你的思想水平更高了。虽然头发花白了，但是正如竹林深处的那株苍松一样，你是不会老的。

把我们送到公社招待所，林大叔举着火把走了。他说，他还要回去参加防夜呢。我目送他那高大的背影，远了，远了，可是他那高擎的火把却放出夺目的光辉……

我觉得林大叔就是一个闪光的火把，他在我心田里也点燃了一团红亮、灼热的烈火……

（本栏题图：陈达林）

影片在结束时，潘行义对冬子讲了这么一段含意深远的话：“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向冬子学习，向影片《闪闪的红星》学习，每走一步，也都要看看是不是走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上。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坚持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批判“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懦夫懒汉思想，应该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按照革命的需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来，为“儿童团”高唱革命赞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切新生事物高唱革命赞歌！

# 远 航 书 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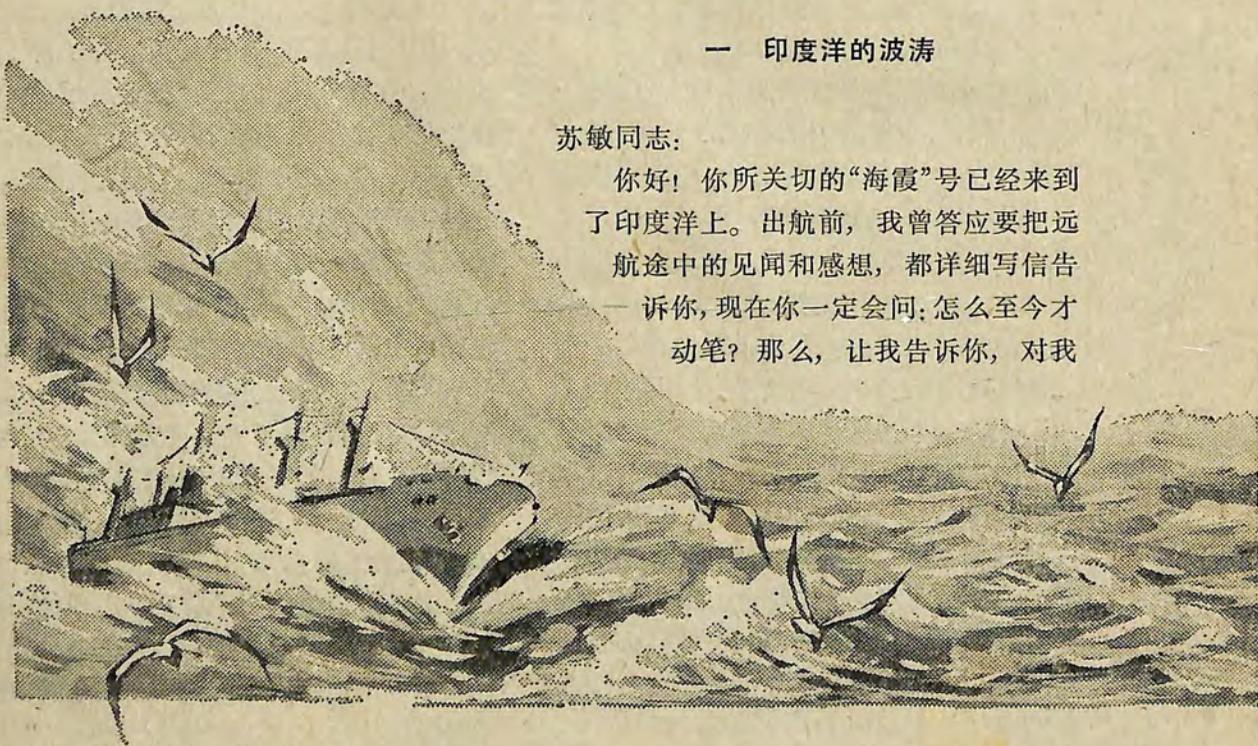
罗  
建  
国

同志,在你的生活中,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亲密的战友将从远方归来,使你激动得走路的步子都带着跳跃;干活,也哼着歌儿;夜深了,还兴奋地睁大了眼,想着战友的音容笑貌和重逢的欢欣,久久不肯入睡。今晚,我们年青的女造船工苏敏,正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明天一早,“海霞”号穿越三大洋、途经数十个国家、绕过了大半个地球后,就要胜利归来了。“海霞”号是苏敏第一次参加焊接的远洋轮,她怎么能不格外关切它,思念它呢!何况“海霞”号上的青年水手李坚,正是她当年的红卫兵战友。是啊,在远航归来的战友面前,她有着多少话要倾诉?但又该从那儿开始呢?她禁不住又一次扭开电灯,翻阅着战友在远航途中寄来的书信。于是,那一行行熟悉的字迹,就象一排排汹涌澎湃的波涛朝她迎面涌来,仿佛把她带上“海霞”号的甲板,踏上了远航的征途。这些信她已经翻阅多次了;她给信编了号,还写上了标题。

## 一 印度洋的波涛

苏敏同志:

你好!你所关切的“海霞”号已经来到了印度洋上。出航前,我曾答应要把远航途中的见闻和感想,都详细写信告诉你,现在你一定会问:怎么至今才动笔?那么,让我告诉你,对我



这样的初出茅庐的水手，飘洋过海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神奇、美妙。一出长江口，八级大风就给我上了远航的第一课。我的岗位是在船头上——你一定在我们高高的船头上，点燃过闪亮的电焊弧光，可是你怎么也想不出站在大风大浪中的船头上是什么滋味。你设想一下吧，风暴横行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每一分钟里，船被高高地抛上浪尖，又晃荡着落进浪的深谷。我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心里忽然有点慌乱：难道我不能守住自己的岗位？这时，轮机长许强来到了我的身边。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才上船的水手，可他走在颠簸的甲板上就象走在南京路上一样稳健。许强象个大哥一样亲切地挽着我的肩说：“小李，不要怕，大海在试试你的胆量呢。拿出当年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来，闯过晕船这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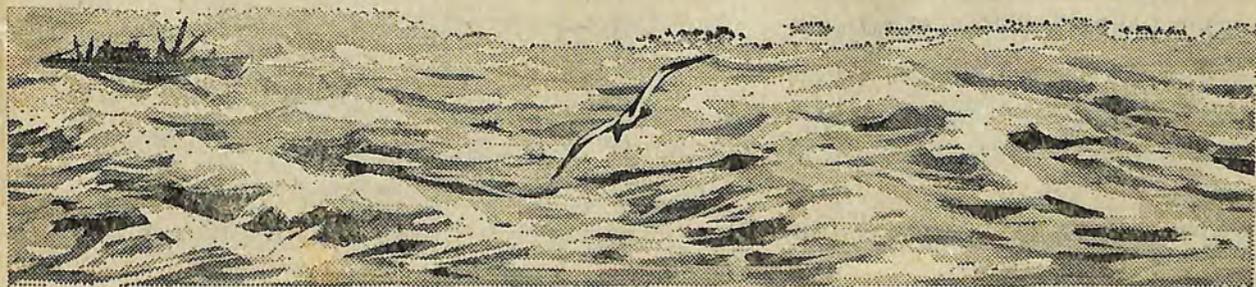
老船长老杨也来了，你是见过我们船长的，他叫杨海春。作为一个船长，他并不算老，才四十多岁。由于他有二十多年的海上经历，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身历过各种风暴，所以大家都尊称他老船长。今年春天，正是他拿着我们全体船员的“我们要革命，‘海霞’要远航”的大字报，送到远洋局的。当时，你还跟他握过手呢。

老船长给我送来了烤得香喷喷的馒头，鼓励我说：“把它吃下去！你要用最快的速度闯过这一关。”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

段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在他第一次迫于生计，踏上外国船当生火学徒时，因为晕船，加上炉舱里空气混浊，煤烟呛鼻，时间长了实在憋不住。他悄悄地走上前甲板，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外国船长看到后，竟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前，中国海员在外国船上呼口新鲜空气的自由都没有啊。船长讲着这段经历，脸色非常严峻。他对我说：“小李，记住，你是站在中国工人自己造的轮船上，祖国的人民在看着你。”听着老船长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向船长保证，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革命开好争气船！

苏敏同志，我就是在闯过了晕船关后给你写信的。此刻，我急于告诉你的是：海上的波涛不平静，生活中的波涛，是同样不平静的。

今天“海霞”号驶入了印度洋，你打开世界地图一看就知道，这里是欧、亚二洲的水上通道。驶往红海、波斯湾，开往非洲，绕道“好望角”前往欧洲，进入地中海的远洋轮，都在这里会合、分道。今天的气候格外晴朗，我们把全部舱盖都揭开了，让货舱里的大米通通风。这是支援西南非洲人民克服旱灾的大米，大家对它特别关心，按时测温，一遇机会就进行通风。工作完毕后，我们坐在舱口休息，发现船速显著地增快了。那艘一出孟加拉湾就跟我们并排奔驰了数十个小时的外轮，现在明显地落到了



后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又连续追超过好几艘同路船。整个上午，甲板上不时洋溢起阵阵欢呼，伙伴们时时朝驾驶台喊叫：

“船长，我们的‘海霞’号，一出洋就大显身手啊！”

“船长，叫那些不准‘海霞’号远航的人，到印度洋上来看看吧！”

听到同志们的喊声，船长的脸上禁不住也出现了豪迈的笑容。苏敏同志，你是知道的，“海霞”号的远航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初有些人不是对你们船厂建造的万匹机百般挑剔，制造种种借口不准它远航吗？可它一路上愈转愈快，把我们的心都转得欢腾起来。我走上驾驶台，拿起望远镜正想看看那些落在后面的船只时，大副王信礼睡眼朦胧地走了上来，他大概是被我们的欢呼声吵醒的。他走到船长的身旁，象揭露什么秘密似地小声说：“老杨，你现在还没有发现啊，机舱里正在偷偷地加车！水手们光知道起哄。”

这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大副吧，他本是局里安全组的一位技术指导，五十多岁了，是局里有名的“老远洋”，听说他的资格比船长还老哪。在我们写大字报要求“海霞”号远航的时候，他还没到我们船上，他上“海霞”号担任大副，大家都感到突然，估计是出于对“海霞”号首次远航的重视吧。但我总觉得他跟我们的思想不大合拍。你看，此刻我们正为万匹机的增速而欢欣鼓舞，他却把我们说成是起哄。老船长不快地看了他一眼，告诉他，好望角附近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低气压，为了不影响船期，他通知机舱加车的。大副听了，十分紧张，他朝我们看了一眼，显然是为了回避我们，他把船长拉进海图室，低声说着：“老杨，你得考虑主机的安全。开航前，老验船师一再向我们叮嘱过：‘万匹机千万不要把

它当作万匹使。’”

我一听，有点明白了，大副虽然上了船，还是不相信国产万吨轮能远航的，他处处都露出一副“保驾”的神气。当然，象他这样的同志能够随船远航，我们是欢迎的。老船长对他也一直比较尊重，但这时脸色却显得异常严肃：

“制造万匹机的工人最有发言权。老王，你也应该相信使用万匹机的人，他们比有的验船师实在得多。我跟轮机长研究过了，主机运转很正常，可以加车。”

我们都很关心他们间的争论，站在海图室的门口想听听大副还想说些什么。可是他看了看我们，欲言又止地走出去了。我好奇地跟了下去。只见他从房里拿了本英文版的造船杂志，急匆匆地弯进了轮机长室。一面指着稍稍掉在后头的那艘外轮，一面指着杂志内的一幅船照，朝轮机长说道：“年轻人，你看看，就是它，它是去年才下水的第一流远洋轮。人家是名牌厂造的名牌机，我们的主机你心里有数，可你看，现在走得比它还快啊！你不该同意船长加车。”

你听听，这是哪一家的道理！难道我们的万匹机注定要比别人走得慢吗？轮机长可不睬他这一套，他把杂志推到一边，说：“你别拿洋船来吓唬我，你放心，开自己造的万匹机，我当然有数！”

许强回答得多好啊，王大副悻悻然地走了。我把这情况告诉了船长，船长微微皱了皱眉毛说：“远航不仅是考验轮船，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啊。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

黄昏前后，我们的船越过赤道线，进入了南半球。十几天前，我们是穿着棉衣告别黄浦江的，现在大家都光着膀子在甲板上吹风哩。赤道附近的气候格外炎热，夜幕已经降落，海上的热气却还在蒸腾。甲板

上的人愈来愈多。

天边，第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了，接着，是满天的星斗。海面上灯火点点，前方的几盏灯光逐渐在扩大，它告诉我们，“海霞”号正在向它们接近，这时船长满怀深情地对我说道：“小李，好好看看吧，要珍惜这一次航行。我开了半辈子船，可是开着我们自己造的万匹机和万吨轮，扬眉吐气地从北半球开到了南半球，绕着地球航行，我和你同样是第一次啊！我们远航海员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老船长粗糙的大手按在我的肩上，两只深邃的眼睛凝视远方。我看见他眼眶里盈着泪水，心里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苏敏同志，当我给你写信时，夜已经很深了。甲板上一片寂静，只听见万匹机的轰鸣和船首劈开波涛前进的浪花声。我不禁又想起了老船长向我叙述的那段遭遇来了。我想着：那一艘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和理想，我们的“海霞”号将是映入世界人民眼中去的伟大祖国的缩影，我们怎么能不感到自豪呢。我又想起老船长的话：“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

明天一早我还要上驾驶台学习操舵，暂时写到这里了。

致以

远方战友的敬礼！

李坚于印度洋上

## 二 “好望角”的风暴

苏敏同志：

船还未到港，前信未能寄走，我又坐下来给你写信了。这样的事，大概只能发生在远航海员的身上吧。

你听说过闻名世界的“好望角”风暴

吧？现在我们正在向“好望角”行驶。老船长的预测完全正确，今天一早就收到了暴风警报，“好望角”一带，掀起了十级以上的大风暴。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兴奋得跳起来。你不知说过多少回了，希望这艘你参加焊接的“海霞”号能够到大风暴中去经受考验，现在终于给你盼到了。可是现在我要首先告诉你的，不是关于“好望角”的风暴，而是这份暴风警报在船上引起的一场激烈争论。事情仍然是大副挑起的。他在那份警报面前惊慌失措，坚决要求船长到东非海岸去避风，他提出了一大堆假设，说了不知多少个万一，总之，他对我国产的主机和船体能否抗住“好望角”的十级大风暴抱有怀疑。为此，党支部特地召开了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看见船长沉默不语地从房里走了出来，沿着全船巡视了一周，然后在驾驶台前沿站住了。他久久地凝视着那块刻着中国上海建造和“海霞”号出厂年月的船牌。接着他的目光又移到了用堆焊写成的“自力更生”四个醒目的字上。苏敏同志，这正是交接船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领着青年突击队敲锣打鼓地赶来，代表全体船厂工人的意愿堆焊上去的四个光芒四射的字！船长看出我也在注视这四个字，轻轻走近我说：“小李，这四个闪闪发光的字，不但焊在船上，还应该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我心头猛然一震，脱口说道：“船长，我们的‘海霞’号一定能抗住‘好望角’的大风暴！”船长赞许地点了点头说：“是的，造船工人交给我们的是能够航行全球的远洋轮，‘好望角’也在地球上嘛！”接着他鼓励我说：“小李，党支部已经作出决定，马上召开战胜这场大风暴的动员大会，你也在会上讲讲话。”

我当然要讲，苏敏同志，我还要代表你说几句呢，我们决不能在大副的崇洋思



想面前后退半步。在群情激奋的动员大会上，大副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船长邀他数次，他只对船长说了句：“你是船长，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就摇着手表示无话可说了。奇怪，这个平时到处指手划脚的人，在群众面前突然变哑了。我知道，他不仅害怕风暴，而且害怕群众。可是，我们的老船长讲得多好啊！他说：

“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我们是为了担负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远航的，‘海霞’号虽然在远离祖国的大海上航行，但我们的心跟整个阶级，跟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刻也没有分离！那些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思想，应该到大风暴中去冲刷干净。我们的‘海霞’号正需要跟‘好望角’的大风暴比一比高低！”

前进！让我们迎着风暴前进！我们都在心里响应老船长的号召。

苏敏同志，现在我可以开始给你写风暴了。开会的第二天，全船刚刚加固好可

能移动的属具时，前方早已乌云密布，顷刻间，闪电、雷鸣、狂风、急雨一齐向我们猛扑过来。“好望角”的风暴确实名不虚传，第一个迎头相撞的巨浪，水柱直冲桅梢！我们的船长屹立在驾驶台上，双目严峻地注视着前方，显得多么勇敢和威严。从现在开始，他亲自驾领着“海霞”号穿越“好望角”的十级风暴。并且特意叫我上来学习在大风浪中操舵的本领。

大副正在启动雷达，他望着昏沉杳冥，漆黑一团的天空，被第一个来势凶猛的巨浪吓得禁不住噓出声来。他踉跄地走到我的身旁，不安地察看着我是否能够把稳舵角，同时心有余悸地说：“打头风！好厉害啊。小李，千万得把稳舵啊。”他又指着罗盘特意朝船长说道：“老杨，你看，一个浪就把航向打偏了三十几度！”

这时报务员拿着一份电报跑来，还没交到船长手里，大副先接了过去。突然，他脸上露出一种受到救援的神气，他用手指弹着电报纸，口气很重地说：“你们看看，人

家避风了，老杨快拿主意吧！”

原来这份电报，正是那艘稍稍落在我们后面的名牌船上的船长发来的。电报说：“你们有没有接到好望角的暴风警报？你们已避风。十分关切你们的安全。”

老船长看了一下电报，对报务员说：“回电感谢他们的关心。”他向大副投出了豪迈的一瞥，然后，眼看正前方充满信心地说：“为了按时到达目的港，为了非洲人民的友谊，继续前进！”

接踵而来的浪谷一个比一个长，一个比一个凶猛。船体和浪峰的撞击声也愈来愈烈。在一片咆哮声中，我看见船长认真地辨听着，他的眼中闪射着锐利和无畏的光芒。

大副直瞪瞪地看着船长：“你有没有把握？我们的船壳钢板焊接能够经受得了浪峰的撞击？这可要有绝对的把握啊！”

苏敏同志，要是你跟我们一起远航，这个问题让你来回答多好！不正是你们船厂的工人师傅们，特别是你，为了上船台焊船壳大缝，没日没夜地勤学苦练，手背被焊花烧伤了，帆布工作衣被烧破了，终于使焊缝完全达到高质量要求！

船长说：“放心吧，一切都很正常。我们‘海霞’号上的每一个焊接部位都用仪器作过透视！”

大副显得十分疲惫地说：“好吧，你们不听劝告，一定要闯，看将来回国的時候，怎么汇报！”

老船长针锋相对地说：“汇报，是的，我们要把怎样通过好望角的经过，向全国人民汇报！”

船逐渐向“好望角”接近，根据测算，风力已经猛增到十一级！风在狂吼，海在暴跳。这里是印度洋的边缘，既跟太平洋交界，又和大西洋汇合，真是波浪滔天的水域呵！船开始转向了，风从侧面袭来，轮船一

个劲地在浪涛中浮沉、跳荡，当船首栽入浪的深谷时，涌上来的浪潮象猛兽般在甲板上奔突。按照预先规定，现在到了测量货舱温度的时候了，我把舵交给值班舵工后，刚要跨出门，大副就一把拉住我说：“别闹了，小李，现在在甲板上走动太危险，几天以后船就到港了。”

“不，为了保证大米的质量，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这是船长坚定的声音，他鼓励我说：“去吧，小李，这也是一种锻炼。记住，你是在履行国际主义的责任！”

对，我们远洋海员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跟担负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联结在一起的。不错，这么大的风浪天，在甲板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清醒的判断，都需要勇敢和机智。而且漆黑的货舱里闷热得令人窒息。但这些都动摇不了我们中国海员的责任感。这就是老船长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啊！

为了完成测温任务，平常只消几分钟就能进出一个货舱，但现在我足足战斗了三个多小时。等我重返驾驶台时，大副早已下班了。同志们正在说笑，原来“老远洋”刚才出了个“洋相”。值班舵工边笑边告诉我：他下班后，神经过于紧张，深恐出事，返回房里后，一会躺下，一会儿又去推开水密门察看海面的情况。突然一个猛烈的过杆浪，冲进了他的房里，他未及判明情况，就光着脚板直奔驾驶台，大喊着：“进水了！准是那儿进水了！”值班舵工赶到现场，发现房里的这场大水，原来是过杆浪撞开了未被拴紧的水密门所造成的，大副却惊魂未定地呆站在水里。船长气愤地对他说：“你们看，一个人丢掉了志气，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什么蠢事都能闹出来的。”

“海霞”号顶着风浪前进，好望角附近的海岸线上突然闪起了稀疏的灯火，这个闻名的“咆哮角”已经正横了。天空突然出

现了几个暗淡的星座，唔！那是只有在南半球才能见到的“南十字星”。它仿佛眨着惊异的眼睛在看我们，我禁不住在心里说道：你认真地看看这艘从北半球驶来的中国船吧，我们已经把“好望角”抛在后面啦！

“好望角”的夜真是动人心魄，三大洋汇合的海面上，被十一级暴风掀起了一座座移动的山岭，当船侧着身子被扔进浪渊时，似乎桅杆都蘸到了水里！我这封信也是跟风暴搏斗着写的呢，不说给你听，是很难想象的。别说坐着，就是躺在床上，我也得两脚撑住板壁，双手紧抓床沿，以防被抛下床去。而我为了要在风暴中写风暴，已经被掷倒过好几次了。从我潦草的字迹上，也许你可以捉摸一点“好望角”的风暴吧！

现在，“好望角”的风暴过去了，可是，我们船上的风暴却深深铭记在我心里。

致以  
战斗的敬礼！

李坚写于好望角的十一级大风暴中

苏敏同志：当我再次握笔继续写信的时候，“海霞”号在惊涛骇浪中已经行驶了数十个小时，正沿着非洲的“黄金海岸”行驶。

现在风力显著地减弱了，天放晴了，视线转好了。那艘在印度洋上尾随我们行驶了数日的外轮，现在落后得更远了。船员们都涌上了驾驶台，人们的脸上都挂着胜利的笑容，我们的老船长望着后面的点点船影，显得多么激动啊！他对刚刚定下神来的大副，扬眉吐气地大声说道：“老王，你好好地看看，再认真地想想，我们人虽然老了点，但总要有一点精神嘛！”

是啊，苏敏同志，不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武装了我们，鼓舞着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使新中国的造船工业走完了别人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程！驾领着这样的轮船，我们敢于踏平远航途中出现的任何风暴，我们敢于把它们统统地抛到后面去！

整个上午，我们都象过节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打扫甲板时，我们突然发现好几条长着翅膀的飞鱼，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登”上了甲板。消息传开后，大家纷纷围拢来，看着，抚弄着。有人说这是印度洋上的飞鱼，有的说这是太平洋上的，也有人说是大西洋上的，老船长乐呵呵地对我们说：“收下吧，这是三大洋送给远航水手的礼物！”

全船只有我一个人是初次远航，大家建议送给我一条。苏敏同志，我把它制成标本，回来后，作为第一次远航的礼物送给你吧。

船逐渐恢复了平稳。在风平浪静的深夜里，苏敏同志，你可能正在甜睡中吧？不，我想起这里的时差来了，啊！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是早晨了！你一定站在船台上开始新的战斗了。而我们“海霞”号正披着一身厚厚的盐霜，驶抵了西南非洲的海岸，迎来了目的港外灯塔的闪光。船长拉响了进港的汽笛，我们都要各就各位，进行带缆工作。

急着让你分享我们胜利的喜悦，又匆匆补写这几句。

李坚于进港前

### 三 意大利的汽笛

苏敏同志：

你好！

从非洲寄出的信，想来你已经收到了。你一定为我们的“海霞”号战胜了“好望角”风暴而高兴，同时，会对大副感到气愤，那么，让我告诉你，我们离开M港后，

奉令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去加载。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这些天，我看大副常常一个人在沉思着，看来他的思想正在起着变化。当“海霞”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时，一路上风光明媚极了。热那亚是意大利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港口。我们来到锚地等候引水员时，那盏早在十四世纪就建造在堤岸上的古老的灯塔，还在闪闪发光哩。天亮后，老引水员登上了驾驶台。他用鉴赏家的目光向室内环视了一周，然后朝船长说道：“一路上我们都在猜测，这是那一国建造的新船？它不象德国船那样炫耀线条，它没有英国船的保守，看来需要你回答了，船长。”

我们的船长挺了挺宽厚的胸膛，微笑着说：“我们中国建造的！”

老引水员恍然大悟似地“喔”了一声，赞叹道：“庄严、美丽、挺拔！对，这是新生的东方古国的线型！”

听他的口气，真有点老行家的气魄哩。不一会他又问船长：“主机呢？”

船长以同样的口吻回答说：“也是我们中国造的！”

老引水员禁不住亲自跑到机舱的天窗口，仔细地倾听一阵，然后满意地点着头，滔滔不绝地说道：“二十几年的引水员生活，我接触过几千艘船，在我离职以前，能够引领这样的中国船进港，我感到特别高兴！”接着他问道：“从哪儿来？船长。”

我们的船长不但自豪而且有点幽默地回答道：“从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黄浦江上开来的。”

“安东尼奥尼，”老引水员嘘了一声，作了个不屑一提的手势，说道：“意大利人不会相信他的。”

苏敏同志，你看，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华小丑，跟着社会帝国主义的调子打转，能够招徕几个看客呢？即使在意大利，他也

只能落得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

老引水员把船引靠码头后，指着四周一片寂静的港区对船长说：“船长，现在正是地中海上游览的好季节，趁机看看热那亚吧。整个欧洲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啊，这里正在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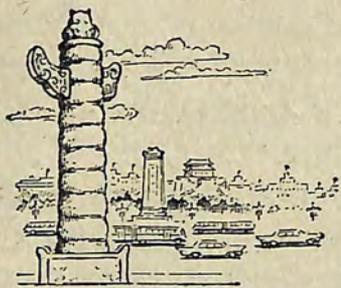
港里停靠着上百艘不同国籍的轮船，这里简直成了船舶展览会了。说实在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海霞”号够得上干净美丽的啦！但船长还是决定对全船进行一次保养。大副穿上工作服跟在船长的后面一起参加劳动来了。我们两个一组。他诚恳地对我说：“小李，这次远航对我的教育太深了，太深了。我要和你们一起在大风大浪中来洗刷自己身上多年积累下来的‘洋气’。”看来，“好望角”的风暴对他起了作用的。

在我们擦洗白漆的时候，有一群码头工人列队朝我们的船旁走来，为首的二个各举着用意大利文书写的标语牌，我们以为工人们正沿着码头区游行呢，这时，代理行的朋友突然振奋地朝我们走来，向船长报道道：

“开工了，船长，工人们为你们开工来了！”

大家都以为罢工结束了。我们的船长好象看出什么特殊的情况，他特地请代理行的朋友把标语牌上的意大利文翻译给我们听，代理行的朋友告诉我们：前面的那块标语牌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块标语牌上写的是：“你们的强大，就是我们的胜利！”

啊！我们明白了。原来码头工人特地赶来给我们中国船开工的！苏敏同志，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我们和意大利工人在甲板上热烈地拥抱，欢呼起来。用不着翻译，从他们的脸容和手



# 长安街礼赞

朱金晨

入夜，这里好似灯的大江在流淌，  
白天，这里宛如彩色河流在奔腾；  
呵！长安街，哪里是它的起点？  
呵！长安街，它又向哪里延伸？

正是枫叶染红的湘江曲岸边，  
葛鞋有力地踏平了草丛；  
正是杜鹃燃烧的井冈石阶上，  
长枪愤怒地吐出了红缨；  
我们的长安街才轰轰烈烈地诞生，  
我们的长安街才不屈不挠地延伸。

在这里，你会听到  
翻身农奴喷自心底的歌声，  
在这里，你会听到  
五亿农民砸烂界碑的雷鸣，  
在这里，你会听到  
小将批林批孔的笔尖沙沙，  
在这里，你会听到  
工人畅谈理想的欢语阵阵。

势中我们看出，意大利工人为中国自造的远洋轮的到来而自豪，他们把新中国的成就当作是自己的成就。苏敏同志，这真正地体现了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啊！我们的船长又一次高兴地拉响了汽笛，苏敏同志，这是友谊的汽笛，它代表了全体船员，不，应当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向意大利工人阶级致以热烈的问候！紧接着，他又穿着工作服和我们，和意大利工人一起，投入紧张的劳动。

整个港湾，只有我们船上的起货机在转动。“海霞”号成了全港最引人注目的轮船。速度之快更是惊人，几个小时后货物就将全部装好。这封信是趁着邀请工人们喝茶、休息的空隙赶写的，我得赶紧把它寄走。

苏敏同志，“海霞”号将要带着直布罗陀的激流，印度洋的波涛，好望角的风暴，大西洋的狂澜，还将披上我们祖国南海绮丽的风光返航了！你来迎接它吧，来迎接

呵！前进在这鼓角如涛的大街上，  
怎不叫人心潮难平……

正是开国典礼上庄严的宣告，  
我们的阶级摆下排山倒海的雷阵；  
正是文化革命的一声炮响，  
革命的洪流涤荡一切残渣泥尘；  
我们的长安街才坚如磐石地铺就，  
我们的长安街才浩阔坦荡地延伸。

在这里，你会看到

虎头山上绿水洗碧峰，  
在这里，你会看到  
大庆油田继续向前进，  
在这里，你会看到  
西沙群岛荷枪镇南海，  
在这里，你会看到  
黄浦江水舞绸迎“风庆”。

呵！前进在这灿烂辉煌的大街上，

怎不叫人激情满胸……

代表们正是从这里跨进人民大会堂，  
去信心百倍地接受党的命令，  
党的决议正是从这里飞往四面八方，  
去率领千山万水踏向新的征程，  
我们的长安街才成为革命起跑线，  
我们的长安街才叱咤风云地延伸。

在这里，毛主席率领我们

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这里，毛主席率领我们  
进行一个又一个长征，

呵！长安街，

它来自革命的烽火硝烟里，

呵！长安街，

它正向壮丽的共产主义延伸。

(题图：宋正谋)

这艘满载着世界人民友谊的航船吧！

再见！

李坚于热那亚

黄浦江上泛出了微明的曙光，一声声  
昂扬的汽笛打破了黎明的宁静。苏敏轻轻地  
折起了信纸，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她眼前，  
仿佛雄伟的“海霞”号披着朝阳的万道  
金光，骄傲地鸣着汽笛，驶进了长江口，驶

进了黄浦江；她仿佛看见老船长、轮机长、  
小李……在船台上跳跃着，向伟大祖国招  
手、欢呼。苏敏啊，她必须赶紧去迎接远方  
归来的战友！在她的心里激荡着即将和战  
友们见面时的呼声：同志们，远航归来的战  
友们，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希  
望，让我们大干，快上！……

(插图：张培础 题图：俞子龙)

## 欢 聚

张 振 华

阳光映照着窗外朵朵红梅花，  
雨露滋润着青青松树抽新芽，  
金老师家里来了嘻嘻哈哈一群客——  
“三年不见啦，李芳、王小华……”

“啊！你是石小铁？”我真不敢叫他，  
“老师，我就是当年的小铁头呀。”  
“小铁头呀，哈哈，变成了大铁塔。”  
每个人的心头哟，热血沸腾乐开了花。

小李还是这样俏皮，  
说话时总爱把眼睛眨；  
“金老师，我给您带来了珍贵的礼物。”  
他摊开双手，满掌黄澄澄的茧花。

小高比以前更加健壮，  
越来越象他开火车的爸爸；  
“金老师，我肩上掉过六层皮，  
如今呀，百十来斤不在话下。”

阶级敌人妄想把革命种子连根挖，  
说什么：“阿拉，阿拉”是兔子尾巴，  
年青一代跟贫下中农心连心呀，  
战风斗雨把敌人的画皮全剥下。

“李芳已选为生产队长。”  
“高勇是社里的红管家。”  
“铁头还是苗家红小兵的辅导员。”  
“嗨，小华还用银针治好了一个哑巴！”

“建设农村，多么需要科学文化。”  
“保卫祖国，就是要练好射击刺杀。”  
“什么‘变相劳改’，  
这是攻击新生事物的鬼话！”

师生欢聚抒豪情，  
乐在四海走天涯。  
“金老师，您今年五十八，  
再过几年就要光荣退休啦！”

“不，不，向你们这些小将学习，  
上山下乡慰问团我已报名去参加；  
等你们都回到战斗岗位的时候，  
我的行李也会搬到贫下中农的家。”

阳光映照着窗外朵朵红梅花，  
雨露滋润着青青松树抽新芽，  
战斗的青春比红梅花儿红，  
茁壮的新芽青枝绿叶闪光华。

集  
体  
户  
的  
夜



范  
峥  
嵘

羊回村，  
马卸套，  
晚霞点亮了集体户的那盏灯，  
啊！山村数这最热闹。

“老贫协”，  
赶帮铁姑娘们出墙报，  
老队长，  
来跟突击队员配炸药，  
民兵排押来坏分子，  
批判他煽风点火吹捧孔老二……  
小孩子唱着新歌回，  
老奶奶捧着画报笑，  
姑娘，媳妇，小伙子，  
带回去一串串歌儿撒满道；  
家家户户讲着集体户的故事，  
在夸着笑着中睡着了……

三星打横，  
月上柳梢，  
集体户的灯呵还在亮着，  
小青年们，正在读书，总结，思考——

理论学习辅导员，  
在给党支部写一份思想汇报，  
听了“老贫协”的传统教育，  
她的心啊，象钟表上紧了发条；  
铁姑娘队长，  
钢笔在纸上撒欢跑，  
明天批判“克己复礼”大会，  
她要先开第一炮；  
科学实验小组负责人，  
正在起草讲用稿，  
题目是：

《“实践论”培育出“知青一号”》。  
只有突击队长不肯安静，  
把炸药包摸了又摸，瞧了再瞧，  
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发言——  
那千沟万壑的山呼海啸……

山村的夜，  
静极了。  
老支书从公社开会回来，  
望着集体户的灯光，  
心中翻卷着松涛：  
好苗也须勤浇水呀，  
响鼓更得重槌敲。  
他大步跨进集体户，笑声高：  
“今晚学习中央批林批孔文件，  
我来辅导，先给你们‘吃小灶’……”  
呵！窗外——  
谷子抽穗，苞米灌浆，高粱打苞。

## 这小伙，就是倔

龙 彼 德

山鹰敢搏风暴，  
青松爱斗霜雪，  
回乡插队的小伙啥性格？  
众口一个词：倔！

倔——

谁说青年不能喂牲口？  
他脖子一扭眼一瞥：  
“王大爷交年六十三，  
我不接班谁来接？！”

倔——

二叔用马不凭条，  
他当着群众高声说：  
“什么‘是亲三分向’，  
‘徐字同两撇’，  
孔老二的流毒快肃清，  
公私要分别！”

那日放马遇暴雨，  
山洪陡涨大堤决，  
枣红马卷进山沟里，  
他大喊一声：“我去拽！”

队长喊：

“危险呀，快回来！”  
“大不了，豁出一腔血！”  
但听得激浪飞涌雷霆炸，  
又只见岸上闪动马蹄铁。  
雨过山青景色美，  
社员们都伸出大拇指！  
“小徐子呀，你真倔！”

说他倔，就是倔，  
今年推荐他上大学，  
他躲在马厩把料切，  
支部书记找上门，  
他挥汗介绍忙不迭：  
“几种脾性，几种喂，  
寸草定要铡三截。”  
又捧出“兽医学”，“牛马经”，  
圈圈杠杠满书页。  
“农村也是大学校，  
你看，我刚学到第一页！”  
说得支书哈哈笑：  
“你呀你，真是个——  
名不虚传的小老倔！”



## 鹰

滨 之

身背药箱，稳跨马鞍，  
一声鞭响，一道闪电，  
马蹄忽儿踏着云海，  
忽儿掠过草原的浪尖……

多象个英武的哈萨克少女，  
身上只少件彩色的裙衫！  
这株黄浦江边出生的树苗，  
根子已深深地扎进天山。

她爱那雪莲花般的毡房，  
爱那羊群滚动的草滩。  
每一处村宅里都有她亲密的战友，  
每一个门口都有张亲人的笑脸……

阿妈的酥油馕喷喷香，  
阿妹的马奶砂糖拌……  
那是亲人一颗颗火热的心，  
捧给咱们的小刘雁！

革命征途上红日高悬，  
广阔天地铺开生活的画卷。  
她工作，她学习，她战斗，  
热得象一团熊熊的火焰！

哈熊洞口挖党参，  
雪鸡巢边采雪莲……  
深山巡回，马蹄飞雪崖，  
夜半出诊，手电映冰川……

山洪那猛虎般的吼声，  
拦不住咱们的刘雁！  
野狼那磷火般的眼睛，  
吓不倒咱们的刘雁！

人们称她是一只勇敢的山鹰，  
咱们的山鹰哟，高高地飞翔在草原；  
她的事迹被歌手编成歌曲，  
磨断过多少根冬不拉的琴弦！

# 师 生

杨 森



清明近了。天，还没有亮净，暗蓝色的天际喷射出一缕缕瑰丽的早霞。透过淡淡的雾气，可以看到路边麦苗的新叶上，沾满了熠熠闪光的水珠。我踏着拖拉机的辙印走着，决定去公社拖拉机站请一位工人师傅，来校辅导“手扶拖拉机”这一课。另外，听学校负责人老李说，今天公社还将派来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讲师。想想今后教学工作有了依靠，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赶到公社拖拉机站，院子里悄然无声。往日熙熙攘攘的停车坪上，孤零零地停放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我找到办公室，问值班员。他说，拖拉机手都出发突击春耕去了。安排为我们辅导的那位师傅也被公社一个电话叫走了。

“噫！出师不利。头一炮就卡了壳。我在场地上兜了几个圈子。看样子，这位师傅一时上是赶不回来了。我同值班员商量，让我单独把手扶拖拉机开到学校去。”

“你能开吗？”值班员表示怀疑。

“下乡劳动时，摆弄过几次。”我摇动了飞轮，爬上机座，在停车坪上开了一转。

“喂，要留神！”值班员勉强同意了。

拖拉机上路了。虽然在值班员面前夸下了海口，我心里可有点悬乎。说实话，独立驾驶拖拉机，这算头一遭。为了安全，我把排档吃到最低速。手扶拖拉机慢条斯理地沿着公路爬行。糟糕！发动机的声音不对了。它卜卜地响动了一阵之后，就象泄了气似的在路心停了下来。我跳下座垫，上上下下瞎摸了一遍，又摇动飞轮。可是拖拉机象是有意同我作对似的，无声无息，纹丝不动。太阳渐渐升起来了，我心里火烧火燎的，真是束手无策。唉，课本上可没有拖拉机故障排除这一节呀！

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肩头：“裴老师，拖拉机出故障了吗？”我抬头一看，一个魁梧的年轻人站在我身边。孩子气的脸上，满堆着笑。春三月里，风还凉飕飕的，他却只穿两件单衫，敞着领口。大概是走得急了，额上沁出一溜芝麻大小的汗珠。他也不同我多搭话，就从肩上那个塞得鼓鼓囊囊的草绿色背包里，掏出扳头、钢丝钳，聚精会神地检修起来。他的动作非常熟练，约摸一枝烟的功夫，便对我说：“裴老师，修好啦。坐上吧，我来开。”

“你是……”我端详着他，觉得很面熟。

“我是你的学生。”

噢，是他，是他！我记起来了。看他那高高的额角，一双流露出倔强神情的眼睛，不是何志强又是谁？只是现在长得又高又大，完全是个大人的模样了。我猛然想起几年前，这个“捣蛋鬼”同我闹别扭的那些事来，脸上登时火辣辣的，十分惭愧。

何志强以前是我班上的学生。这个贫农的儿子，脾气风风火火，犟起来就象头小牛，什么都敢顶。他听课倒挺认真的，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连霎也不霎，可是冷不防

就会冒出一个怪问题。有一次，几所兄弟学校的老师来听课。我担心何志强从中作梗，事先给他打了“预防针”，要他“注意影响”，和我搞好“配合”。谁知就在这课堂上，当我讲到“水泵类型及特点”那一段时，他突然站起来问我：“老师，我们生产队用的是哪一种水泵？”我张口结舌，半晌答不上话来。最后，只好胀红着脸申辩道：“这个问题同本课内容无关。”

“裴老师，你讲课脱离生产实际！”他丝毫不留情面。

脱离生产实际？吓，好大的帽子！当着那么些师生，众目睽睽，这不是有意拆我的台？一怒之下，我一星期没同他说话。从此，师生的关系就弄僵了。……

真没想到，就是这个“捣蛋鬼”何志强，今天却帮了我一个大忙。而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他变得多么老练、能干。我百感交集，沉浸在回忆里。

“小万师傅，停一停！”路旁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哪来的小万师傅？我向四周张望。路边，是一个大队的碾米厂，一个老大爷正在向何志强打招呼。何志强刹住拖拉机笑咧咧地喊：“大伯！”

这时，从屋里又跳出几个青年。见到何志强，兴高采烈地喊道：“小万师傅，来得正好。粉碎机外壳有些走电，请你检查一下。”说罢，把他拉下机座，前呼后拥，又拉进了机房。

我被眼前的一幕闹糊涂了：他们一口一个“小万师傅”，何志强什么时候变成了“小万”呢？

“大伯，他不是姓何吗？怎么都叫他小万？”我好奇地问。

“噢，你问他怎么姓万啊？唔，这里面有个缘故。”老大爷呵呵一笑。原来，何志

强是个拖拉机手。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挎着那个鼓鼓囊囊的绿背包。那背包里，扳头、榔头、螺丝、钳子、电笔，七零八碎，一应俱全。每到一处，他就抽出耕地休息的空隙，为生产队修修机器，安安马达，装装电灯。什么活都捏得起，放得下。所以，生产队里，老老小小都叫他“万能师傅”。久而久之，就叫成了“小万师傅”，他的本名倒没人提了。

这时，何志强已经检修完毕，从机房大步走了出来。青年们在他身后喊：“小万，晚上一定要来啊！”

“一定来！”何志强热情地说。他又向我解释：“生产队里办了个农机训练班，晚上要我去讲课。我们打算培养一支技术骨干力量，以后要做到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说着，他从绿背包里摸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裴老师，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农机电工教材，你给提提意见吧！”

拖拉机又上路了。我打开厚厚的笔记本，看着那一行行粗犷有力的笔迹，深深敬佩这个不知疲倦的青年人。实际的生活和斗争，造就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啊。我凝视着他那倔强的侧影，思潮起伏，不能平静。

“裴老师，到了！”何志强减低了速度。拖拉机已经开到岔道口，学校的红旗在新柳的绿荫上空飘扬。

“谢谢你，小何。”我说，“现在让我来开进去吧！别耽误你的事了。”他却说：“裴老师，我跟你同路。”

“你也到学校去？”我有点奇怪。

“你不是要拖拉机站派人来吗？”他露出笑容。

“哦，你，你就是拖拉机站派来的老师傅！”谁能想到，起了个大早没请到的人，就坐在自己身边。我又意外又高兴，对他说，

“小何，快把拖拉机开进校园里去，这节课有了实物模型了。”

何志强刹住了发动机，拖拉机又停在机耕路上。“裴老师，我们学校不是有学农田吗？为什么还要用那老一套，把拖拉机当成‘模型’锁进校园呢？过去我们吃足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苦头，它把我们学生关在六尺高的围墙里，‘黑板上开汽车，白纸上炼钢铁’、‘大考三六九，小考天天有’。我们学了好几年，回到农村，装电灯还摸不清火线零线，被电流烧焦了手指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害人不浅啊！裴老师，我们要跨出校园围墙里这个小天地，要同旧的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啊！”

何志强的话音不重，可是一字一句却象重锤打在我的心上，深深地震撼着我。

“对！小何，你快把拖拉机开到学农田上去！我马上通知同学们到地头集合。”说罢，我绕近路快步向学校跑去。

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一口气跑上二楼教室，推开大门。咦，教室里空无一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回头，黑板上用粉笔写的一张大字报跳进我的眼眶：

裴老师：讲解“手扶拖拉机”这一节，我们的课堂应当选择在田头，而不应当纸上谈兵。我们要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写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篇章。

裴老师，欢迎你到田头来，同我们并肩战斗！

中二(1)班全体红卫兵  
写得多么好！小将们又跑到我前头去了。我在黑板前佇立了片刻，转身向学农

田跑去。

学农田边，人声喧闹，笑语熙熙。灿烂在阳光下，水田象镜子般地闪光，映出了蓝天、白云和聚集在田塍上的师生的一张张笑脸。几位小将卷起裤腿，打着赤脚，正准备下田。拖拉机已经放下铮亮的耕犁，停在田中。何志强向围集在拖拉机边的师生兴奋地讲解着什么。

几个同学发现了我，大声喊道：“裴老师下田来了，欢迎，欢迎！”

学校负责人老李把我引到拖拉机跟前，指着何志强说，“裴老师，介绍一下吧……”

“不用你介绍，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笑着打断他的话说。

“不，你还不全熟悉，”老李风趣地说，“小何就是公社为我们派来的工人讲师。”

“我也是早晨才接到公社的正式通知，出来得晚了些。”何志强有些靦靦地说。

哦，我恍然明白了，原来，拖拉机站请来的师傅和公社派来的工人讲师都是小何，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紧紧握住何志强有力的手掌，不知用什么话来称呼他才好。

何志强挥动手臂，声音宏亮地宣布：“同学们，上课了！”

田头顿时一片静寂。

“同学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仅要掌握书本上的理论，还要掌握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本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想到一条道上了。”何志强踏着泥水走上田埂对我说，“裴老师，你上课，我来补充。”

“不，”我由衷地说，“这一堂课应该由你来讲。我要老老实实在地向你们学习，永远当一个小学生。”

(题图：徐业伟)

# 路霞

奚 青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三篇小说（《路霞》、《机床大夫》和《永不停步》），都是新人之作。作者是战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前哨的战士。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笔来。虽然是初作，还不够成熟，但洋溢着一种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较浓的生活气息，人物也比较生动。我们希望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作者，拿起笔来，用文学形式，把发生在你们周围的许多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迅速反映出来。本刊特辟《新人新作》这块园地，今后将经常发表这一些新作。

七月的中午，杨树上的蝉叫得人心烦。电镀厂门口，停着一辆装满钢管的木板车。合成纤维厂管工组组长路霞和青工小李两个，拉一车碳钢管来电镀厂联系电镀，事情很不顺心，因为电镀厂的生产计划已经排得很紧了，一挤再挤，也得两个半月，才能完成。

路霞一只脚蹬着车板，眼睛瞪着车上的管子楞楞出神，汗水在她那两道秀眉上边汇集起来，又顺着红扑扑的脸颊往下流，滴到工作服上。

小李是了解组长脾气的：抓革命一团火，促生产一股劲。厂里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谁看了也都会浑身发热，走路都想跑啊！可是生产氯纶丝需要的不锈钢管一时有困难，电镀又要两个半月，这肯定不行。小李替组长犯愁，可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路霞的心思，小李并没猜透。要说回厂作交代，那好办，一五一十汇报完毕，让领导拿主意想办法就是了。可路霞不是那

种人。管子这一关不过去，吃饭不香，睡觉不实。这会儿她想的是，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用玻璃管子代替行不行呢？不行，送料管道大管套小管，没法连接。用木管怎么样？嘘！简直是胡思乱想。记得谁提出过：干脆直接用碳钢管，会不会锈呢？氯纶丝可要求管子没有一点锈迹哪！……路霞的思想和目光，久久地凝聚在这一车碳钢管上。不过，任凭汗水把衣服浸湿了一片，也没想出个子午卯酉来。

“小李！”突然她一甩手，抓起了车把。

小李弹簧似的跳起来：“那去？”“回厂！”“回厂怎么办？”“大家想办法！”

路霞和小李一口气把钢管拉回到厂门口，人们一下子围了上来。大家问过长短，不免咂嘴、摇头，甚至拍起大腿——没有一个不急的。

此时，路霞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很不自在。最使她难堪的，是厂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哥哥路志良那张拉长了的脸。

“怎么拉回来了？”副主任劈头就是一句责问。

路霞说：“要两个半月，等得了？”

路志良皱了皱眉：“你不会跟人家好好讲吗？”

听这话！就好像路霞跟人家吵了架似的。实际上，路志良确是这么猜的：单凭妹妹那股火性子，好事也会叫她办糟。他后悔没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电镀厂。哎，第一次就叫人家堵了门，下次再去就难迈了。路霞早看出了哥哥的一脸怨气，若不是人多，加上党委书记老高也赶来了，她真想硬梆梆地冲他几句，何况自己的任务确实没有完成。

她解释：“加工电镀的排了长队，人家确实有难处。”

小李也帮着说：“答应两个半月，也算优先照顾了。”

不管怎么说，副主任反正不满意。他瞥了管工组长一眼：“这么大的事……你拉回来怎么办？”

“大家想办法，自己闯。”

“自己闯？”路志良吸了一口气。

“对，象大庆那么闯！象王铁人那么闯！”路霞斩钉截铁地说，“年初全厂学大庆的会上你怎么动员大伙的？你说：要学习铁人精神，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是光讲给别人听的吗？”

几句话，堵得路志良半晌张不开口。人们暗暗叫好：这姑娘有气魄！小李捅了捅管工组的伙伴，意思说：果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闯将，新党员，名不虚传！

路志良并没有被这一阵炮轰倒。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肩上挑着千斤重担的年轻副主任，一向放得开、拿得稳。此刻他急切想知道的，是路霞手中是否有什么通天彻地的好办法。

“瞧你吞钢咽铁的架势，”他望着妹妹问：“过河要船，上屋要梯，你的办法呢？”

路霞很不满意哥哥的口气，这态度哪里象个领导。她说：“现在还没找到个‘办法供应站’。办法靠你、我，靠大家一起想。鞍钢宪法不是讲大搞群众运动嘛？”

听到此处，路志良大失所望：妹妹不过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他盘算着，现在必须再去电镀厂搞“弹性外交”。只要一个半月内能镀出管子，到年底产量翻一番还是有希望的。

党委书记老高站在人后，心里高兴，有路霞这样一批工人群众，任它千道万道的难关，也能拿下来！

“志良同志，”老高上前对路志良说，“我看路霞说的对，咱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有大庆人做榜样，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老高见路志良脸色犹豫，便说：“咱们开个党委会，研究一下。”

老高说着和路志良往党委办公室走，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口令：“管工组的人开会！”回头看时，路霞已经带领管工们奔车间去了。

一连几天，路霞都是后半夜才回家。今早天刚蒙蒙亮，她抓起几个馒头又飞到厂里去了。

在管工组会上，大家讨论了各种办法。有人提出就用碳钢管代替不锈钢管。有个年长的师傅说，氯纶原料对钢铁好象没什么大的腐蚀作用，不一定锈管子。当然，说的是“好象”，“不一定”，倒底有没有，谁也讲不清。

会后，路霞和大家做了个试验，把碳钢放在不同配比的氯纶原料溶液里，加热泡了三天三夜。今早赶到厂里，从加热罐中

取出几块滚烫的碳钢一看，那亮铮铮的钢面上，仍然没有一个锈斑！路霞决定去找退休了的老管工组长杨师傅。

到了杨师傅家，说也凑巧，老高也在，不用说，杨师傅全知道了。路霞二话没说，把试验过的碳钢块亮给他们看。老杨师傅戴上老花镜看了半晌，捏着钢块，对老高和路霞讲起一桩往事：建厂初期，安装送料管道的时候，一次仓库错把一批碳钢管当不锈钢管发出来装上了，试产一个星期后才发现。当时杨师傅拆开用过的碳钢管一看，里面光洁净亮，并无锈点。问了化验室，化验室说纺出的氯纶丝质量没受什么影响。杨师傅高兴地去找当时在厂里的外国“专家”，提出用国产的碳钢管代替进口的不锈钢管。他等了一袋烟功夫，得到的回答是：抖抖肩膀，哼了一声。气得他转身就走。

路霞听到此处，一把抓住老组长粗糙的大手，叫道：“杨师傅，原来您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

“提了也不管用。”杨师傅感慨道，“那时候，刘少奇一伙捧着洋奴哲学当圣经，念的是不许革命的紧箍咒。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批林批孔，咱们厂能有今天这个阵势呀？”

杨师傅兴奋地看着路霞，说：“丫头，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就往前闯吧！”

“这么说，这个办法行！”路霞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杨师傅。

老高对路霞说：“你们的试验继续往下做，再多找些老师傅和技术员开个诸葛亮会，专门讨论一下。”

“说得是。”杨师傅站起身，“走！让我也参加！”



路霞在厂里转了两个圈儿，也没有找到路志良的影子。往常，副主任经常蹲在车间里，最近不同了，他正亲自出马跑“外交”呢！

在回厂的路上，杨师傅叮咛路霞，一定要找路志良商量。路霞明白，杨师傅一向看重哥哥，因为这些年来哥哥跟师傅们一道摸爬夯打，各车间的活样样拿得起，是把硬手。老高同志也嘱咐路霞，要她和哥哥从思想上好好谈谈，达到同心协力。说实在的，她早就要同哥哥谈谈思想了，路霞准备严肃提出来：副主任同志越来越主观了，各车间都有些反映，就连在外厂工作的爸爸和嫂子也有同感。

晚上，她总算在厂技术资料室瞄到了哥哥，他正独自翻什么科技杂志呢。

“哥哥!”路霞进去叫了一声。她发现,哥哥近来瘦了,看那神情,“外交”事务也不大遂心吧。

“你们提出的用碳钢代替不锈钢的建议不行。”路志良指着杂志,开门见山说,“国内外都没有这种试验资料。”

“那,”路霞眼睛转了个圈儿,“咱们就不能自己踩出一条路吗?”

“说得轻松。”路志良盯着她的脸,“我问你,原料溶液在管子里长时间加热运行,对碳钢管有没有化学作用?”

“咱们可以试试么?”

“让你试三个月再装管子?比电镀厂加工还慢,生产任务怎么办?”

路霞朝他笑笑,拿出经过试验的碳钢块。

“鬼丫头!”哥哥眼睛一亮,露出少有的笑容,“真的没有一点锈。”

路霞趁热打铁,讲了建厂初期杨师傅那一段经历。路志良咬着红蓝铅笔,紧张思索起来。

“能代替,是最好……不过……有把握吗?”他抬起头,问妹妹,也象问自己,然后严肃地说,“小霞,你的精神和干劲都是好的,可干这么大的试验,我们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懂吗?严肃的科学态度。”路志良的音调里,充满着领导兼哥哥不可辩驳的教诲和忠告。

没想到,这一瓢冷水泼下去,反而激起路霞三丈火来。她后退一步,说道:“科——学——态——度,讲的多好听!自己不敢想,也不敢让别人试验,你那科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去车间听听意见,你那态度就严肃?”

路志良被顶的往后一仰。他为难地摊开两手:“小霞,我是怕……哎,我和你的位置不一样,这么大一件事情,我要向革委会、向党委负责!”

“哎呀呀哥哥,就你一个人负责,好象我们都是不负责。全厂千八百人,那一个不是站在革命岗位上,向党负责,向人民负责,向毛主席负责!”

路志良惊诧地看着妹妹少有的激动的脸,缓了一口气说:“你新提为管工组长,不象以前了,遇事要稳当……”

“吃完饭打饱嗝才稳当,你去学吧!”路霞一跺脚开门跑了。

话谈崩了,意见未一致,思想也没合拍。路志良想:妹妹二十岁入党,一下子又提拔为管工组组长,翅膀没硬就上了天,这一阵子逞强好胜,越发不稳当了。以后必须找个长时间,好好开导开导她。路霞走出门想:哥哥呀哥哥,这回我算知道你了,你的思想那里光是主观主义的问题呀!我入党那天,你在家庭会议上对我说:入党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要向爸爸学习,在三大革命的风浪中力争上游,永不停步。可你呢,大家把你推上了领导岗位,你却眼睛看着脚尖,心里想着保险,一个劲儿往避风港里靠,思想上抛锚了。你等着吧,我要找老高同志,找爸爸谈谈,好好插你一家伙!

诸葛亮会在党委办公室召开。杨师傅来得最早,这几天他天天到厂,和路霞、小李继续搞试验。各车间的人也陆续到齐了,唯独缺了两个重要人物——路霞和路志良。等了一刻钟还不见来,党委书记便请杨师傅讲了他那一段往事,又叫小李汇报了最近的试验情况。大家正围着试验了七天七夜仍未见锈的碳钢块,这时路霞咚咚跑进来,兴奋又神秘地在老高耳边咕噜了几句。

老高笑了,对大家说:“会议地点改变一下,咱们到车间去。”

进了车间,路霞把大家领到原料溶解釜——一个正在检修的大球罐跟前。她钻

进去，指给人们看：釜壁上有一块眼睛大小的不锈钢膜脱落了，露出的碳钢壁上并没有锈蚀。大伙看罢，议论开了：

“照这么说，氯纶料液对碳钢并没有什么腐蚀作用。”

“外国‘专家’装大瓣蒜！”

“嗨，路霞的道道就是多，她想到这些来了。”

“她作梦都想着这事，道道能不多么！”

泵房的刘师傅听到此处，一拍后脖梗，拉上杨师傅就走。人们纷纷猜说这两个老把式必有名堂，这时路志良热汗淋漓跑进车间。

“有门了！有门了！”他兴高采烈，一口气说下来：“我今天再一次跑了电镀厂。咱们是好话说了三千六，人家是革命风格大发扬，答应提前一个月给管子镀好。我算计一下，大伙加把劲儿，年底翻一番差不离儿。”

“你来得正好。”老高递个手巾给路志良，并把路霞的新发现告诉了他。

路志良钻进溶解釜查看一遍，出来想了一遭，问道：“这块不锈钢膜是什么时候脱落的？若是最近才掉的呢？”

“也说得是。”一些人称赞副主任的精细，“到底有多长时间吃不准啊！”

一个检修师傅说：“吃得准，起码脱落一年了，去年检修时我就见来。”

噢，人们这才松口气。但路志良还是摇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眼珠大的一个依据，靠得住么？照我说还是电镀算了，保险。”

副主任这么一表态，把会场一分为二：一部分人赞成电镀，一部分人主张用碳钢管，争持不下。

老高让大家静下来，说：“路霞跟我讲过她的想法，现在请她谈谈好不好？”

“那我就说说。”路霞把头发往后一拢，

“依我说，咱们不能只看着鼻子尖，走小脚女人的步。不光要算小账，还应该算大账。现在，全国各地有多少小化纤厂上马？亚非拉有多少国家希望我们援建化纤工业？如果我们能摸索出一条用碳钢管代替不锈钢管的路子，那就不仅促进了我们厂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了一份有益的贡献。”

“讲得好！丫头。”杨师傅叫道。他和刘师傅从泵房回来了。

“讲得很好！”老高满意地看路霞一眼，对大家说：“路霞这番话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样想，这样看，就站得高，看得远，把我们走的每一步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志良同志，你说对不对？”

路志良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杨师傅把刘师傅推进场内，说：“刘师傅还有话说！”

“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刘师傅托出一个齿轮，“大伙知道，溶解釜里的料液是经过泵打到管子里再送到喷丝机去的。泵里的齿轮是碳钢的，用了几年了，你们看锈没锈？”

路志良上前接过齿轮，只见上面光洁照人，一污不染。人们看罢，连连点头。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这个齿轮为会议做了最好的结论：碳钢管可以代替不锈钢管。

副主任点了一会头，又摇起头来：“用碳钢管先要抛光，咱们厂没这个设备。”

“你这才想到抛光啊？”路霞嗔笑他说，“报告副主任，我们组搞了一个土抛光机，两天之内保证抛完！”

还有啥可说的呢？路志良面对着老高和大家期待的目光，赧笑一下，忙抓起手巾擦脖子上的汗水。

合成纤维厂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热潮。

这天，全厂彩旗飞舞，锣鼓声稠。看工人同志们的脸吧，那一个不洋溢着革命的豪气和欢欣的笑容？他们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啊！

老高到市委开会去了。副主任路志良满面春风，向来参观的兄弟厂同志（也有电镀厂）和报社记者介绍了他们学大庆的体会，也讲了用碳钢管代替不锈钢管这一门新工艺。他领着人们看正使用的碳钢管，再看雪白的氯纶丝，质量合乎国家标准。他说，因为钢管解决了，厂里增加了两台喷丝机，……

一个记者提出，想访问一下管工组的闯将们。真遗憾，路霞和小李不见了，谁也不知那去了。其实，只有杨师傅一个人知道，两个年轻人这会儿正躲在一个小工棚里，做氰纶、涤纶等料液对碳钢腐蚀作用的连续试验呢！

下了班，路志良推车往外走，在厂门口碰上路霞，两人一道蹬车回家。“你上那儿去了？到处找不到。”哥哥问。

路霞看看哥哥一天来喜气洋洋的样子，回答说：“上厂卫生所去了，头晕。”

“头晕？早上不是好好的吗？”

“谁知道，一见了大红喜字，一听见敲锣打鼓，参观鼓掌，就晕乎乎的了。”

“呃？”路志良一怔，妹妹是在戳他的神经呀！他抓抓后脑勺，懊悔不及：真的，自己大讲了一通本厂的经验，却没有认真谈谈不足之处和好好征求一下兄弟厂的意见。哎，老高最近一再给自己指出，要相信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怎么今天……碳钢管没锈，自己的脑袋瓜子却锈了呢！

“你的提醒很重要，今后一定注意。”哥哥爽爽快快地接受了批评，“小霞，这次全厂优质高产，有你一份功劳哇！”

“都说你精细，你又算错账了。”路霞瞥了他一眼，“没有杨师傅、刘师傅，没有老

高，没有全组和全厂群众，这项试验能成么？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功劳要算在群众身上，是党和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功呢！”

路志良折服地点点头：这丫头水平越来越高了！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今晚爸爸回来，主持开家庭会议。叫你思想先准备准备，别到时候过不了关。老高说他也来参加。”

路志良心里一沉，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日来喜滋滋的心情云飞鸟散。他明白了，妹妹搬兵请将，要跟他算账了，今晚这座思想革命的火焰山，不好过呀！

“小霞，你先帮助我认识认识。”哥哥紧急求援了，“我的问题一是主观……”

“别浮皮潦草的，要往脉上掐，往穴上扎，往根上挖。”

“说心里话，我当上了干部，位置不同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忘了要继续革命。”路霞看他一眼，“哥哥，有几个‘为什么’，你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在大造一小撮走资派反的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而现在却怕这怕那呢？为什么厂里的同志过去都叫你志良，现在你却喜欢人家叫你路副主任了？还有，为什么从前你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那么上劲，这一阵子却把学习松下来了……”

路志良皱起眉头，低头不语了。几个“为什么”象几面镜子照在心坎上，照出了思想深处的灰尘。他望一眼路霞，心里热乎乎的：多好的妹妹呀！她是在继续革命的大路上飞跑啊！自己落后一大截子啦！

路志良肚里正在翻江倒海，一抬头，妹妹已经骑出去好远了。

“哥哥，你还楞什么？快走哇！”一阵车铃声伴着银铃般的笑声从前面飘过来。

路志良看看妹妹，浑身一运劲，跨上车，迎着晚霞向前追去……

（插图：黄全昌 题图：关根）

# 机床大夫

陆 振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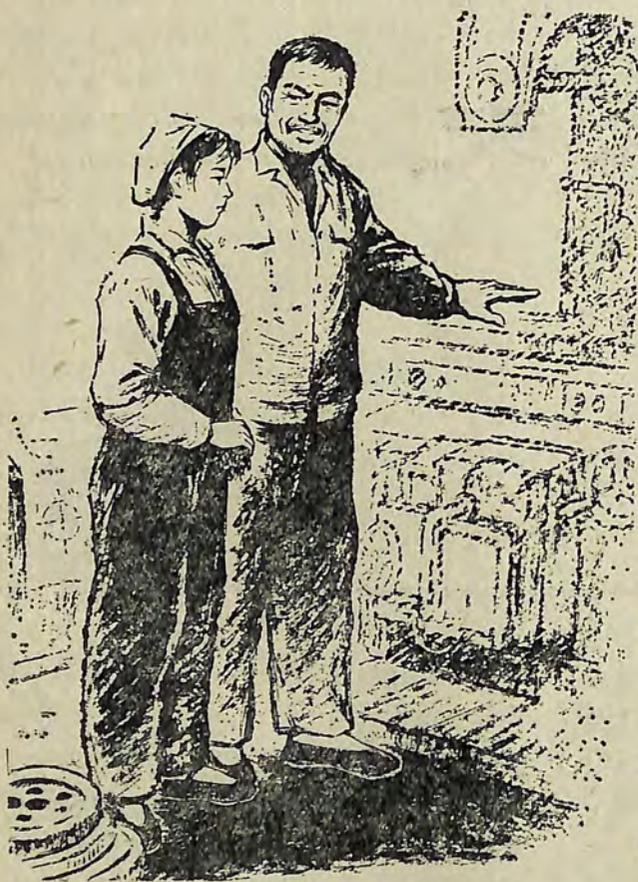
大夫就是大夫呗，怎么还会有个“机床大夫”呢？咳，我们车间就是有个“机床大夫”。可是他与一般大夫有点儿不同：医院里的白衣大夫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出诊的，我们这位“机床大夫”却和“赤脚医生”一样，整天是巡回“医疗”，上门“诊病”。

这位“机床大夫”不是别人，他是我们车间机修师傅张阿炳。阿炳师傅虽然是年逾花甲的人了，但仍然象铁墩子一样结实，加上满脸的络腮胡子，就更显得分外的威武。从他一头斑白的头发，一副深度的老花眼镜，和一只断了半截手指头的满是老茧的手，就足以说明他“医龄”的悠久了。如果你要见见这位“机床大夫”的话，那末到我们车间里来，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你看，他腰间总是系一条人造革的围身，手里提一只“手术箱”，从这台机床跑到那台机床，挨家挨户地兜着，只要从他围身上的点点油污，就知道他准是又给哪一台机床动好了“手术”。

提起这条人造革围身，阿炳师傅是很有感慨的。这还是车间党支部书记老许亲

自从仓库给他领来的呢！听说有一年冬天，阿炳师傅在修一台满是油污的机床，老许见他穿得很单薄，问他为什么不穿厚实点，阿炳师傅指着工装裤说：“你看，这怎么敢多穿呢？不过我也已经冻惯了。”老许一看他这条工装裤点点滴滴溅满了油，心里明白了。后来，老许给他领来一条人造革的围身，说：“这下就不怕油透进去了吧？你年纪大了，应该多穿点。”阶级的温暖，使阿炳师傅这个硬性子的人，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来。是啊，解放前，阿炳师傅轧断了半截手指头，资本家以为他从此变成残疾人，便把他开除出厂了。现在支部书记竟连工人的冷热也关心到了，怎么能不叫他感动呢！从此，阿炳师傅身上多了一条围身，哈，那副模样，真有点象大医院里的手术大夫呢。

阿炳师傅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服务态度极好，车间里一百多台机床，哪台什么时候该检修，什么时候该换零件，以及每台机床的结构、性能，犯过什么毛病，他都象母亲了解子女那样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早



到晚，总见他在车间里转着，忙着。平时，他总是睡在厂里，拿他自己话来说，是为了对付夜里的“急诊”。

车间里的人都知道阿炳师傅修机床还有一个特点。要是你的机床出了毛病，没及时告诉他，被他发现时，他总要教训你一顿：“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你这就不是主人翁的态度！”或者是说：“保护机床应该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你懂吗？”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发现自己操作的铣床突然出现了杂音，这是机床“生病”的象征。我想找阿炳师傅来看看，一看表，日班已经下班了，如果去找他，他一定会义不容辞的。但今天是厂星期六，阿炳师傅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星期，也该让他回家休息休息了。否则，搞不好又要叫他化上几

个钟头！我再看看机床，觉得问题还不小。心想，算了吧，等到厂星期一再修吧。谁料到，没一刻功夫，阿炳师傅换上一套准备回家的干净衣裳，又到车间里来了。他还没走到我机床旁，侧耳一听，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跟前，面孔一板，两眼朝我一瞪，教训开了：“你这个小姑娘，耳朵聋了还是咋的，这么响的杂音没听到？还不赶快停车！”他随即“咔嚓”一下给我关了车。

没想到阿炳师傅会对我这样的严厉，我一时被他呵斥得手脚都没处放，这一下我可委屈啦，差一点掉下泪来，分辩说：“我想你已经下班了……”

“下班了？下班就不干啦！如果有人得了急病，难道医生会说：现在下班了，我不管啦。嗯？”

“我以为这点小毛病，到厂星期一来修理也不晚的。”

“哼，还不晚哪。要知道，小病不医，大病就难啦。”

大概阿炳师傅见我一副尴尬相，也就忍气吞声不响了，开了一会儿车，细细的听了一下，就果断地作出了决定：“开刀！”说着，他一面吩咐我清理台面，一面解着钮扣换衣裳去了。

一转眼，阿炳师傅换上了油腻的工作服，提着“手术箱”，急匆匆地跑来了。这时，我忍不住问他：“阿炳师傅，这机床咋开刀？”

只见他挽了挽衣袖，命令我：“小姑娘，叫行车来掀台面。”

就这样，阿炳师傅俨然象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动起“手术”来了。

要说起这“机床大夫”的外号，不得不使我想起今年开春的一件事情：当时厂里接受了一批援外任务，数量多，要求高，其中有些部件，需要在我们车间的一台龙门

铣床上加工。为了如期完成这批任务，龙门铣床由原来开两班，改为开三班，作到人停机床不停。当时领导上决定抽调我和另一位老师傅去支援龙门铣床。

谁知才支援了两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早班接手不多久，机床突然发生了故障，好端端行着走刀的台面突然停了下来，台面直挺挺地躺着不动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因为这台龙门铣床是局管机床，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规定，这台机床出毛病，要立即上报到局里，再由局派出“权威”、“专家”来现场检查鉴定，首先要追查事故责任者，然后才能修理。这样按部就班的至少要等上几天才能开始修理，这一来，援外任务可咋办？真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哪！

龙门铣床出了毛病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到了厂部，厂生产指挥组的主要负责人杨自守带了几个技术人员，马上跑到现场来查看。杨自守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我们厂的副厂长，四十出头的年纪，不知是他姓杨的缘故，还是由于他崇洋思想很严重，人们管叫他“洋厂长”。这次，他亲自率领人马敢来碰一碰这台洋机床，已经算是破例的了。要是过去，他只要打一只电话到局里，然后陪同一下上头下来的几位“大员”，到机床旁谈论一番，就算尽到了他的责任。现在他虽然想来碰一下，但当他来到机床跟前，一见台面不动，知道这绝不是小毛病，一下子被这个庞然大物吓唬住了。

这台龙门铣床是前几年从一个自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既大又笨。你看，这庞大笨重的机身加上电器箱、操纵台等，要占车间里一大块地方。整个看上去，使人会联想到那种呆头呆脑、但又骄矜自诩的大象。不过这台机床要比大象大了好几倍，也呆笨得多倍。

那时，车间党支部书记老许和阿炳师

傅当然早已在场了，他们正等待着这位生产指挥组负责人的意见。只见杨自守紧蹙着双眉，犹豫了一会后，终于开口了。他眼皮抬了一下，对着老许问：“谁操作的？”

“我操作的。”没等老许回答，我抢着回答道。

“是怎么坏的啊？”杨自守一边问，一边打量着我，态度十分严肃。

“这个，现在我还不清楚。”我照实回答着。

“哦，你操作者不清楚，哪还有谁清楚啊？”

“反正我没有违反操作规程，台面也没有碰撞过。”

杨自守用两个手指头推了一推玳瑁边的眼镜，朝我仔细打量一下，然后两手往后一背，又摆出了一副“洋厂长”的功架，讥讽地说：“哎，奇怪啦，这也没，那也没，那么是机床自己搞坏的？”

你听这话多气人，他怎么这样不相信我们工人的话！我越想越上气，正要和他分辩时，忽见阿炳师傅“蹬”地朝前迈了一步，右手一挥，说：“老杨，我看你先别追究责任，眼前应该是抓紧时间抢修。”

“我同意阿炳师傅的意见，得赶快抢修！”老许也站了出来，附和着说，“至于责任问题，等机床查出毛病后，可以再分析。”

“抢修？”杨自守摇摇头，“这又不是一般小毛病，我看应该上报局，让他们来处理。”

“不行，这是老一套！”阿炳师傅吼着洪钟一样的声音。

“不错，是老一套。”杨自守故作镇静，慢条斯理地说，“可是这是局里制订的规章制度哟，阿炳师傅，必要的规章制度我们还是要执行的。”

“我看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破一破。”阿炳师傅说得斩钉截铁。

“同志，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行，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决非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哪。”杨自守胸有成竹地说，“至于合理不合理，也不是你我说说能算数的，就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得等上头慢慢来改嘛。”

“慢慢来？”阿炳师傅有点激怒了，提高了声音：“等上头来人，那这机床要等什么时候才能修？这批援外产品还要不要按时完成！”

“即使是拖延几天，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想上头会谅解的。”

你们听听，杨自守他说得多么轻巧！可这些话，把阿炳师傅肺都气炸了，似乎连他银白色的头发也一根根竖了起来，他“咚”地跺了一下脚，指着杨自守的鼻子怒吼起来：“你就是怕负责任！我们决不允许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

“你，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杨自守也有点恼怒了，他后退了一步，口吃地说着。可以看出，他那矮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呢。

“我们工人就敢负这个责任。”阿炳师傅响亮的回答。

杨自守一见阿炳师傅动了气，态度又那样坚决，便改变了口气说：“阿炳，你又不是不知道嘛，为了进口这台机床，修正主义对我们卡得多厉害啊！我们……”

“对！正因为修正主义这样的欺负我们，我们更要争这口气。”阿炳师傅说得激动起来，“你们看，现在这台机床想躺下来睡懒觉啦，我们能允许？叫它干活！”

“阿炳，这话好说，事难办哪，你不要一时心血来潮，意气用事啊。”杨自守还是在一旁喃喃地好心相劝。

阿炳师傅没有被杨自守那种“好心”所感动，直截了当地说：“老杨，你说修还是不

修？你们不修我来修。”

“对，我们得赶紧抢修！阿炳师傅，我来当你的助手。”老许实在憋不住了，他挥着手气愤地说，“同志们，眼前这台老修的机床躺着装死，想来考考我们中国‘机床大夫’的本领，我们就拿出点本领给他们看看。”

“阿炳师傅，我也来当你一个助手。”我“霍”地一下也站了出来。

这时，阿炳师傅用兴奋的眼光，看了看老许和我，脸上荡开了自信的笑容，欣喜地说：“好啊，有支部书记撑腰，还有‘半月天’支持我，我更有信心啦。”

“我们也和你们一起参加战斗！”跟随杨自守来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异口同声地说。

阿炳师傅见此情景，心里十分激动，他挥起拳头，果断地下了战斗命令：“开刀！”

这一回，我当然领会了阿炳师傅这句医学术语，立时将两只手掌往嘴上一合，对着高空中的行车叫喊起来：“行车！吊台面！”

杨自守一时成了孤家寡人，自觉没趣，悻悻地走了。

没多久，一块巨大沉重的台面从高高的机身上掀下来了。可奇怪的是，检查一下台面内的搭牙没有一只损坏，按在机身上的传动螺旋齿轮还转得好好的，油管也正在“吱吱”地喷着润滑油。看来，机械、电器和液压都没有坏，而毛病到底出在那里，暂时还是个谜。

这回阿炳师傅闷闷地抽着烟，不声不响地蹲在传动螺旋齿轮旁边，细细地观察着运转情况，静静地倾听着齿轮转动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他蓦地站了起来，将手里半截烟蒂狠狠往地上一摔，说：“内脏有毛病，还要开刀。”

我感到纳闷，心想：这螺旋齿轮不是

转得好好的吗，内脏还会有啥毛病呢？这当儿，一位技术员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阿炳师傅，我看内脏不会有毛病；有毛病，这螺旋齿轮还会转动？再说这传动结构相当复杂，还是不去动它为妙。”

“我说有毛病。”阿炳师傅肯定地说。他镇静地向大家环视了一眼，有条有理地摆起道理来：“你们不要光从表面上看它还在运转，因为这是开空车，如果按上台面，一吃上力，它就不转啦。你们再细细看看，这只螺旋齿轮运转得不均匀，说明这个传动部分有齿轮滑牙了。”

他分析得非常透彻，口气十分肯定，大家都心服口服，一致赞同了他的意见。

内脏开刀，我虽然领会意思，但我却不知道怎样开法。正在我迟疑不动的时候，阿炳师傅命令我关车。然后又指挥我打开机身侧面传动机构的门，我用扳头一只只拧开了铁门上的螺丝。咦，这个部分可真保险哪，打开一道门，里面还有一道门，封得可严实。我又用扳头去拧这个门上的螺丝，这下可扳不动啦。我一看，一只只螺丝头全生了一层厚厚的铁锈，嗨，锈得可厉害哪！我怎么也扳不动。起先阿炳师傅以为我力气小，一把接过我手里的扳头，自己动手起来。可是尽管他扳得面红耳赤，螺丝仍然是分毫不动。阿炳师傅用手指一摸螺丝头，剥落了一层红红的铁锈，这可把他气得跳了起来。

“你们看，这是什么鬼花样？把螺丝锈得这副模样，存心不让我们打开！”阿炳师傅愤愤地说。接着又命令我：“‘半升天’，拿凿子、榔头来！”

“慢来！”杨自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了，“阿炳，你怎么能这样蛮干！你是在修机床，还是在打石头？”

阿炳师傅说：“老杨，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老修的恶作剧吧！你看，他们想封

锁这个门。”

“但总不能用榔头凿子啊。”

“你呀，还是老毛病，凡是洋机器，你连碰也不敢碰。”

阿炳师傅戳了一下杨自守的要害处，立时见效，只见他若有所思地搭拉着脑袋，不吭声了。这时，老许一把夺过阿炳师傅手里的榔头、凿子，一字一句地说：“我来凿，凿掉螺丝，我们重新换上一个；敲坏门盖，我们可以修好它，没啥了不起！修正主义想封锁我们办不到，我们一定要打开这个‘禁区’，来暴露一下他们的真面貌！”

老许本是技工出身，他熟练地挥动着榔头，霎时间，将一只只锈铁斑斑的螺丝头凿掉了，这道门很快被打开了。

虽然严冬已经过去了，但初春的早上还是有点寒意。阿炳师傅见老许打开了门，管不得天冷，他高高地卷起袖子，双手伸进冰凉的满是油水的传动箱，扳扳摸摸，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手一挥，叫我开车。我一步跨到操纵台上，“咔嚓”一声揿了一下开关，传动箱又“哗哗”地转动起来。阿炳师傅扶了一下老花眼镜，打着手电筒，两道电闪般的眼光搜索着各种飞转着的传动齿轮。

“好家伙！”阿炳师傅叫着倏地站起来，对身边的老许说，“你看，那只齿轮在打滑哪，原来是落了一只销子。”

我和其它几个老师傅，一齐围了上去，我们都为阿炳师傅很快的找到了毛病高兴得跳起来。但阿炳师傅没露一丝笑容，吩咐我关车。

飞转着的齿轮慢慢地停了下来。阿炳师傅将一根根轴承和传动齿轮逐一的拆了下来，又从传动箱底摸到一只棱角磨损过的销子，他把这只销子往那只打滑的齿轮和轴承结合部的槽子里一按，手指稍稍一推就进去了，又用手指一挪，“刷啦”地一下

滑了出来。

“大家来看，”阿炳师傅愤愤地说，“按着这样松动的销子，年长日久怎么会不掉下来呢！”

“老杨，你也应该来看一看。”老许一把拉来杨自守，说：“你看看这台机床内部是啥样子吧？”

杨自守露出自愧和惊慌的神色，气忿忿地说：“想不到哪，他们竟会这样撒烂污。”

“造出这种撒烂污的机器，是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但不光是这样，他们是在存心搞鬼！”阿炳师傅几乎是怒吼着。

我也气得发抖，立时联想起几年前的桩事情。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这台龙门铣床，一只动力头坏了，当时局里和厂部下来好几个“大员”，捧着几卷图纸，大模大样地来修理。可是修了几天，装不拢，这才发现原来图纸和机件对不起头来。后来还是阿炳师傅，凭他几十年修机积累的经验，才把它装修好了。

我附和着阿炳师傅说：“老杨，你还记得几年前修理动力头时，图纸和机件对不起头的那件事吗？”

杨自守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唔，记得，记得。你们说得对，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故意搞的鬼。这班家伙，太卑鄙了！”

“光生气没用。”阿炳师傅深沉地说了一句，炯炯的目光对着杨自守，“还得有志气！”杨自守望着阿炳师傅，内心有愧地点了点头。停了片刻，很有感触地说：“阿炳师傅，这次给我教育很深刻啊，说明刘少奇

那套‘洋奴哲学’、‘专家治厂’的流毒在我头脑里还远远没有肃清。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杨自守话音未落，阿炳师傅继续点了他一下：“老杨，我们工人讲话直来直去的，我看你呀，还要好好批一批林彪和孔老二所宣扬的‘中庸之道’和‘上智下愚’那些破烂货！”

我也憋不住了，爽爽快快地说：“老杨，你还得狠狠地批一批自己头脑里‘群众落后论’的流毒。”

“是的，是的！你们的话都是一针见血，句句刺中了我的要害。同志们，今后我要和你们一起狠狠的批啊！”杨自守痛悔地说着，“同志们，我还得把今天这件事向局里上报一下，让他们也受教育，同时建议把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及时破一破！”

“好啊，我们欢迎老杨这一转变。”阿炳师傅欣喜地说着，情绪也有点激动。

台面又来回地走动了，这个庞然大物乖乖地听我们的话了。老许轻蔑地向龙门铣床扫了一眼，面对着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修好了一台洋机床，而且是开了一次生动的现场批判会，这些铁的事实，给刘少奇、林彪和孔老二一伙作了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阿炳师傅不但给这个庞然大物治好了怪病，也预防了这种怪病，不愧为我们中国的‘机床大夫’。”

就这样，阿炳师傅的“机床大夫”的外号，很快传遍了车间，传遍了全厂。

（插图：方向明 题图：傅关根）



## 永不停步

俞亮鑫

故事发生在海滨的一个基建工地。

那天，食堂大厅里，人声鼎沸。批判会正开得非常热烈，主席台上挤满了发言的人，大家你争我夺地抢话筒，哪怕是喊上两句口号也好。

我看了看表，已经超过了开晚饭的时间了，便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夺过话筒，打算宣布散会。

只听得一声洪亮的声音：“我再来批！”一只大手把话筒又夺了过去。我一看，是身材高大，穿着旧军衣的钢筋排排长钱进。

我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时间差不多了，留点火药明天炸吧！”

“不行！”他浓眉下的那双大眼睛火一样地燃烧着，脸色十分严峻：“同志们！有些东西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过了，可现在，还有回潮！举个例吧，是把工人当作工地的主人呢，还是当作单纯的劳动力？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呢，还是口上讲讲，叶公好龙？是发扬技术民主，计划民主，管理民主呢，还是依靠个别人闭门造车说了算？我看，在我们施工队个别领导同志身上很成问题！他们把功劳当作‘巴掌山’，把老办法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框框，严重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觉得，有些办法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就该破、就要改！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后，他把拳头有力地挥动了一下，大声说：“我们要象上港五区工人那样，要做工地的主人，不做生产的奴隶！”

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的脸上渐渐地发烫了。我知道钱进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我。

散会后，我站在队部的办公桌边，凝望着窗外，闷闷地点起一支烟。

党支部书记到局里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去了，我这个副书记兼施工队长，事无巨细，样样都得亲自挂帅，开会、学习、读书、批判、施工进度、质量、材料、劳动力，连谁家闹个事、吵个架，也来找我解决，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嘛！说我不相信群众，我哪有功夫来征求几百个人的意见呢？我心里有点委屈，今天早上的那一幕，一下子冲上了脑海……

新围垦的海滩工地，海风夹着沙粒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在一号闸门工地上找到了钱进。他正和徒弟小杨扛着一根粗大的木梁走来，我连忙迎上去在中间抬了一把。木梁一落地，小杨调皮地捅了我两句：“老张，近来你成了咱们工地的稀客啦！”

“胡说！小家伙，我这不是来了吗？”我朝他结实的肩头使劲地一拍。

钱进抿着嘴皮，笑呵呵地望着他的徒弟，看得出，他很喜欢徒弟。我拂去袖口上的灰尘，开始言归正传，说：“老钱，昨晚决定的那个高六米，宽十二米的钢筋网，三天完成，有把握吗？”

钱进没有立即回答。

“没问题！”副排长老包走了过来答道，“老张，我说还是按照过去的做法，要扎一号闸门井壁的钢筋，先搭个脚手架，然后再扎钢筋，又安全，又稳当，三天保证完成。”

“老钱，怎么样？”我望望他。

钱进摇摇头，显然是经过思考地说：“用老办法搭脚手架，毛竹，木料要到几百米远的露天仓库去装，费劲又麻烦。我和几个师傅讨论了一个方案，在井壁上竖个

独木把杆，钢筋在地面上扎好，用卷扬机把它吊上去，取消脚手架，不但能提前完成任务，对今后的工作也是一大革新！”

我这才明白他们扛的那根木梁的作用了。

“这么庞大的钢筋网恐怕不行，过去也从来没试过。”老包有些担忧。

“没试过，就试试！”小杨嚷道。

“这可不是儿戏，出了事故谁负责？”老包反问。

“是啊，老包讲的有道理，别图省力了，”我说，“还是稳健些吧！”

“老张，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新方案如果成功，三天的工作一天完成，就能加快施工进度，我看可以上！”钱进还是竭力说服我。

“钱师傅说得对！”小杨和围拢来的几个工人齐声说。

我皱起眉头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照老办法做，三天照样完成，熟门熟路，保险得多！”

“这太保守！”小杨劈头盖脑顶了一句。

“太保守”，我心里想：这革新又不象小孩搭积木，可以倒了重来，钢筋倒了，可是一场事故啊！我说：“你们的积极性是好的，技术革新还是应该慎重些。”

钱进进一步反驳说：“老张，进行技术革新是要慎重，但并不等于循旧不动。慎重是要调查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改进。你和老包都说说，为什么不行？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就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就该照办！”

老包绷着脸，不吭声。我怕事情弄僵，急忙圆圆场说：“这次就按老办法做吧，革新机会今后有的是……”

钱进虎着脸说：“老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你就这样对待群众的积极性吗？”说

罢，一挥手，就走掉了。

没料到，钱进会在大会上放起这把火来。

.....

突然，几点水溅到我的脸上，我一惊。抬头一看，是小杨这个小家伙在捣鬼。他哈哈笑着说：“老张，食堂快关门了。”

## 二

走出食堂，工地已经沉浸在暮色里了。海风阵阵，细雨飘飘。

挂着那件事，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决定去找钱进，慢慢地说服他。雨渐渐大了，我不由加快了脚步。

当我走近工人宿舍门口，里面传来了激烈的争论声——

“我说你们真是没事找麻烦！”是老包有点愠怒的声音。

“麻烦怕什么！老包，世界哪有一帆风顺的事，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要胜利、要前进，就要敢闯风浪！”是钱进粗豪有力的声音。

“懦夫懒汉思想就是要不得！”小杨火辣辣地接了一句。我正要推门，冷不防小杨锋芒一转，冲我来了：“老张只想求稳，不想革新，怕字当头，固步自封。我建议写他大字报，给他敲敲警钟！”

“好！”屋里一声齐喊。

给我写大字报！我浑身热燥起来，迟疑了一下，转身就朝雨中跑去。

回到办公室，我心烦意乱，拿起一份报纸看着，看了半天，一行字也没看进去。

突然，门“呼”地一声被撞开了，随着一阵风，钱进闯了进来。他头发湿漉漉的，雨水沿着黑红的脸颊滴了下来。他用衣袖狠劲地擦了擦脸，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老张，你看看吧，这是大家写的一张

大字报底稿。”

我接过纸，几个苍劲有力的钢笔字映入了我的眼帘：“不进则退！”末尾是十来个签名：钱进、小杨……内容我不看也知道。

一场严峻的不可避免的谈话临到头上了，好吧，早晚得摊牌。我说：“你们明天真要这样干？”

“嗯。”

“群众的积极性很好，但是出了事情，啥人担肩膀？”我竭力语气缓和地说。

钱进激动地说：“肩膀，是依靠少数人签个字担肩膀，还是靠广大群众共同担肩膀，这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反映。老张，问题的实质在于相信不相信群众！”

好利害的措词，我喉头好象被什么东西呛住了。沉默了一下，我不自然地笑道：“当然要相信群众，革新，是好事，可没有十分把握，我们总不能心血来潮乱冒险啊！”

钱进一把攥住我的手腕，有点气愤地说：“这里说不清，到工地去好好谈谈吧！”

外面大雨哗哗，冷风嗖嗖。

我俩合着一把伞，踏着坎坷的泥浆路，朝着雨雾濛濛的工地走去。我们身挨着身，我感觉到钱进厚实的胸膛里喷散出一股逼人的热气。他带我在闸门井壁旁兜了一圈，一边给我详细讲解怎样使用独木把杆，一边提出问题来反问我：

“依你看，这样做，独木把杆竖得起吗？”

“竖得起。”

“卷扬机位置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钱进一扬浓眉，“哪为啥不让我们干呢？”

我一面支吾，一面用目光搜索着，忽然，我发现卷扬机的轴座裂了缝，就指着说：“这怎么搞的？亏得我发现，否则到明天起吊时这么大的钢筋网不出点问题，才怪

呢！新方案，我看就以后再试吧。”

“老张，你不要借题发挥。这个裂缝，我们下班时就发现了，准备明天一早就把它焊好。既然你认为是个问题，哪你等一下，我就来！”说罢，他猛一转身，奔向瓢泼大雨里去了。噯！他还是那个老脾气，说干就干，一往无前！

只一会，钱进就从工作棚里找来了电焊棒，接通了电流，拿起了面罩，“噎、噎、噎”地焊起来，我连忙用伞给他挡着雨。

“遮住卷扬机，别让雨水打湿了焊接口。”

“哪你——”

“别管我！”他大声喊道。他转过头，咬紧了嘴唇，逼紧了双眉，又埋头继续焊。雨水浇湿了他的全身，电焊弧光划破了雨夜，焊花朵朵，金光灿灿，映红了他的全身。我惊讶地张开了嘴。望着眼前的情景，一股热血涌上我的心头。

“老张，焊接好了，请检查一下吧。”钱进放下面罩，捋了把头上的水。他浑身湿透了，象刚从海里捞起来似的。

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快去换衣服吧，天这么冷，海风又大，当心着凉，走吧。”

他擦去脸上的雨水，倔强地说：“你到底同意不同意？要是你还坚持自己的主张，我看，召开全排群众民主会，让大家都发表意见，都来说说！”

我怕他淋坏了，推着他说：“好，好。”

### 三

听说要开民主会，全排同志劲头都很高。有的停止了下棋，有的关掉了收音机，还有的从被窝里爬起来，披件大棉袄就走。不一会儿，三十多人都集中到会议室，屋子里热闹得象一锅开水。

我进门不久，钱进就对我说：“人差不

多了，老张，开会吧。”

我说“好吧！”就站起身高声说：“请同志们安静一下！”

屋子里一下子寂静下来。我说：“同志们，我想早上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请大家发表意见，讨论时，必须从生产需要出发。我的意思是，搞革新要稳妥可靠，不要贪图方便、省力、急于求成，否则……”

下面一阵骚乱，有的说：“还是不同意，真急煞人！”有的说：“民主会一开始，就忙于表态，无非是不要群众发表意见嘛！”

钱进站起来打断了我的话：“你把群众的愿望看作是贪图方便、省力，而不知道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情；你只看到生产指标，安全责任，没看到我们工人是工地的主人；你只怕自己担肩胛，却不想为社会主义多出份力量；这不行！”

一开口就闹了个僵局，我连忙说：“我这是个人意见，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大家谈，大家谈！”

一个老师傅说：“钱进的方案，是我们几个人共同讨论的，征求过很多同志的意见，有着大家的经验和心血。既然已经提了出来，请领导不要把群众意见轻易地关在大门外！”

“不管怎么样，总不能采用不成熟的生产技术！”我稳住气说。

“不成熟，有什么理由？”

“因为，过去没搞过。”我轻声说。

“桩头是一锤一锤打下去的，大楼是一层一层盖起来的，不去实践，天上会掉下成果来吗？”小杨一句不让。

“那也不能去冒险。”

这时，钱进霍地站起来，激昂地说：“是冒险吗？不，老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对工人‘管、卡、压’的条条框框冲垮了，但是，在个别领导的思想里，还有那么一些束缚我们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老张，历史

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次教训我们都不能忘记啊！……”

我心里猛地一震，顿时，脑海里翻腾起文化大革命的巨浪……

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燃起。钱进从部队复员到我队钢筋排里，当时我是施工队长。

一天，一个洋气十足的工程师对我说，工程的屋面钢筋可以连夜绑扎好，以便次日灌注混凝土。我通知了钢筋排，叫他们连夜加班。谁知第二天混凝土排的同志闹上门来了，说钢筋不该扎得太早，影响他们灌注混凝土。那个工程师冷笑道：“谁叫你们耽误了时间，现在就得麻烦一点。”当时钱进也在场，他找人一问，才知道：工人们为了加快浇捣进度，添设了二台吊机，工程师借口吊机太多容易造成事故而竭力反对，工人们没理他，第一天就忙着装弄好了吊机。第二天，却发现上部钢筋也扎好了。原来，工程师想用这个办法来刁难提合理建议的工人。钱进一听，火冒三丈，和几个工人一起拆了妨碍生产的那部分钢筋，使浇捣进度提前了三天。工程师说他们是有意破坏，没有领导批准，擅自拆钢筋。我当时不了解情况，也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钱进等同志，钱进不但不认错，反而和我顶起来，我一气之下，扣了钱进一季度的奖金，并给他记过处分。那时，钱进气愤地对我说：“你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迷信专家，不相信群众，搞管、卡、压！”在文化大革命中，钱进和同志们及时对我进行了批判帮助，才使我醒悟过来。在三结合领导班子成立的那天，我被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在锣鼓鞭炮声中，钱进充满深情地对我说：“老张，群众信任你！掌权了，就要拿出主人的姿态，为工人阶级争气！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不脱离群众，继续革命，永不停步。”听着这语重心长的话，

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钱进的提醒，使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我是不是在重复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了呢？细细思之，这一阵来，我一直陷在事务堆里，忘了群众，离了路线。我深深觉得：在生活的激流中，我不是在迎难而上，而是顺流直下，这样下去，迟早会淹没在修正主义的漩涡里。我克制不住胸中的激情，说：“同志们，今天的意见好得很！对我来说，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路线斗争教育课，我决心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改正错误，支持同志们的方案！”

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都集中在我的身上，这些眼光里充满了高兴和信任。

钱进用那双叠满厚茧的手紧紧地握住我。我心头感到一阵滚热。

小杨兴奋地说：“既然老张思想问题解决了，我看，大字报可以不贴！”

“要贴！让全施工队的同志都受教育，让大家知道，千万不能脱离群众，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我也签上名！”

“欢迎老张签名！”钱进带头鼓掌欢迎。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我拿起毛笔，却发现最后一个弯弯扭扭的签名竟是老包！知错就改，老包这次可走在我前头了。

散会时，雨停了。夜，宁静得象一湖碧波。远处传来微微的海涛声，清润的海风沁人心肺，凉爽、潮湿而又甜蜜。钱进伴着我走了一会。我望着满天星斗，心绪飞得很远、很远……

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朦胧中，我看到钱进把粗大的独木把杆竖得高高，高过了云霄。渐渐地，独木把杆变成了钱进，他顶天立地，昂头挺胸，自豪的声音在天际回荡：“我们是工地的主人！”这声音，化成了如雷的涛声……

（题图：施大畏）

# 满腔热情地为“儿童团”唱革命赞歌

——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

## 初 征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依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儿童的斗争生活，为我们展现了“儿童团”斗垮“还乡团”的激动人心的战斗情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急风骤雨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儿童团”的光辉代表潘冬子的英雄形象。

对于反映少年儿童乃至青年的斗争生活的文艺创作，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青少年是在成长中，不能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青少年的英雄形象不能过于高大，要写点“缺点错误”，否则就体现不出成长。这种说法无视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象刘胡兰、刘文学、金训华这样的人物难道不高大吗？），无视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把成长与“错误”硬连起来，把“成长”与“高大”对立起来。《闪闪的红星》的成功经验证明，成长与高大是对立的统一。影片不仅勇于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少年儿童英雄形象，而且在如何塑造方面，也作了成功的实践，正确处理了一系列关系，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影片非常注意表现好形成冬子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充分地揭示出冬子的阶级、社会、思想根源，为他的崇高思想和英雄性格扎下了坚实可

信的根子。影片一开始用冬子砍柴、同椿伢子和爸爸的对话、与胡汉三的斗争、吊在树上被毒打、红军的解救等一组镜头，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冬子是生长在革命的家庭中，他家世代代是在阶级压迫下度过的，他自己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他，这就决定了冬子对谁亲，对谁恨；决定了他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影片为了使主题开掘得更深，矛盾斗争更为典型化，冬子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更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又把这场阶级搏斗放在党内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展开。冬子享受到了红色政权下的幸福生活，也饱尝了因错误路线而失去政权的痛苦，所以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的照耀下，在夺回政权的斗争中，战斗得那么勇敢，那么自觉。影片在这场尖锐复杂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把我们的冬子推到了风口浪尖，让他连续五次同还乡团头子胡汉三作了面对面的交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突出了冬子的英雄性格和革命精神。冬子的英雄性格和革命精神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典型环境中的熊熊烈火铸就的。影片不仅写出了冬子的阶级根源以及他生长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而且还写出了他是在党、群

众、革命家庭的教育下长硬了翅膀，在阶级斗争的风云中勇敢地翱翔着。父亲受伤开刀时的言传身教，和北上抗日时语重心长的临别嘱咐；母亲在困难时期光荣入党以及后来牺牲的身教言教；宋大爷那只装满工农群众深情厚意的盛盐竹筒的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吴修竹这个党和红军的代表，不仅既当爹又当娘在生活上对冬子照顾，而且在政治思想上时刻关心着冬子的成长，有意识地让他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摔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冬子的心。我们有些作品，英雄人物的英雄业绩写得轰轰烈烈，但对其阶级、社会、思想的根源却揭示得不充分，似乎英雄的高度政治觉悟和英勇性格是天生的，因而令人不可信。我们的冬子在茂源米号里完成了那样复杂艰巨的任务，但由于前面铺垫得好，因而“儿童团”斗垮了“还乡团”，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因此，只要写出了英雄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特殊经历，扎正、扎深根子，就不怕写高了。

作为主要人物的小英雄与作为陪衬人物的大英雄。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儿童英雄形象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作品，不但要揭示出小英雄的思想根源，写好革命长辈对他的关怀、教育，而且在处理小英雄与大英雄的关系上，也要遵循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用大英雄来烘托我们的小英雄。影片在这方面的处理也是成功的，这也是冬子形象之所以如此鲜明、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首先，影片采取“水涨船高”的作法，冬子周围的大英雄的形象都是高大、丰满的。写大英雄，最后戏又落在冬子的身上，用大英雄来烘托冬子。大英雄的光辉凝聚在冬子的身上，使冬子的形象更显光彩。如在处理妈妈与冬子的关系时就是这样。妈妈这个形象从开头为了保护

冬子勇敢地与胡汉三斗，到最后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光荣牺牲，这些戏都是紧紧围绕着冬子的成长设置和展开的，落笔都落在冬子的身上。在敌人的搜查面前，冬子妈为了保护群众，自己留下来作掩护，冬子抓住妈妈的手，要同妈妈战斗在一起，他的理由非常充分：“我是党的孩子。”而最后妈妈讲了“听党的话”时，小冬子方与宋大爷一起撤走。冬子虽然离开了妈妈，但妈妈讲的“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这句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完全贯注在小冬子的心田里。当群众看到敌人迫害冬子妈，感情爆发地要冲上去拚时，冬子紧紧抓住宋大爷的手，饱含热泪地重复了这句话，以后，影片用大特写镜头，表现了冬子强抑着内心的怒火，他对妈妈的爱，全部倾注在听妈妈的话，听党的话，把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之上。多么自觉的孩子啊！妈妈的壮烈牺牲使冬子的成长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在他的身上迸发出了灿烂的思想火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儿童文艺创作中，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既要防止没有表现好大英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关心小英雄，用削弱大英雄的形象的方法来突出小英雄，同时也要防止大英雄抢了小英雄的戏，把小英雄写成受保护的小“鸡雏”。影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处理党的领导形象与主要英雄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个有益的启示。我们有些作品总是怕党的领导形象抢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戏，写得很单薄，突不出党的领导作用，看不出我们的英雄是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成长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作出丰功伟绩的。《闪闪的红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处理好，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情节的生动与思想的深度。无产阶级

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主要是体现在思想上，体现在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优秀的思想品质上。我们塑造无产阶级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也要着力于挖掘人物的思想深度。影片《闪闪的红星》在冬子形象的塑造上，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主要特点加以深雕细挖，加强了对人物思想深度的表现。恩格斯在谈到表现人物的思想时说过，“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冬子所处的正是风云变幻，斗争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他所经历的斗争是惊心动魄的，但影片却没有着力于去渲染情节的曲折惊险，而着力于人物思想深度的挖掘，使情节的展开有利于冬子形象的塑造。如影片选取了一个在原小说中没有的“盐”的情节，进行提炼加工，深入开掘。设计了游击队缺盐、吴大叔给冬子加盐、冬子倒盐汤、宋爹爹送盐、冬子下山筹盐、过哨卡保盐、竹屋熬盐这一系列围绕着盐而展开的情节，不仅对环境的艰苦作了渲染，写出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交代了筹盐在战胜敌人封锁这一斗争中的重要意义，而且随着“盐”这个情节的深入展开，很有层次地展示了冬子对同志的深切的爱，为革命而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自觉地向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学习，以及机智勇敢的斗争性格。因此，当我们看到冬子浸渍着盐水的棉袄时，不仅为冬子的机智、勇敢而高兴，而且被冬子对革命的炽烈感情而深深打动。“盐”这样一个经过深入开掘的情节，所达到的动人心弦的效果，是“唯情节论”作品中那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所根本无法达到的。因为那种作品离开了英雄人物的塑造去拼凑情节，追求情节，其结果除了情节之外，还是情节，人物完全淹没在情节之中，更谈不上思想深度了。影片还通过选择和

强化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深入、细致的刻画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如在“爸爸远征”这场戏里，父母在相互勉励，冬子在帐子中偷偷地听着，当爸爸讲到要孩子“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接着革命的需要长”时，画面出现了冬子闭眼仰躺，但一颗泪珠却顺着眼角淌了下来的近景，这一流泪的近景，揭示了冬子听了父母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对革命前景的展望和对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后，思潮起伏，急切盼望自己能迅速长大接好革命班的这一心情。影片除了选取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细节外，还注意选择具有深刻意义的道具的贯串。如象征红军、象征党的红星，砍柴、砍竹索、劈柴以及最后劈死胡汉三的砍刀，都是。影片还通过环境的烘托，用写意的手法来抒发人物的革命情怀。如竹排这一场戏拍得多么有感情！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对无产阶级的崇高而丰富的革命感情就是要象《闪闪的红星》那样大抒特抒。影片之所以能运用这一系列艺术手法，其根本原因是紧紧抓住了小冬子的主要性格，即他对党对红军的深切的爱，对阶级敌人的强烈的恨，以及他为夺回红色江山而斗争的精神，把这些情节、细节、环境紧紧地和人物的这一主要性格联系起来，并通过导演的处理加以强调，从而使它们起到揭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对人物思想深度的表现。

英雄形象与儿童特点。冬子既是一个高大、完美的英雄，又使人感到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影片成功地处理好了英雄与儿童的关系，摒弃了那种强调“儿童情趣”的做法，抓住了冬子作为一个少年英雄的本质，加以深入的刻画。但在描写他是英雄的时候，既是非同小可的英雄业绩，又是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砍竹索这一

(下转 15 页)



---

## 遥 远 的 首 航

陶 嘉 炜

一百五十天云与月，  
三万二千湍涛和浪，  
怎计算得出“风庆”轮——  
首航的路遥途长？

百里煤海乌金翻滚，  
巷道灯火昼夜通亮；  
看！风镐“突突”加速转，  
不就是连着“风庆”的螺旋桨？

纺织厂内纱奔布泻，  
条条车弄飞彩流光；  
看！布海陡涨八丈潮，  
不就是“风庆”犁起的千顷白浪？

车站变幻钢山粮岗，  
车轮频催：多拉快装！  
看！吊臂猛添百倍劲，  
不就是注入了“风庆”起货机的力量？

那船头，给咱劈碎洋奴哲学的水障，  
那船尾，给咱甩脱爬行主义的朽纆，  
沸腾的工厂，喧闹的矿山，  
回荡着“风庆”汽笛“大干”的声响。

一百五十天、三万二千湍，  
“风庆”岂只是航行在海洋上，  
它疾驰在七亿人民心海中！  
怎能用数字来算出这样的航程……。

---

# 提倡写好序

——从鲁迅写序谈起

高 信

鲁迅十分重视并致力于书籍序跋、小引一类文字的写作。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他说过：“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他以为一篇好的序犹如“好指针”一般，对于读者来说“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因此，他写序时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在给别人的书写序跋之前，一定要细细地读完该书，即使原稿字迹如何潦草与细小难辨。几经琢磨，方才落墨。为了写序，他曾不惜“力疾”握笔，脍炙人口的《孩儿塔·序》就是在“大病初愈，才能起坐”的苦况中写的。鲁迅为他自己和别人的著、译、编、校的作品所写的序、跋、小引，在数量上，几乎占全部“战斗的杂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正如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他决不为写序而写序。鲁迅写的序同他的杂文一样，是克敌制胜的武器。这些序，不论是长愈万言的，或“短如兔尾巴”的，都包含着无比深邃的思想光辉与战斗锋芒，体现了独特卓绝的艺术风格。序，同样是他投向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匕首，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序，又是“催促新的产生”的热情鼓励，你听：“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

者的憎的丰碑”；序，又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新军语重心长的期待：“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序，又通过简明概括的语言，指导读者写作：“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序，还贯穿了中肯入里的评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总之鲁迅的序，是杂文，又是文艺评论。

鲁迅生前曾殷切期望过无产阶级有一支“无尽的旌旗蔽空的”文艺大军，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上彻底解放时，才得以实现。今天，我们在文艺创作上，已经有了一支朝气蓬勃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宏大队伍，鲁迅辉煌的战斗业绩和丰富的文学遗产，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伟大动力。即如序一类的文字罢，也取得了，并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文艺作品选集。引人注意的是，不少选集中，在书首都冠以一篇序。有的序还专门在杂志上发表。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

作和评论的一件重要工作,不能忽略。

我读过这样几篇序:任轶同志为《小将》写的《大有希望的小将》,浩然同志为《火花》写的《火花缤纷》,方泽生同志为《碧水长流》写的《前进的步伐》,任轶同志为《农场的春天》写的《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这些序写得好,使人爱读爱看。

序的任务,当然要有作者、背景之类的介绍,好多序已这样作了。但我觉得,好序更应该如鲁迅的序那样:应该成为文艺批评的一种。作品是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表达某种思想的,而序却要用理论来说明、来阐发这种思想,正如前面所引鲁迅的话,好序应该是“好指针”。在当前,文艺的任务特别要着力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触及时事,要写重大题材。这是阶级和时代赋予文艺创作的光荣任务,而文艺评论更必须大力提倡、热情鼓励、积极引导。

《大有希望的小将》等序是力图完成这一任务的。他们首先把序的笔锋触及了这很重要的一点,肯定了作者在探索、描写各种重大题材上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它们指出,小将的作者们“每篇就写那么一两个人,一两件事,有的还只有一个闪光的片断,但合起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后我们青年一代新的思想风貌。”《碧水长流》的作者们“在提炼具有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进步。”《火花》的作者们,“几乎都是新人,都是奋斗在第一线的青年战士。”他们“描写自己岗位上的斗争风云,塑造自己队伍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大受鼓舞了。”肯定作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描写重大题材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和革命原则,这正是区别于形形色色反动文艺的根本标志。序,就是要这样干脆利落

地指出作品的思想实质和政治倾向。

这几篇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评介了这些短篇小说在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上所作的努力。文艺创作,把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主角来歌颂,是关系到文艺为哪个阶级、哪条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服务的大问题。《小将》等序用了相当篇幅,结合具体作品,从思想上、艺术上,通过简明扼要的分析,阐发了文艺塑造典型形象的特征:“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尖锐矛盾中,在现实的路线斗争中和自身思想改造的急风暴雨中塑造出来的。”“在今天,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典型环境,就无法呈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性格。”(《农场的春天》序)难能可贵的是,序言不是用空洞的语言,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人物形象的剖析来阐明这一理论,这就越发显得深入浅出,亲切透辟,也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序,不能光是对所序的作品发言。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文艺评论,它有责任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评论给广大读者、作者以更多的大家所关心的东西。比如《农场的春天·序》就很好地作到了这一点。有人提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这是有争论的问题,面临这样的争论,序作者以《农场的春天》中的作品为例,给以明确的回答:“重要的是不能把这种完美和高大写成脱离现实斗争土壤的空中楼阁,而必须写出他们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写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各级党组织把他们放到斗争实践中去锻炼的深远意义和巨大成果,写出贫下中农和老同志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你看“这本集子中好些小说正是努力这样做了”。有理有据,循循善诱,使人很受启发。

序,不仅要满腔热情地肯定作品的优

点，还要积极中肯地指出缺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大军迅速形成，许许多多工农兵拿起了笔，热情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讴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产生的“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这些年青的作者有热情，有干劲，敢想、敢说、敢作，他们经过一段实践后陆续问世的作品同他们自己一样闪烁着火辣辣的时代性格，内容革命，形式健康，很受群众的欢迎。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些新人新作？是以支持之名，不加分析地一律捧之上天呢，还是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按之入地。这两种态度都是革命的文艺评论，包括作品的序所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善于从本质上发现它们的无限生命力，并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支持有两方面：正确的肯定是一方面；正确的批评又是一方面，二者又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鲁迅有句名言：“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它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这是我们对新人新作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对待尚属“幼稚”的作品的态度。我们承认一些青年同志的作品还“幼稚”，还“嫩一些”，但这是决不同于日益衰老和腐败的资产阶级文学。我们也坚信，这些“幼稚的”“佳花的苗”一定会在作者的不断实践中“生长，成熟，老成”。《小将》等序言就是这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碧水长流》的序以三篇小说为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指出《步伐》的作者能够以有助于人物性格的细节，并赋予这种细节以新的意义，而使主人公“赢得人们深深的敬意”；《海的

呼吸》在人物处理上“没有提出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因而在主题的深化上缺少今天的新的高度”；《小红子》呢？主人公写得相当可爱，但由于对立面人物转变的两个情节没有选择好，影响得“主人公英雄行为不怎么可信，因而就缺少感染力。”进而又指出：“这说明作者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时候，可能还是停留在某些生活现象上，没有能够把生活中更本质的东西提炼和反映出来。”从而还说明了作者生活底子的厚与薄对主题深化的影响。这也算是批评吧！但这是有说服力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在这种同志式的热诚的批评面前，作者得到的只会是怎样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把作品写得更好些，而绝不是其它。有人曾说，批评会破坏创作情绪，不对。如果有毒草出土，那么，无产阶级对于这种泡制毒草的“情绪”不但要“破坏”，还要批倒批臭，化毒草为肥料，如我们批判过的《三上桃峰》、《生命》那样；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在成长过程中有一点缺点，也一定会在这种坦率的中肯的批评中“一边克服，一边进军”，决无“破坏”什么“情绪”可言。正如《大有希望的小将》这篇序中所说：“每一个革命青年（包括青年作者），只要努力，只要前进，是有广阔前途的。”

读了这几篇序，我感到它们不仅具有浓郁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战斗性，而且文风很好：没有八股气。作为一篇序来读，很好；作为一篇文艺评论来读，也不逊色。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各地出版了不少小说、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选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重视写序这一有意义的工作，能够看到有更多更好的与作品内容交相辉映的好序问世。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再借用《农场的春天》序的结尾，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热烈地欢迎它们！”

# 放筏姑娘

孙 明 义



拨浪排水好气派，  
姑娘就是擒龙手，  
振臂击退万重浪，  
紧握舵把云中走。

放眼瞧，千山万水在招手，  
姑娘呵心潮更比浪涛骤，  
大厦等栋梁、新轮要大樁，  
快快运呵，一座森林驮着走……

是谁唤醒大江浪，  
阵阵歌声穿峡口，  
放筏女工踏波来，  
快上大干奔潮头。

早晨，朝霞为她举战旗，  
夜晚，星斗为她掌灯走，  
巴山风雨甩两肩，  
扬子江浪溅衣袖。

休说天险难行走，  
姑娘偏爱顶潮流，  
刚绕几道盘龙湾，  
又闯险峰黑虎口。

终点总当起点迈，  
姑娘越干劲抖擞，  
要为革命争上游呵！  
浪打不回头……

(题图：陈达林)

## 关键在于路线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胡建才同志的来信和李雷同志的复信，讨论了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这类问题，在创作实践中还会遇到很多。我们认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工农兵作者和读者根据自己的创作和阅读的体验展开一些生动活泼、切合实际的讨论，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欢迎大家来信、来稿。

编辑同志：

读了《朝霞》第七期发表的小说《一往无前的人》和第八期的《长龙伏虎记》，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两篇作品都把党委副书记处理成对立面人物，即转变人物，这是否合适？党委副书记是基层单位的核心领导成员，党的领导在文艺作品中总是通过具体的典型形象来体现的，小说把他们写成群众的尾巴，前进的绊脚石，这是不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不是符合文艺典型化的原则？记得在文艺黑线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不少歪曲党的形象、否定党的领导的毒草，现在这两篇小说读下来，感觉并不是这样的坏作品，但这中间的区别究竟在哪儿？

我也曾拿这个问题与周围的一些同志讨论，有一个同志说，不能用条条框框束缚文艺创作，但他并不能说服我。而据我所知，我们厂的业余文艺创作组在创作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这类实际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才正确？

读者 胡建才

胡建才同志：

人民出版社《朝霞》编辑室把你的来信转给了我，我和几个工农兵业余作者进行了一番讨论，整理出下面一些意见，作为交流，供你参考。

首先，我们和你一样，对那位同志所谓“不能用条条框框束缚文艺创作”的空洞提法，也觉得不能糊里糊涂地完全赞同。前一时期，不是还有别有用心的人提出要“打破样板戏的框框”吗？显然，他们是要打破样板戏所体现的革命文艺的普遍原则。我们反对的条条框框，是指那些脱离和违背生气勃勃的革命实践的死板教条。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没有一种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完全自由”的文艺。就以你来信中所说的党的领导的问题来说吧，毛主席早在“六项政治标准”中提出过“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这一著名原则，这是毛主席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区别香花和毒草的一个重要标准。放弃了，违背了，就必然会产生反党的坏作品。过去不少

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都可证实这一点。

然而，我们在运用这些革命原则去创作和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如同在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中一样，必须“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你说，“党的领导在文艺作品中总是通过具体的典型形象来体现的”，不错，常常是这样。但是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毛主席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领导。在一部文艺作品中，就象在实际生活中一样，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可以是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例如《一往无前的人》中的高志雄，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委委员，《长龙伏虎记》中的叶冬生，更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老师傅，论党内职位，他们自然都没有对立面人物顾浩和于建中高，但他们与顾浩和于建中展开的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归根结蒂，是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两篇小说也是力图从这个高度来表现主题的。因此，他们尽管一再与党委副书记冲突，但究其实，却是两个维护党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们的胜利，亦即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胜利，党的胜利。关键在于路线，在于作品是歌颂还是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反党作品，其根本要害恰恰在于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你之所以也明确地觉得这两篇小说并不是这样的坏作品，恐怕是因为你也感到了这个本质区别的所在。这两篇小说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之所以是允许的，真实的，是因为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随处可见：正是千百万这样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的共产党员，敢于反潮流，唾弃“名不正，言不顺”之类的腐朽说教，自觉地督促和帮助各级党组织坚决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的坚强领导。文

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这样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能有效地表现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准则，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所以，文艺作品去反映，去歌颂，不仅允许，而且应该鼓励。

反过来，顾浩和于建中则经历了一个从偏离党的基本路线到经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帮助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艰苦过程。他们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他们不是足以代表所有党的基层干部的艺术典型，而是其中一种干部的典型（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也还有区别）。艺术典型总是需要具有这种特殊性。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这个”，就是典型的特殊性。身份不等于典型。要求文艺作品中某一种身份的艺术典型必须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品质甚至性格特征，或者以身份的大小来编排典型人物的主次，或者以作品对某种身份的人的态度来评价作品的政治倾向，都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现实生活中的党委副书记是多种多样的，如果笼而统之地写成一个面孔，都先进或者都保守，那就取消了矛盾的特殊性。特殊应该反映一般，但特殊不等于一般。要求顾浩、于建中的形象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具有特定的典型性、代表性，这是对的；但如果要求他们和一切文艺作品中有党委副书记身份的人都全部地具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所应有的一切特点，照此推而广之，哪里还有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显然是不符合生活实际，更不符合文艺典型化原则的。这里讲的主要是对立面人物和转化人物。但是，即使是塑造那些足以代表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光辉形象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也应在他多方面的优秀品质中突出一个主要侧面，即同样要从特殊

反映一般。这是革命样板戏的成功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当然，我们也决不是说塑造典型可以不考虑身份。人物身份毕竟是典型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身份对于构成一个典型形象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文艺作品中，随意轻率地把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人处理成对立面是不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的，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还必须正确地反映这个生活本质。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歌颂和塑造党的优秀基层干部形象的作品。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方面如果都顾及了，在塑造一个作为作品对立面的干部形象时不是要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了吗？不。不少工农兵作者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个矛盾可以在正确描写这个形象和其他形象的关系，以及这个形象前后转化的关系等过程中得到解决。文艺作品既要反映斗争，它的艺术形象不应该是孤立的，静止的。恩格斯曾要求革命文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说，典型人物总是在典型环境中活动的。《一往无前的人》和《长龙伏虎记》批评了两个党的基层干部，但却无损于党组织，原因是它们还提供了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典型环境，即写了工厂中“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整个革命形势，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革命情绪，包括写了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委的正确领导。这一切，组合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力量对比，而且，后来也成了这两个人物转变的客观因素。他们能转变，自然还有主观因素，这又进一步

说明了他们还是本质较好、知错能改的犯错误干部。我们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典型环境，斩断了作品左右上下前后的内在联系去孤立地评价一个典型人物，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上面，我们根据你的来信，就一个具体问题作了一点具体分析，为两篇直接出自工农兵作者手笔的小说作了一些辩解。我们觉得，对于目前大量涌现的工农兵业余创作的评论，首先仍要坚持文艺批评的党性原则，坚持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去衡量、分析；同时又应看到，要做好这一点，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粗糙、马虎和形而上学。对于创作和评论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应该展开讨论，毛主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那种脱离和违背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创作实际的空洞定义，只能对实践起束缚作用，才是我们真正要破除的条条框框。

至于谈到的这两篇小说本身，毋庸置疑，还存在不少缺点，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中，他们还不是属于最优秀的一类。对于这样为数不少的作品，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中肯的批评来浇灌培育它们，使它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而现在，这项工作还做得太少。

此致

敬礼！

李雷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

# 文艺新花



## 剑河急浪育新人

——喜读长篇小说《剑河浪》

思 亚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剑河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他以饱满的生活激情，热烈地讴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剑河浪》生动地描绘了经过“一月革命”洗礼的上海红卫兵柳竹慧和她的战友们，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来到滨海红霞村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战斗历程。小将们在革命前辈的带领下，经过护堤抗灾、悬崖勘测、开山劈岭、引剑分洪、海上擒敌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挽救了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的公社副主任冯志凌，挖出了隐蔽得很深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作者真挚地唱出了在农村斗争的风雨中—代新人茁壮成长的嘹亮凯歌，努力塑造了以柳竹慧为代表的先进青年的典型形象。

看得出来，作者是努力把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放在剑河急浪中来塑造的。小说开卷就把我们引进—个特定的典型环境：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九年初夏，正当红霞

村遭到四十年—遇的特大洪水，剑河“象—头疯狂的野兽”，吞没庄稼，威胁生命，全村奋力抗洪的时候，柳竹慧和她的战友们来到这里插队落户。在这样严重的时刻，—群曾经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红霞村“扎根”，不能不引起全村的震动，村子里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人物，强烈地表现出他们的爱憎。作品酣畅地展开了以红卫兵柳竹慧、老贫农严德铁为—方，以公社副主任冯志凌和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大队会计孟振甫为另—方，短兵相接，初试锋芒的斗争。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紧紧扣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当“扎根派”还是当“飞鸽派”这个主题，跌宕起伏，层层深入。小说通过抗洪、调队、草木灰事件等情节的描绘，逐步把这一矛盾推向高潮。读完小说，那个英姿飒爽，“认定了—个方向，就—股劲地往前冲”的柳竹慧；那个多思善虑，老喜欢问个“为什么”的葛辉；那个充满斗争精神，说话常带“辣椒味”的李淑敏；那个淳朴踏实，襟怀坦白的陈阿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比较深。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崭新思想风貌，体现着毛主席为革命青年指引的道路无比正确！

小说情节紧凑，语言也清新。几处细节的刻划，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如红霞村头栽“扎根树”的—段抒情描写；如严大妈灯下诉说“枣木扁担”历史的一节精彩

插叙，形象地表达了知识青年继承革命传统，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这样的细节描写，对典型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由于作者是新兵，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还欠丰富，作品不免存在缺点。如开展矛盾还较拘谨，写得不够放手；在人物刻画上，还不善于运用富有表现力的个性化语言。

《剑河浪》的创作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可以相信，作者同他的战友们只要在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学习，勇于实践，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反映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作品问世！

## 喜看小将挑大梁

——略谈中篇小说《大梁》

郑 慧 臣

中篇小说《大梁》是上海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文科班学员继短篇集《小将》后的又一新作。作品通过工厂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告诉人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工业战线也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小说围绕着“新一号”发电机的设计和试制，展开了几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矛盾，塑造了车间支部书记梁东的形象。新型发电机的试制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第一次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师傅便提出“新一号”电机的设想方案，被修正主义路线扼杀了。第二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以青年工人梁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批判了厂内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批判了新

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办公室主任潘耀宝的错误行为，潘耀宝经群众教育、帮助，被结合进电机车间革委会，仍抓“新一号”的设计工作，结果还是失败。小说着重展示了第三次设计和试制的斗争，梁东已经成长为电机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和年轻的工人技术员凌芳及老工人陶志毅等坚持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哲学，冲破了潘耀宝等人所设置的障碍，粉碎了阶级敌人常怀义所制造的重重干扰，终于取得了胜利。

《大梁》把梁东放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使他既要和暗藏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斗争；又要和复旧倒退势力较量，还要和同志内部的错误思想交锋，作者步步深化，层层剖析，使人物的思想具有一定深度。

《大梁》敢于大胆触及时事，触及当前工业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些问题，以批林整风运动为背景，时代气息浓厚。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批判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复辟倒退思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千百万朝气蓬勃的革命小将，他们在斗争中生活，在风浪里锤炼，迅速地茁壮成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梁”。小说《大梁》所塑造的梁东、凌芳等就是这样的人物。作品所着力刻划的正是小将挑大梁的故事。

《大梁》的作者也是文艺战线上的小将，同样地在迅速成长为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敢战士。从《小将》到《大梁》，我们看到了他们不断深入生活的扎实足迹，看到了他们进行创作实践的大胆勇气，看到了他们逐步积累经验的可喜提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必将看到小将挑大梁的故事层出不穷，争相出现。

(题图：赵竹鸣)

读

者

来

信

编者按：《朝霞》是在广大工农兵作者和读者的关怀、支持下诞生和成长的。一年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来稿和来信，从中得到了有力的鼓舞和策励。为了加强刊物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我们决定开辟这个专栏，不定期地摘登一些读者来信。这次摘登的四封来信中所指出的问题，主要反映了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是我们今后要吸取教训、努力改进的。另外，本刊将按照读者的建议，陆续增设《创作通信》、《读稿随笔》等有关文艺写作学习的专栏。欢迎大家踊跃来稿。

## 要正确地描写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在农村搞科学试验，必须依靠党，依靠群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故事《植保姑娘》（载《朝霞》一九七四年第一期）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有缺点的。阿凤初搞试验，“出门‘咔嚓’，闭门‘啪嗒’，把门关死了”，除了她的助手桂芳知道外，队里的老贫农，老队长她都没去请教过，这不是“闭门造车”吗？虽然她起早摸黑跑到田头，也还是个人的苦思冥想。

在这个故事中，老队长是一个主要的贫下中农形象，但阿凤提出“要赶紧下措施，打药水”，老队长开始不愿搞，后来不得已同意在一小块棉田里先作试验，最后看见试验田里喷过药的棉叶萎蔫了，就大发其火，叫大家停下不要再搞了。还用手指指耷拉着叶子的棉田对阿凤说：“这就是你的敢闯精神！”这样一句话出自一个老贫农的

口，使人看后心里非常不舒服。更重要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要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要拜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同时，充分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那么，现在这样处理合适吗？

在作品中，除了老队长外，金大妈对自己女儿的“秘密”一无所知，姚满昌是个光打个人小算盘的富裕中农，根本不可能支持她们。总之，大家对她们漠然置之，只看见她们单枪匹马地干。

另外，这篇故事，本来还可以写出一层很好的意思，老带新，新促老，新、老两代人团结战斗。可是，由于故事里主要英雄人物与一般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这层意思就没有能表现出来。

编辑同志，我也是从城市来到山区的知识青年，业余时间爱看一些文艺书刊，我们希望今后读到更多的描写知识青年的好作品。

李霓莎

## 刘备是个法家

看了《朝霞》六期上的《略评〈三国演义〉中的尊儒倾向》这篇文章。觉得刘备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争议的。

诸葛亮入川之后，在蜀国执行的是一条法家路线，他以法治国，“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必信”，赏罚严明，使蜀国的政局安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从来就是不可调合的，如果刘备是个儒家人物，他怎么能够对诸葛亮委以重任呢？尽管《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煞费苦心地把刘备描绘成一个大儒，但却掩盖不了刘备逐刘璋等这类在儒家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实。其他历史事实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须知与曹操相争者，未必都是儒家人物。在那样的年代里，奉行儒家路线的人，要想建立一个政权，成功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刘备也是个法家，他执行的是法家路线，重用的是法家人物，在他死前的遗嘱里，还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学习法家的理论著作。《略论》一文，把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同《三国演义》里被歪曲了的艺术形象混为一谈，不加区别，未免缺乏科学精神。

朱英至

## 年龄搞错了

第九期上刊出的《珍珠》，努力反映我国养珠工人的新风貌，塑造了养珠姑娘双珠这个典型人物，文字也写得较生动活

泼。但是在双珠的年龄问题上，安排得很不适当，文章开头写到三年前的一天，走进幸福水产大队的办公室见到双珠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那么，现在是二十三岁左右吧，但是后来又讲到解放前二年在破船里生下了双珠，这显然是编辑工作的疏忽。

曹乾石

## 建议增设写作学习专栏

在当前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火热战斗的孕育下，一支由成千上万名工农兵群众组成的文艺写作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这支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产物，是上层建筑斗批改伟大胜利的产物。她将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冲破一切旧的习惯势力的阻碍，朝气蓬勃地成长壮大起来！

然而，这支文艺写作队伍，在今天仍处于蓬勃成长阶段。许多初学写作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已经拿起了笔杆，用自己亲身经历来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工农兵自己。他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实践。这里有一个过程，一下子就成熟是不可能的。他们还需要支持和培育。

我们认为，《朝霞》不但担负着通过文艺反映当前伟大时代的风貌，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任务，并且还担负着支持和培养一大批新生的工农兵业余文艺作者成长的任务。这应该是你刊编辑人员认真研究的课题。

我们建议，是否能在刊物上增加“工农兵业余文艺写作学习”一类的栏目，选登一些作品分析、写作常识等等。

李永 郭建森

#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批判旧京剧中尊儒反法的“骂曹”戏

上海市戏曲学校理论学习小组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好法术”，因而，遭到了孔孟之徒的肆意攻击。在戏曲舞台、特别是旧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小批“骂曹”戏，曹操被涂成“白面”，打扮成阴险、毒辣、刚愎自用的“奸雄”，加以咒骂丑化。

那么，在历史上曹操究竟是“红面”还是“白面”？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呢？根据史书记载，在东汉末年，大地主豪族势力，占地称王，分裂割据，横行逆施，连年混战。以致“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经济文化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短短数年间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人民迫切希望结束混乱分裂的局面，争取国家统一。曹操推行“足食强兵”的政策，实行了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这不仅解决了当时急需的军粮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之同时，曹操消灭了袁绍、袁术等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这些事实证明：“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也正因为如此，曹操遭到孔孟之徒的恶毒攻击。鲁迅说得好：“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一针见

血地揭露了以“圣人之徒”自居的政治骗子们利用旧戏剧中的艺术形象，颠倒历史，为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效劳的反动实质。

旧京剧中“骂曹”戏硬加给曹操的罪名之一是：篡权欺君，实为汉贼。如在一些唱词中攻击曹操“一人梦想吞帝邦，起心不良势压乡党”，“谗臣当道谋汉朝”，“内怀谋朝篡位之心，外呈欺主专权之意”，是“仁孝礼义俱丧尽”等。这一连串的谩骂声，攻击的都是曹操坚持前进、坚持统一的法家路线。曹操曾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可见，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为了制止封建军阀的“称王称帝”的分裂活动，维护封建中央政权的统一。儒家之徒咒骂曹操坚持统一的活动是“专权”、“篡位”，恰恰暴露了他们复辟、分裂的野心。这类戏在大骂曹操的同时，就露骨地宣扬孔孟之道，说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食君禄报君恩为臣本份”等等，比比皆是，这就显露了他们骂曹是为了兜售“克己复礼”的儒家路线。他们骂曹操“轻仲尼”、“毁孟子”，这并非是曹操的过错，恰恰表现了曹操尊法反儒的精神，说明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坚定的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旧京剧中的“骂曹”戏还恶毒攻击曹操

“以法治军”的法家军事路线。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法家军事家之一。能文能武，史书上多有称颂，说他“上马横槊，下马谈论，可谓不负饮食”；说“魏武新造大业，文武兼施”。被曹操打败的张鲁，也曾说过“宁为魏公奴”的话，表示他对曹操政治、军事才能的钦佩。有的称颂文章中，更说他“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当时，乌桓的奴隶主贵族，经常带领部下，侵入内地，进行骚扰破坏。曹操“壘山湮谷五百余里”，抄击乌桓后路，平定了乌桓，使内地不再遭到破坏，经济得到发展。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功劳。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中曾经写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是指曹操平乌桓时的事。然而，“骂曹”戏却说什么“战不能胜，攻不能取，无颜于天下！”事实胜于雄辩，曹操能够统一北方，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用战争消灭了豪强武装割据势力，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历史功绩。至于他亲自指挥的官渡之战，更是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优秀范例之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这一切，都是“骂曹”戏所掩盖不了的。

旧京剧中的“骂曹”戏还对曹操的法家组织路线进行攻击，说曹操“不识贤愚”，“不纳忠言”，“嫉贤妒能”，说曹操手下，尽是些“衣架、饭囊、酒桶、肉袋，碌碌庸才”、“无用之辈”。这也是胡说八道。曹操执行的是不论“世资”、“门弟”的“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他曾三下“求贤令”，明确提出要采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对儒家的“任人唯亲”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在曹操的手下，郭嘉、张辽、满宠、于禁等人，都得到重用。甚至贾诩（曾帮助张绣攻打曹操）、陈琳（曾写过檄文骂曹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

数。”这对当时的豪族大地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曹操法家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得到顺利贯彻，是同他有这样一个较为稳定的法家领导集团分不开的。这样一条组织路线遭到炮制“骂曹”戏的儒家之徒的仇恨，也确实不奇怪。

“骂曹”戏的出现，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曹操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使法家思想广泛传播，孔孟之道威风扫地。在曹操管辖的地区里，孔庙“百祀堕坏”，“毁而不修”，“儒林之群，幽隐而不灵”，人们“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因而，大大打击了儒家的政治地位，引起了孔孟之徒的极端恐慌。封建反动阶级的御用文人，祭起孔孟“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法宝”，利用戏曲作为“礼治”、“教化”的工具。在戏中，他们在大骂曹操的同时，还正面塑造了不少儒家代表人物，如张松、徐母和左慈等。通过这些跳梁小丑的嘴，发泄了儒家对法家的刻骨仇恨。看一看那些“骂曹”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确可看清“骂曹”戏泡制的险恶用心和伪善欺世的本质。

张松是什么人呢？是益州刘璋手下的“别驾”，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士。张松想见曹操的目的是献川蜀地图，出卖刘璋，以攫取更大的荣华富贵。但曹操看不起张松这个利欲熏心、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就“疵毁曹公”而投奔刘备，转而怂恿刘备夺取益州，不惜卖主求荣。后被其兄张肃告发，为刘璋所杀。这样一个卑鄙小人，还配来骂曹操吗？何况史书上也根本没有张松当面骂曹的事。关于徐母，史书中也没有她“骂曹”的记载，仅记载了曹操南征襄樊，在难民中“获庶母”。旧京剧却编造了《曹营见母》、《徐母失柬》、《徐母训子》和《徐母骂曹》等剧目，什么曹操赚

取徐母，骗来徐庶，徐母痛骂曹操，用石砚击之。这都是无中生有地攻击曹操，实在笨拙而恶劣得很。在《后汉书》中，也没有左慈“骂曹”的片言只语。旧京剧竟捏造了“黄柑无心”的怪诞情节，还让左慈大骂曹操之后乘龙而去。荒诞不经，包藏祸心。

从历史记载与旧京剧的比较中，可以知道：“骂曹”戏是一任己意地歪曲历史、发泄孔孟之徒对法家的切骨之恨的毒戏。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历史事实来要求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历来是允许而且必须艺术虚构的。但艺术虚构对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来说，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本质。而“骂曹”戏则与其他一切反动的文艺作品一样，通过荒唐的捏造和恶意的谩骂来歪曲和颠倒生活的本质、历史的真面目，手段十分卑鄙。这一切，都证实：“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一切反动派拚命要与新兴力量斗争，而又拿不出货色，只能靠“泼妇骂街”来过日子，也就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的窘态和腐朽的本质。

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完全是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的，它服从于不同的阶级利益，为不同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对曹操的评价也是如此。在南宋之前，对曹操有褒有贬，总的来看是赞扬的多。如《晋书·陶侃传》：“陶公神明机鉴似魏武”。崔鸿《前赵录》：“张茂谓马岌曰，刘曜自古可比谁等辈，岌曰，曹孟德之流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唐太宗《祭魏太祖文》称曹操为“哲人”，“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唐玄宗自

名为“阿瞞”（曹操小名）。这些赞扬，一般说来，还算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偏安江南的南宋时期，对内残酷压榨人民，对外妥协投降，激起了各地民变，彼伏此起。朱熹之流从儒家“正名”理论出发，尊蜀汉，贬曹魏，力图以孔孟之道的理学“正人心”，借以维护当时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朱熹在他炮制的《通鉴纲目》中，对曹操“八九十事，未尝有一语予肯定之”，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一部曹操的“罪行录”。《纲目》一出笼，儒家之徒立即拍手叫好，说什么“纲目修而乱臣贼子惧”，一语道破了他们攻击曹操是为了“克己复礼”，反对改革。贬曹开始形成了一股逆流，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这种社会思潮下，连民间艺人“说三国事”，也就显著地带着贬曹的倾向，所以，里巷小儿“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称快”。及至明代嘉靖年间，明王朝日益趋于腐朽，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时，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出世了，这部小说突出了尊儒反法的思想倾向，对当时和后来的“三国戏”的改编，影响甚大。明代的三国戏，除少数之外（如王济的《连环记》等），差不多都是沿袭《三国演义》而来。甚至于照抄前人的剧作，如无名氏的《古城记》，抄袭了明皇族朱有燬的《义勇辞金》，美化关羽而丑化曹操。到清代道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前后，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曾国藩之流，狂热鼓吹孔孟之道，恶毒咒骂农民革命，把清政府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巩固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权。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骂曹”戏在京剧舞台上大为泛滥，流毒甚广。

可是，儒家的谩骂抹杀不了曹操的历史功绩。明朝李贽称颂曹操，“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明末清初

的王夫之，肯定曹操，“严椒房之禁，削扫除之权”，“任法课能，矫之以趋刑名，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近代章炳麟《魏武帝颂》称道：“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务稼穡，故民繁殖”，“握中原之魁柄”，“不宠贿以要大政，桓文以一匡纪功”。在戏曲舞台上，也有人肯定曹操，打扮“不用粉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公然赞扬曹操“一生好义”，演出《续琵琶》传奇，“装潢魏武之休美”。曹操还得到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称赞。如和李自成、张献忠同时起义的罗汝才，曾经自号为“曹操王”。当然，他们的这一些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我们无产阶级看来，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对孔孟之

徒的镇压，为的是维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地位；他那“唯才是举”的路线，只不过是冲破豪强、官僚地主的界限而已。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曹操，必须对这个历史人物一分为二。

马克思教导我们，应该“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骂曹”戏在宋以后的日益泛滥，说明我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已完全腐朽，地主阶级更趋反动，容不得一点小小的改革了。从“骂曹”戏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之徒都是政治骗子，他们惯于伪造历史，栽赃赖账，手段极为卑鄙毒辣。彻底批判旧京剧中的“骂曹”戏，有助于我们对刘少奇、林彪之流现代政治骗子的反动实质的认识。

---

## 请 战

张 正 秋

晚霞归，月吐辉，  
书记值班党委会。

忽闻锣鼓动地来，  
门口涌进突击队。

鼓点一停队排开，  
大红喜报闪光辉。

站出队长多英姿，  
声音宏亮似打雷：

“全年任务已超额，  
新的战斗请指挥！”

书记哈哈笑开眉：  
“任务艰巨怕你们推。”

话音未落满堂炸：  
“啥事难倒过突击队！”

“黎明就开跃进会，  
命令你们快去睡。”

刹时满堂齐声嚷：  
“这岂不是要撤退？”

不知哪位骚姑娘，  
一扬胳膊喊声脆：

“六班还在打老虎，  
我们快去助助威！”

轰然出门如风卷，  
歌声追着笑声飞。

## 原始歌谣与神话

上海师范大学《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编者按：《原始歌谣与神话》是正在编写的“青年自学丛书”《简明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章，本刊还将继续选载。对于这类读物，如何写法为好，请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我们中国屹立在亚洲大陆的东南部，东临太平洋，西枕帕米尔高原；最北部全年无夏，大部分时间覆盖着亚寒带的冰雪；最南部长夏无冬，到处生长着热带的椰林。五十万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开始在这块大地的黄河流域劳动、生息。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首先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我国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早在原始公社时期就开始了它的光辉历程。歌谣和神话，就是这个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

### 文学的起源与原始歌谣

文学起源于劳动，最早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的规律，中国文学史是充分体现了这个规律的。

诗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初阶段。那时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感觉器官均不发达，语言很原始，不仅语法简陋，词汇贫乏，而且语音也不清晰。但诗歌创作在这时就已经在劳动中产生了。关于这个

问题，鲁迅一九二四年就作过精辟的论述：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借有自然的韵调；……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淮南子·道应训》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一九三四年，鲁迅又利用这个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上述的道理进一步作了形象化的说明，这就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关于“杭育杭育派”的一段话：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

“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

“杭育杭育”虽然是“单纯的呼叫”，没有明确的意义，但它是适应抬大木头所特有的劳动韵律而产生的，是有节奏的，实际上它是原始的劳动号子，也可以说是“孕而未化”的诗歌语言。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语言的脱离原始状态，在这种“单纯的呼叫”当中，逐渐出现简单的表意明确的词语，从而有了表达自己“心意和感情”的内容。后来，由于思维和语言在劳动实践中日益发展，加到原始劳动号子中的表意明确的词语日益丰富，所表达的人们的心意和感情也就日益复杂起来。于是表意明确的成分便上升为诗歌的主体，而原来的“单纯的呼叫”反而退居为从属部分了。但是这种单纯呼叫的从属部分在许多民歌当中，特别是劳动号子当中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旧常见。先秦时代的中国早期的文人诗歌，往往带着“兮”、“猗”、“些”、“只”等诗歌专用的语气词，读起来具有浓厚的原始歌谣的韵味，也正是这种“单纯的呼叫”的遗迹。

诗歌既然起源于劳动，不难想象，在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里，歌谣一定是多不胜数的。但因迟迟得不到文字记录，原始公社以前的作品全部失传。就连原始公社时期的作品，我们也只能从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文献里看到它的一鳞半爪了。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泥丸），逐肉（鸟兽）。

这首歌谣两字一拍，韵调自然，语言单纯朴素，是一首比较接近原始语言的两言诗。它节奏轻快，感情洋溢，不仅概括地写出了制

造和使用弹弓的全部过程，而且突出表现了我们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喜悦心情。从主题思想和语言形式两方面看来，无疑是渔猎时代弹弓初发明时的作品。它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新的成绩。远古时代，我国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竹子广泛生长，在我们祖先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首原始猎歌也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赞成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并且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至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弹弓是弓箭的前身。根据恩格斯的指示来看《弹歌》，就不难发现，这首原始猎歌正是我们祖先由蒙昧时代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的代表作品。他们以喜悦的心情，歌唱制造和使用弹弓的全部过程，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我们可以推测，欢唱《弹歌》的中华民族祖先已经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他们只用八个字，就唱出了制造和使用弹弓的全部过程和喜悦心情，充分表明他们已经有了较发达的智力和一定的艺术水平。

在现存的古籍里，我们还找不到比《弹歌》更早的文学作品，可考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从它开始。这个开端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朴素的统一，值得自豪和重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个可喜的起点，看看它给中国文学史带来什么宝贵的启示。

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水平很低，我们祖先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根据考古工作者对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人骨的鉴定，那时的人们由于负重过度，往往

患有压缩性骨折。由于食物粗糙，咀嚼困难，下颌骨都比现代人粗壮。大多数成年人只活到三四十岁，不少儿童早年夭折。这还是进入野蛮时代以后的情况。至于《弹歌》的时代，生活就更为艰苦了。但是《弹歌》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没有留下任何悲苦的阴影。在艰苦与乐观之间，作者显然是把乐观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这就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曾经被历代民歌所继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的现代民歌，更是充分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

记载《弹歌》的《吴越春秋》说：“弹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作者虽然看出这首歌词是渔猎时代弹弓初发明时的作品，但却捏造故事，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解释这个发明和《弹歌》的创作，这就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既歪曲了历史，也糟蹋了《弹歌》。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儒家的黑手早就伸进中国文学史，抓住《弹歌》加以歪曲，用它来宣扬礼教了。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从一开始就注意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

另外，在《礼记·郊特牲》里有一首《伊耆(qí)氏蜡(zhà)辞》，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土反其宅！ 土，回到你的堤上去！

水归其壑！ 水，流到你的沟里去！

昆虫毋作！ 昆虫不要兴起！

草木归其泽！ 野草灌木，长到你的沼泽去！

伊耆氏一作伊祁氏，据说就是神农氏。这是一个首先发明农业的氏族的名称，同

时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开始经营农业的时代的名称。作为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的陶器，据说也是由神农氏发明的。可见这个时代大约相当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蜡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是每年年终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而祭祀有关百神的祭典，是自然崇拜的产物，是原始宗教的表现。但原始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同阶级社会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为的宗教有很大区别，在原始社会的整个思想领域里，从长期社会实践中自然产生的朴素唯物思想还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这首蜡辞就与蜡祭有着针锋相对的矛盾。它每句都是命令语气，敢想敢说敢为，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意志充满了自信，充分表明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主宰大自然的巨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早的农民形象。一九五八年，陕南农民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民歌：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首民歌与《伊耆氏蜡辞》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然而，就气魄的雄伟和风格的豪迈而言，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历史发展继承性痕迹么？

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始于制陶术的发明和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终于文字的出现和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几十万年的中国原始社会里，这个时代只占据着最后二、三千年的时间，其上限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下限大约距今四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弹歌》和《伊耆氏蜡辞》之间一定有着很长的时间距离，后者的语言比前者有很大进步，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从形式上看，《伊耆氏蜡辞》已经属于四言句式的范畴，

在修辞方面可能经过周朝人的加工。但其内容完全符合我们祖先最初从事农业生产的精神状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 神话和神话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了无数歌谣，而且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许多雄伟壮丽的神话。远古时代是神话繁荣的时代。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神话是人类发展到野蛮时代的产物。如前所述，在漫长的中国原始社会里，这个时代只占最后二、三千年的时间。但这二、三千年却正是中国神话的产生和繁荣时期。活跃在中国神话里的黄帝、蚩尤、禹等，实际上都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部落联盟的领袖。即使是女娲(wā)造人和补天的神话，最早也只能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产物。这个神话把人类起源和人对大自然的斗争都集中到一个女神身上，显然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和母权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这正是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恩格斯在谈到希腊人的氏族的时候曾经说过：“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明了神话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指出了神话与原始宗教的关系。

关于原始宗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是说得清楚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

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就是原始宗教的最初的宗教之神。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伊耆氏蜡辞》，就是对这种宗教之神发号施令的作品。“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 and 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这种有了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的幻象，就是继原始宗教而起的宗教之神，最早的是图腾(族徽，氏族神)，我们在中国神话里常常看到的反面角色“帝”(上帝，天神)，则是这种幻象的最高代表。因此，原始宗教虽然是自发的宗教，但同样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凡是宣传原始宗教之神的東西，自然都是迷信。

随着社会上私有财产的出现和氏族显贵的产生，原始宗教很快就有了欺诈的成分，带上了阶级的色彩，而且其程度不断加深。这在那些“帝”的身上是有充分体现的。到了阶级社会，阶级属性很快成为宗教之神的主要属性，原始宗教也就由自发的宗教变成人为的宗教，成为剥削阶级欺诈劳动人民的工具了。

另一方面，原始宗教也在很早就为神话的孕育提供思想资料。而当神话一旦从原始宗教脱胎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对原始宗教的某种否定，走到它的反面去了。所以，神话决

不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象，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力求征服世界和支配世界的力量和愿望在幻想中的反映，总是鼓励人们反抗宗教之神的权威，不屈服于命运，力争做世界的主人。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因此，神话之神实际上乃是原始人幻想中的理想英雄，它与宗教之神往往处于对立地位，互相排斥，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之神。只有宣传这种英雄的作品，才能称为神话。神话与宗教迷信的性质是不同的，其界限也是分明的。

中国神话的文字记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和远古歌谣一样，也都是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有的自然难免要被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但是这些文字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实质上仍是属于原始社会的作品。

这些神话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往往有深刻的描写，突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先勤劳勇敢、大公无私、顽强战斗、无所畏惧的高贵品质，生动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图景，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在祖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开辟草莱、缔造文化的历史功绩。

例如《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与桃音相近，邓林即桃林。）

夸父是一个善走的巨人，同时又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这个氏族的特点是“其为人大”，这个巨人就是同名氏族的代表和化

身。他为了探索太阳的秘密，紧紧追赶太阳，一直走到太阳里面去了。胜利之后，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河之水，还嫌不足，又去喝大泽（神话中的大湖）之水，没有走到，就渴死在路上。可见他为了争取时间和胜利，在追日的时候忍受了多么严重的口渴。但死后还把手杖丢下，用自己巨大的尸体作为肥料，使它化为大片桃林，继续为人民造福。这就充分表明他追日不是为了别的，也正是为了人民。不难看出，夸父的形象是非常崇高的。他有着舍身为人类造福的高贵品质，有着穷究自然奥秘的雄心壮志，有着气吞山河的伟大气魄。这是集中体现了我们祖先的优秀品质的光辉典型。那绵延数千里的桃林，就是他伟大精神的化身，也是他光荣事迹的纪念。

再如《山海经》里的“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旧说在山西长子县西，为漳河的发源地），其上多柘（zhè）木。有鸟焉，其状如乌（鸦），文首（头上有花纹），白喙（huì 鸟嘴），赤足（红脚），名曰精卫，其鸣自詵（它的鸣声是自己呼叫自己。指鸣声就是“精卫”。詵xiāo，呼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yīn 填塞）于东海。

这个神话把精卫安排在发鸠山上，说她是炎帝之少女，可能起源于这个地区的炎帝部落，而与漳河水患有关。后来漳水变成东海，显然是广泛流传的结果。这个溺于东海的少女，抱着一定要战胜海洋的决心，化为小鸟，口衔木石，誓填东海，这不仅是为了替个人报仇，而且也是为了替别人除害造福。少女的化身“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外表非常朴素；“常衔西山木石以堙于东海”，意志非常坚强。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青少年形象。这个感人的形象突出反映了远古时代青少年

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充分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青少年自古以来就有着刻苦耐劳、顽强战斗的优良传统。《述异记》说，精卫“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这些别名不仅体现了少女的性格特征，而且饱含着人们对她的感情，可见后人对她是怎样赞扬和怀念。

又如《淮南子·天文训》里的“共工头触不周山”：

昔者共工与颛顼(zhuān xū)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lǎo)尘埃归焉。

这是一个造反的神话。我国原始社会在进入父权制以后，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奴隶制度逐渐萌芽。随着阶级分化而产生的氏族显贵，不断发动掠夺战争，财富和奴隶日益增多，地位日益加强，有的终于成了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kù)、尧、舜，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一个比一个明显地代表着从原始公社产生，但又自居于原始公社之上，并且同原始公社日益脱离的社会力量，“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虽然在决定大事的时候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并对大酋长的职位实行“禅让”，但这只不过是少数显贵之间实行的“民主”，表面上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民主色彩，实际上已经和原来的全氏族成员的民主平等大不相同。“五帝”都姓姬。其后的禹也是姬姓(姒氏)。到禹被选为大酋长以后，不仅可以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杀掉一个迟到的氏族首领，而且公然把大酋长的职位传子，终于建立了由姬姓氏族统治的奴隶制国家。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奴隶制的来到人

间，当然丝毫不例外。虽然它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虽然奴隶制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其“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传说在舜的时候就创制刑法，可见反抗一定很激烈。对于这些反抗斗争，神话里是有突出反映的。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刑天的故事，说刑天“与帝争神”，上帝砍了他的头，葬于常羊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盾)戚(斧)以舞”，要和上帝继续斗争。真是不屈不挠。至于被称为“四罪”和“四凶”的驩兜(huān dōu)、共工、鯀(gǔn)、饕餮(tāo tiè)，更都是反抗姬姓大酋长的著名英雄。

共工本来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居住在共地(今河南辉县)，正是黄河出山入平原北转，常常决口为患的地方。因此这个氏族世代治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而且功绩很大，在部落联盟中常常担任水官的职务，使得这个官名也就叫做共工。禹治水成功，也是和这个氏族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但是这个氏族是姜姓，常常受到走种族奴隶制道路的姬姓大酋长的压迫和打击。据说尧就曾经骂他们“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见《尚书·尧典》。意思是言语漂亮，行为乖张；貌似驯服，心想造反)，把他们的首领流放幽州。由于黄河常常在他们的地区决口，有人还污蔑这个世代治水、劳

苦功高的氏族“振滔洪水”(见《淮南子·本经训》、《路史·太昊纪》),作为迫害他们的借口。因此,这个古老的氏族不断反抗姬姓大酋长的压迫。许多史料表明,黄帝以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姬姓大酋长,全都被共工斗遍了。颛顼有一大发明,就是“绝地天通”(垄断人们和天神的交通),自封为大教主。他是利用天神发展奴隶制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大教主曾以宗教势力强化父权,很有些法西斯作风(《淮南子·齐俗训》:“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祓于四达之衢”。祓 fú,用宗教仪式除灾去邪。)“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决不是偶然的。《韩非子·五蠹》说:“共工之战,铁铤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虽然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我国远古时代有铁器,但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出共工氏族和姬姓大酋长之间的战争一定很激烈。

这个神话里的共工,就是勤劳勇敢的共工氏族的代表和化身。他有着摧毁一切堕落势力的造反精神,胆大包天,力大无比,一怒之下,连天地日月星辰都为之改观,一个颛顼当然不在话下。他的英雄行动既集中体现了我们祖先改造自然、安排山河的丰功伟绩,又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最初造反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最典型的造反英雄。毛主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个光辉的典型是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论断的。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充分表明,早在原始社会野蛮期,我们祖先就已经对这样的山河大势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虽然是幻想的和幼稚的,但却充

满了主人公的感觉,充分反映我们祖先早就生活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并且已经开发了祖国的山河,走遍了祖国的大地。

一切反动派都害怕共工。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时,有个害怕革命也反对改造大自然的姬姓大奴隶主太子晋,就曾经跳出来:“古之长民者,不堕( huī, 毁坏)山,不崇藪(不垫洼地),不防川(不修河堤),不窞泽(不决引湖水)。……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沉溺于享乐。湛音 dān),淫佚其身(生活荒淫),欲壅防百川(想堵塞所有的河流),堕高堙庳( bēi 低),以害天下。皇天弗福(老天不保佑),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因此灭亡)。”直到唐朝,儒家气味极浓的司马贞,在为《史记》补作的《三皇本纪》里,还说,女媧末年,共工“任智刑以强(依靠智谋和刑罚强盛起来),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企图以水德接替木德。古代阴阳家以为女媧属木德,共工属水德,木应由火接替),乃与祝融(担任火官的氏族首领)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他们不仅力图把共工抹黑,而且多么希望共工失败,多么希望共工惨死啊!但是劳动人民从来也不相信太子晋的鬼话。汉代民间求雨祭共工,这是连董仲舒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见《春秋繁露·求雨》),可见共工根本没有死。太子晋虽然竭力想把他抹黑,但是语无伦次,矛盾百出,反而可以看出共工是一位敢于“堕高堙庳”的坚决改造大自然的英雄,恰好暴露了太子晋害怕自然辩证法和反对“堕高堙庳”的反动嘴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的自注中,曾选录了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上述三种不同的记载,并加按语:“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

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主席的按语揭开了神话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恢复了共工这个造反英雄的胜利者的形象，狠狠打击了一切想把悲剧留给英雄的反动意图。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看中国文学史，就不难发现，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话不断遭到剥削阶级的破坏，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明显，“共工头触不周山”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尚书》曾说夏商“受天命”，孔丘赞扬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都表明奴隶主阶级一建立国家，就很注意利用宗教迷信统治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把原始宗教灌满了欺诈的内容，使它成为人为的宗教，而且也从政治角度对神话肆意歪曲，横加排斥。而干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孔丘。例如，关于黄帝的形象，孔丘至少就做过两次肆意的篡改：

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长着四张脸），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之四方，不计而耦（步调一致），不约而成，此谓之四面。”（《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中国奴隶主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尊黄帝为始祖。孔丘唯恐神话有损祖宗的尊严，他的这些巧伪之言，显然都是参照周朝大奴隶主的形象来篡改神话中的黄帝形象的。

又如，关于“夔(kuí)一足”的神话，孔

丘也作了惊人的歪曲：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一只脚），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对音乐特别在行）。尧曰‘夔一足矣（有一个夔也就够了），使为乐正（专门负责音乐的官名）。’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

此事两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见于《吕氏春秋·察传》，内容小异大同，充分表明孔丘破坏神话的巧言伪语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实，夔本来就是神话里的一只脚的怪兽，状如蛇，其形象已经在殷墟石雕和一幅晚周帛画上发现（见郭沫若《文史论集》）。那幅晚周帛画画的是夔凤搏斗，夔左凤右，一个贵妇人在凤一边的右下方向左侧立，合掌祈祷。这充分表明夔与凤乃是一对矛盾的事物，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凤在神话里是和平的象征，“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和《说文》都有明确记载。作为凤的对立面的夔，显然是象征暴力。《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正是把夔作为暴力的象征来介绍的。众所周知，孔丘对凤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他用鸵鸟政策对待夔的神话，竭力歪曲否定，正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害怕革命暴力和害怕辩证法的表现。

以上三例，不约而同，都是玩弄文字，进行诡辩，和《论语》所记载的孔丘的言行完全一致。有人曾以《论语》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一个依据，吹捧孔丘有什么“无神论”观点，那是不可信的。谈凤不谈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这句话的部分真象。孔丘鼓吹天命，讲究丧葬和祭祀，在祭祖和祭神的时候都必须必敬，好象鬼神就在他面前似的。只要全面看看他对待鬼

神的态度，就不难发现，两种性质不同之神，在孔丘的思想里是界限分明的。他崇敬祭祀的乃是宗教之神，“不语”的显然是神话之神。孔丘的时代正是奴隶造反的时代，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起义，势如暴风骤雨，很象神话里的共工造反。据说跖还讲过，死后要以铁锤随葬，到地下敲周朝大奴隶主的脑袋。这个故事又与神话里的“刑天舞干戚”多么相似。看看这些事实，就不难发现孔丘究竟为什么要把神和怪、力、乱并列而加以排斥否定了。这种神显然就是神话里的共工、刑天等等“凶神”，而决不是孔丘平时所崇敬祭祀的宗教之神。

其实，孔丘不但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神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对于怪、力、乱也是一样。这个政治骗子除去凤鸟之外，还崇拜什么河图、麒麟，曾毁三都，杀少正卯，并积极支持没落奴隶主搞反革命政变，实际上他怪、力、乱样样都谈，不过只谈对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怪、力、乱，不谈对奴隶主阶级不利的怪、力、乱罢了。因此，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既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又是一句反动的宣言。提倡迷信，反

对神话，这就是孔丘的“无神论”的实质。

总之，能歪曲篡改的就歪曲篡改，不能歪曲篡改的就一律“不语”，横加排斥，这就是孔丘对待神话的态度。不难看出，其目的显然是想利用自己的学阀地位，把神话全部扼杀。在孔丘的带动之下，整个儒家学派都对神话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在著述中绝少涉及。直到汉朝司马迁，仍旧不能摆脱孔丘的影响，还对神话小心翼翼，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又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和许多神话失传，实在是和儒家的排斥抵制分不开的。事实表明，孔丘就是扼杀中国神话的罪魁祸首。然而孔丘却吹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见《论语·子罕》。）中外尊孔的反动派也都鹦鹉学舌，吹捧孔丘是什么“大成”。这不是妄图一手遮天，肆意颠倒历史吗？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彻底批判孔丘破坏中国神话的罪行，撕掉他的画皮，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 1974年总目录

## ·《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选刊·

|                       |                   |
|-----------------------|-------------------|
| 初试锋芒(小说).....         | 夏 兴 (1·2)         |
| 红卫兵战旗(小说).....        | 姚 真 (1·13)        |
| 追图(小说)                |                   |
| .....中华造船厂“三结合”业余创作小组 | (2·23)            |
| 挂红花那天(小说).....        | 姚克明 (3·11)        |
| 浦江潮(小说).....          | 陈足智 (3·26)        |
| 抗寒的种子(话剧)             |                   |
| .....复旦大学文艺宣传队集体创作    | (4·26)            |
| 试航(小说).....           | 王金富 朱其昌 余彭年 (5·3) |
| 布告(小说).....           | 史汉富 (8·3)         |
| 列车飞向北京(叙事诗).....      | 路 鸿 (9·13)        |
| 序曲(小说).....           | 施伟华 (10·3)        |
| 笔(散文).....            | 余思涛 (11·36)       |

## ·小 说·

|               |                       |
|---------------|-----------------------|
| 电视塔下.....     | 段瑞夏 (1·36)            |
| 女船长.....      | 陆俊超 (1·46)            |
| 植保姑娘.....     | 张道余 (1·58)            |
| 闪光的军号.....    | 林正义 (2·6)             |
| 钢厂新人.....     | 边风豪 (2·32)            |
| 火上加油.....     | 曹刚强 (2·54)            |
| 小兵过河.....     | 庄大伟 (2·61)            |
| 小主人.....      | 周勇闯 (2·64)            |
| 号子嘹亮.....     | 边风豪 包裕成 (3·35)        |
| 组织委员.....     | 郭 宁 (3·48)            |
| 攻“关”.....     | 朱勤甫 (3·58)            |
|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 崔洪瑞 (4·8)             |
| 野营途中.....     | 吕兴臣 (4·18)            |
| 潜力.....       | 俞云泉 (4·74)            |
| 海滨新一代.....    | 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创作组 (4·48) |
| 东风扑面.....     | 袁 航 (5·13)            |
| 凌云.....       | 楼耀福 (5·50)            |
| 长江后浪推前浪.....  | 孙 颀 (6·7)             |
| 会燃烧的石头.....   | 杨代藩 张成珊 (6·22)        |
| 签订合同的时候.....  | 践 波 (6·39)            |
| 一杆敲断的教鞭.....  | 徐根生 (6·44)            |
| 岩龙和小平.....    | 杨美清 (6·52)            |
| 一往无前的人.....   | 杨中言 楼耀福 (7·6)         |
| 心中的炉火.....    | 朱敏慎 (7·17)            |
| 起宏图.....      | 姚建明 (7·26)            |
| 主角.....       | 曹刚强 姚忠礼 (7·43)        |
| 第一线上.....     | 庄大伟 (7·51)            |
| 长龙伏虎记.....    | 陶志豪 (8·16)            |
| “铁手”.....     | 林启茵 (8·29)            |
| 劲梅.....       | 叶 勉 (8·36)            |
| 典型发言.....     | 段瑞夏 (9·3)             |
| ——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                       |
| 新人小传.....     | 胡万春 (9·18)            |
| 车长.....       | 胡廷楣 (9·43)            |
| 再闯虎口洋.....    | 钱建群 (10·15)           |
| 万年河波涛.....    | 郑生思 (10·28)           |
| 秧田新绿.....     | 陈先法 赵兰英 (10·40)       |
| 赛诗.....       | 向阳红 (10·52)           |
| 新的镜头.....     | 边风豪 (11·27)           |
| 金色的路.....     | 秦 节 顾绍文 (11·47)       |
| 最后一个工班.....   | 张长公 (11·66)           |

|                 |                |
|-----------------|----------------|
| 远航书简.....       | 罗建国 (12·16)    |
| 师生.....         | 杨 森 (12·30)    |
| 路霞.....         | 奚 青 (12·33)    |
| 机床大夫.....       | 陆振华 (12·39)    |
| 永不停步.....       | 俞亮鑫 (12·45)    |
| 孔老二的故事(六则)..... | 卢师兵 (2·71)     |
| 孔家店二老板.....     | 梁益良 卢师兵 (3·64) |
| ——孟轲的故事(三则)     |                |
| 李鸿章出洋.....      | 史 经 (4·55)     |
| 孔老二厄于陈蔡.....    | 施 闻 (5·58)     |
| 怒捣大成殿.....      | 忻 斌 (6·63)     |
| 董仲舒.....        | 傅 达 (6·70)     |
| 桑弘羊舌战群儒         |                |
| .....上海电机厂一车间   | (8·43)         |
| 工人理论小组          |                |
| 官渡之战.....       | 杨志刚 (11·64)    |

## 故 事 新 编

## ·散文、报告文学、特写·

|                |                    |
|----------------|--------------------|
| 奔腾向前.....      | 周勇闯 卫国珍 刘征泰 (1·28) |
| 担子.....        | 士 敏 (1·32)         |
| 路.....         | 任大霖 (2·46)         |
| 在列车上.....      | 吴芝麟 (2·51)         |
| 怒吼.....        | 段瑞夏 (3·3)          |
| 浦江岸畔的战歌.....   | 周林发 (4·3)          |
| 灿烂的画卷.....     | 姚 真 (4·41)         |
| 列车,迎着朝阳飞驰..... | 金江宁 徐国梁 (5·34)     |
| 涛声.....        | 徐 刚 (5·38)         |
| 绿荫重重.....      | 郭振庭 钱红春 (5·43)     |
| 海滩脚印.....      | 刘征泰 (5·46)         |
| 夜空哨兵.....      | 徐友良 (5·48)         |
| 江南春夜.....      | 路 遥 (5·73)         |
| 织网.....        | 叶文艺 (6·59)         |
| 渔灯.....        | 崇学余 (7·40)         |
| 闪闪发光的日子.....   | 袁 航 (7·55)         |
| 铁道工人之歌.....    | 陈继光 (8·51)         |
| 明天.....        | 卫国珍 (8·72)         |
| 前进,黄浦江的主人..... | 漆启泰 (9·32)         |
| 起重工的手.....     | 姚克明 (9·38)         |
| 大合唱.....       | 刘增新 (9·51)         |
| 价目卡的历史.....    | 杨宇照 (9·53)         |
| 珍珠.....        | 徐东达 唐水明 (9·60)     |
| 焊条钢.....       | 谢炳锁 (9·64)         |
| 公社的春天.....     | 邹悠悠 (10·38)        |
| 乐大叔.....       | 王 建 (10·48)        |
| 花开灿烂.....      | 王小鹰 (10·61)        |
| 上海啊,你的未来.....  | 姚克明 刘征泰 (11·4)     |
| 徐 刚 段瑞夏 陈继光    |                    |
| 迎春的窗花.....     | 刘殿玉 (11·75)        |
| 崭新的记录.....     | 余金锁 胡廷楣 (12·3)     |
| ——一个话务员的小簿子    |                    |
| 磨之歌.....       | 刘成浩 (12·6)         |
| 鼓声.....        | 施 方 (12·9)         |
| 竹林深处.....      | 叶公觉 (12·12)        |

## ·诗 歌·

|           |            |
|-----------|------------|
| 不锈钢.....  | 朱金晨 (1·54) |
| 海港新苗..... | 王 森 (1·55) |
| 怀念哨所..... | 徐如麒 (1·55) |

红旗下……………糜佳乐 (1.56)  
 描春手……………陈晏 (1.57)  
 女舵工……………丁林发 (1.57)  
 征帆万里……………沙白 (1.25)  
 钢城怒火冲天烧……………王银华 史玉新 (2.3)  
 烙铁作刀剥面皮……………朱亚夫 (2.3)  
 怒劈孔老二林彪……………黄持一 (2.3)  
 阶级仇恨迸火花……………史文熊 (2.3)  
 工人阶级怒挥铁扫帚……………冰夫 (2.4)  
 我们把它烧成灰……………姚鸿恩 (2.4)  
 咱是革命火车头……………沈金祥 郁俊英 (2.4)  
 绞烂孔孟复辟道……………周美华 (2.4)  
 战! 开战!……………潘礼和 (2.4)  
 炸平林彪黑窝窝……………上无二厂老工人合唱队 (2.5)  
 “天马”摔地葬沙丘……………方波 (2.5)  
 孔、林都是大黑瓜……………郭昌萍 (2.5)  
 火葬孔子和林彪……………张振华 陈传俊 (2.5)  
 砸碎孔、林复辟梦……………余冠雄 (2.5)  
 千军万马,直捣林彪老巢……………谢其规 (2.5)  
 女拖车司机……………周银宝 (2.42)  
 老队长……………吴永进 (2.43)  
 海港放歌……………毛炳甫 (2.43)  
 浪尖群英会……………夏连荣 (2.44)  
 全站盛开龙江花……………朱林 曹惠民 (2.45)  
 喜看海港新一代……………卫雷鸣 (2.45)  
 三天卸完“风雷”号……………谷卫华 (2.45)  
 扁担……………星火农场九连 (2.68)  
 芦棚颂……………星火农场十一连 (2.68)  
 工地灯火……………星火农场廿六连 (2.69)  
 让我留下吧……………星火农场九连 (2.69)  
 老首长的战友……………钱钢 (2.70)  
 批林批孔争速写……………陈祖言 (3.22)  
 杠棒,革命的接力棒……………张涛 (3.23)  
 怒涛滚滚……………成莫愁 程仁祥 (3.24)  
 老大爷的控诉……………梅子涵 (3.24)  
 酣战……………陆萍 (3.25)  
 筑路者的战书……………段瑞冬 (3.47)  
 钢丫头……………黄世益 (3.47)  
 诗如惊雷卷涛声……………瑞甫 晏晨 (4.38)  
 碧海红心谱凯歌……………王家林 (4.70)  
 万里狂飙落九天……………陈祖言 (4.62)  
 钢铁工人就是钢……………张鸿喜 严祥炫 (4.46)  
 咱驾新船多自豪……………孙明义 (4.46)  
 我们是码头女司机……………史俊 烁渊 (4.47)  
 纺织工人之歌……………郑成义 (4.47)  
 女车工……………黄世益 (4.69)  
 春雷……………陈安安 (4.69)  
 报春花……………王亚法 (4.69)  
 为革命样板戏擂鼓欢呼……………刘希涛 (5.22)  
 春花怒放……………田浩 (5.24)  
 颂歌献给毛主席……………余冠雄 (5.68)  
 打倒林彪大坏蛋……………小路 (5.68)  
 学习金训华……………余长飞 (5.68)  
 哥哥下乡……………牛明通 (5.69)  
 大海乐得拍浪花……………吕铭康 (5.69)  
 雪地开出串串花……………张秋生 (5.69)  
 五·七大道……………陈春江 (5.70)  
 千校灯火……………宁宇 (5.71)  
 “滚地龙”……………胡同伦 (5.72)  
 渴……………李云良 (5.42)  
 金色的船台……………路鸿 (7.24)  
 红旗一辈传一辈……………黄持一 (7.24)  
 公路又飞重霄九……………何维莹 (7.25)  
 泅荡新姿……………宛世照 (7.25)

船厂夜读……………居有松 (7.25)  
 托起大厦上九重……………金洪远 李士平 (7.25)  
 是党加足大庆油……………范潮龙 (7.25)  
 韶溪赞……………谢其规 (7.3)  
 胜利的航程……………徐照瑞 (7.4)  
 夜填入党志愿书……………徐怀堂 (7.5)  
 煤嫂……………王继刚 (7.68)  
 千斤顶……………丁卫华 (7.39)  
 工人作曲家……………王树滨 (7.61)  
 千年红……………戴仁毅 (8.26)  
 染厂新将……………马开元 (8.65)  
 在图书馆……………成莫愁 (8.35)  
 红小兵学炼钢……………张道康 (9.42)  
 粉碎林彪复辟梦……………魏峡 (9.42)  
 解放军叔叔打得好……………胡鹏南 (9.42)  
 展览会……………张秋生 (9.42)  
 从小批林、孔……蕃瓜弄小学“红锋”理论小组 (9.42)  
 银海轻舟……………陆萍 (9.68)  
 检验……………周银宝 (9.56)  
 加速……………周志俊 (9.50)  
 炼钢颂歌……………钱国梁 (9.67)  
 献给领袖毛主席……………柴琦萍 (10.25)  
 文化革命结硕果……………钱永兴 (10.25)  
 油塔颂……………金今敏 (10.25)  
 天天喜印好春光……………邵钧 (10.25)  
 工人讲师赞……………徐志啸 (10.25)  
 “星火”颂……………王鹏骏 (10.25)  
 县委会上……………徐刚 (10.26)  
 战港湾……………顾根发 (10.26)  
 架线工的车间……………毛震郁 (10.27)  
 绘图……………宛世照 (10.27)  
 亮闪闪的煤钻……………于宗信 (10.14)  
 小伙讲大课……………钱刚 (10.60)  
 火……………王鲁夫 (10.74)  
 “打靶”……………姚美芳 (10.74)  
 电……………茅晓峰 (10.75)  
 人民大会堂颂……………姜金城 (11.3)  
 乘长风,破万里浪……………宁宇 (11.24)  
 布林的西港的叩门声……………袁军 (11.25)  
 长安街礼赞……………朱金晨 (12.24)  
 遥远的首航……………陶嘉炜 (12.53)  
 欢聚……………张振华 (12.26)  
 集体户的夜……………范峥嵘 (12.27)  
 这小伙,就是倔……………龙彼德 (12.28)  
 鹰……………滨之 (12.29)  
 放筏姑娘……………孙明义 (12.57)  
 请战……………张正秋 (12.68)

### · 剧 本 ·

三斤化肥(小京剧)……………上海戏曲学校 (6.76)  
 工厂的主人(话剧)……………贺国甫 黄荣彬执笔 (7.6)

### · 曲 艺 ·

进军号(相声)……………上海江南造船厂创作组  
 上海歌剧院文艺轻骑队 (10.68)

### · 理 论 ·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周天 (1.66)  
 凤凰岭上颂珍泉……………常峰 (1.71)  
 我们的体会……………《赤脚医生》创作组 (1.76)  
 “中庸之道”合哪个阶级的“理”?……………石一歌 (2.17)  
 从孔老二“恶郑声之乱雅乐”说起……………曾培 (2.19)  
 “中庸之道”与“无冲突论”……………叶伦 (2.21)

要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赵国才 (2·82)

老铁头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吗?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年级一班评论小组 (2·86)

“生命”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邱雄华 陶玲芬 肖律 (2·88)

附: 短篇小说《生命》(节录)..... (2·90)

“述而不作”和“不述而作”.....高戈辛 (3·62)

右倾翻案思潮的代表作  
 ——评晋剧《三上桃峰》.....方泽生 (3·7)

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常峰 (3·72)

依靠工人阶级保卫和改造城市的颂歌  
 ——读短篇小说《初试锋芒》  
 .....王国卿 刘太平 (3·76)

必须批判“无冲突论”.....赵晨晖 (4·71)

继续普及努力提高.....金山县文化馆 (4·52)

——革命故事创作漫谈

热情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任轶 (5·25)

——提倡更多地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坚持方向就要坚持斗争.....周林发 邵华 (5·30)

文学是战斗的.....高信 (5·63)

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方耘 (6·34)

——学习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任轶 (6·3)

——《农场的春天》代序

儿童文学也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朱烁渊 (6·82)

——从三篇小说谈起

喜看良种抗寒流.....张震钦 (6·84)

——评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

咱们中国工人是劈风斩浪的人  
 .....上海船厂部分工人 (6·86)

——短篇小说《试航》座谈

略论《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赵松 (6·92)

热情歌颂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杜华章 (7·62)

——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英雄光辉照银幕.....陆民 (7·58)

——评赵勇刚的银幕形象

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范中柳 (7·65)

——从短篇小说《追图》谈起

喜看战友颂英雄.....沪东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 (8·56)

——读长篇小说《较量》

西沙的历史画卷.....黄彩虹 (8·60)

——读浩然同志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

他们为什么破口大骂.....范中柳 (8·62)

——斥苏修对长篇小说《征途》的攻击

美术革命的新成果.....桑耀 (9·57)

——评组画《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努力反映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周林发 忻才良 郑楚华 江有祺 (10·56)

——读几篇工业题材小说

战斗生活的记录.....赵家圭 (10·65)

——试评歌曲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一部细致动人的好电影.....方泽生 (11·41)

——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成就

俯首甘为孺子牛.....石一歌 (11·61)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诗.....吴增炎 周土根 (11·71)

——评叙事诗《千年红》

革命的远景是斗出来的.....履岳 (11·78)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再批判

满腔热情地为“儿童团”唱革命赞歌.....初征 (12·50)

——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感

提倡写好序.....高信 (12·54)

——从鲁迅写序谈起

关键在于路线(创作通信).....李雷 (12·58)

剑河急浪育新人.....思亚 (12·61)

——喜读长篇小说《剑河浪》

喜看小将挑大梁.....郑慧臣 (12·62)

——略谈中篇小说《大梁》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上海市戏曲学校  
 理论学习小组 (12·65)

——批判旧京剧中尊儒反法的“骂曹”戏

原始歌谣与神话(《简明中国文学史》选载)  
 .....上海师范大学  
 《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12·69)

### 法家诗文选读

改革家的诗文集  
 .....上海师大中文系大批判组 (7·34)

——读王安石的几篇作品

附: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商鞅》《河北民》

试谈曹操的诗歌.....冰夫 (8·75)

附: 曹操《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

谈李白诗歌的尊法反儒倾向.....范民声 (9·73)

附: 李白《嘲鲁儒》《梁甫吟》《秦王扫六合》

### 苏修文学批判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徐继先 (4·64)

——评《勃兰登堡门旁》

附: 苏修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故事梗概..... (4·67)

请看这“三分的乌托邦”王国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8·66)

——评苏修剧本《普尔热瓦斯基之马》

附: 苏修剧本《普尔热瓦斯基之马》故事梗概..... (8·69)

### 红楼梦评论

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严嘉良 (5·77)

鸟笼与牢笼.....史洛 (5·79)

评薛宝钗“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  
 .....严嘉良 (6·88)

“善人”不善“仁者”吃人  
 .....上海拖拉机厂一金工  
 《红楼梦》评论小组 (9·69)

——评《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形象

从刘老三三进荣国府谈起  
 .....任林高珍 (10·76)

### ·其他·

《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启事  
 .....《朝霞》月刊《朝霞》丛刊 (1·80)

这是在提倡什么(读者来信)..... (2·79)

努力反映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生活..... (7·16)

——编者的话

读者来信(四则)  
 .....李霓莎 朱英至  
 曹乾石 李永 郭建森 (12·63)



车间业校 (中国画)

赵华胜 王居祿 张忠国作



朝霞

1974/12

**ZHAO XIA**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